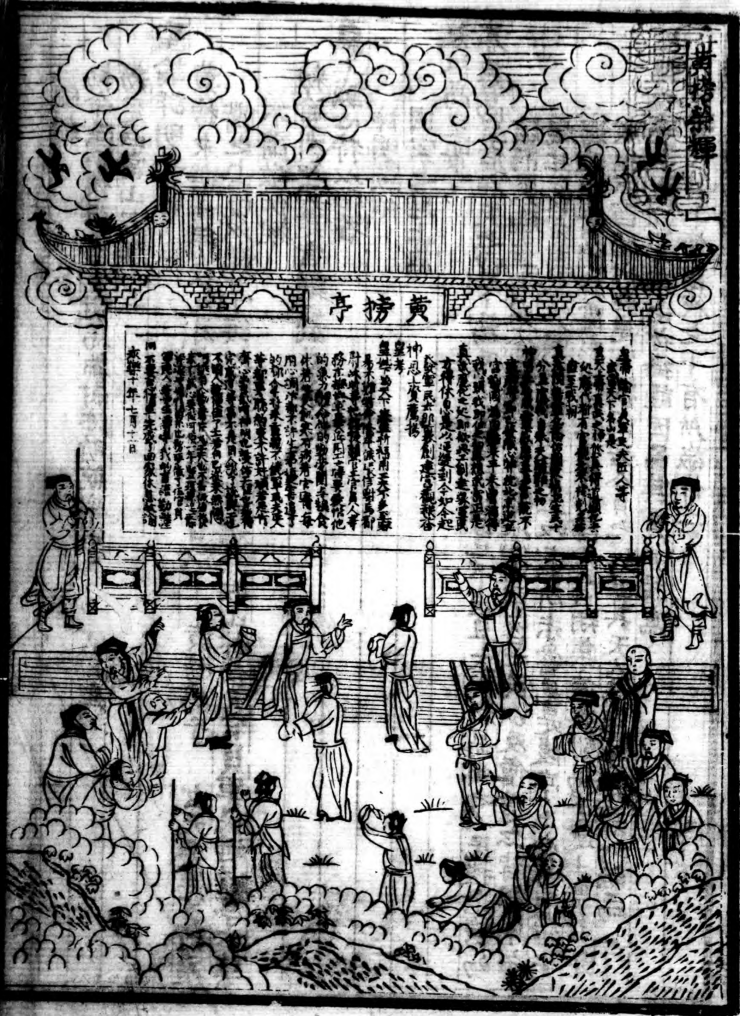


下獻太和山啓聖寶錄



國朝

勅命陸平侯張信 駙馬都尉沐昕統率軍夫二十餘萬

勅建武當山宮觀

聖諭詳明具載

黃榜永樂十年秋九月庚子之吉興工首以 黃榜揭于 玄天玉虛宮前通

衢之上覆以魏亭護以雕檻丹漆絢耀照映山林使凡官員軍民過於亭下莫

不肅敬伏觀

勅諭則知興建宮觀之盛敬於

皇上誠心特以昭答

神明顯佑

國家之患上焉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在天之靈下為天下生靈祈福豈不重且大哉於是州之人民扶老携幼

駭而聚觀盈街塞途傳聞一方雖深山窮谷之民以及僧道之皆相率爭

觀其長老莫不嗟嘆以為自有生以來所未嘗見是後亭上常有榮光

燭天祥雲旋繞霞彩交輝珍禽仙鶴飛鳴翔集侯與駙馬下逮士庶於是

咸相慶曰歷代興建宮觀無若今日之盛宜其天人協應極祥若此誠為

聖朝之盛事萬世太平之休徵謹因畱其實并賡寫

勅諭於其上使萬代之下有所敬仰云



勅建武當山宮觀

皇帝御製祭文遣隆平侯張信 駙馬都尉沐昕昭告于

北極真武之神其然且嚴如是侯等奉
命以來夙夜惟謹永樂十年秋九月至武當以是月十八日庚子之吉致告將

事之夜侯與駙馬率各官齋拔宿于

玄天王虛宮下至期陳設于

正殿之基座等虔恭肅敬以八即事是時天地開明月星朗耀仰見黑雲自
西北而起大如車輪來覆山巔相去一丈許將昇將降若往若來盤結繞繞
倏忽之間變化莫測隱隱中有雷電之震旌幢之微露久而不動神靈井然
臨之在上未鑒未歆祀畢即忽不見四氣朗清寂無遺響衆皆目觀其事莫
不驚異起敬以謂斯皆

皇上興祠報神教乎誠心小大之臣惟欣奉

命故祭告之日感格

神明顯靈應敬述其實為之記述焉

寫林應祥



騫林應祥

世傳武當山騫林葉能愈諸疾自昔以來人皆敬重未始有得之者

永樂十年秋

朝廷命隆平侯張信 駙馬都尉沐昕

勅建宮觀明年春氣始動草木將甦先是 天柱峯有騫林樹一株萌芽茁秀細

葉紛披瑤光玉彩依岩撲石清香芬散異於羣卉於是護以雕闌禁毋褻慢

不旬日間忽見玉虛南岩紫霄及五龍等處忽有騫林樹數百餘株悉皆敷

榮於祥雲麗日之下暢茂於和風甘雨之間連陰積翠蔽覆山谷居民見者

莫不驚異嗟歎以為常所未有四方之人聞之亦競趨來觀及其仙葩競秀

紅光滿林凝霞照日炫耀人目珍禽翠羽翔集其上嘹唳喧啁晝夜不去觀

者愈起敬焉至是綠葉舒齊馨香馥郁侯與駙馬相謂曰騫林葉尤能愈疾

自古云然况今年之樹叢生繁盛豈非

天真顯化以彰其靈謹用採摘進獻於

朝仍附著啓聖錄庶以揚其異焉

柳梅呈瑞 四



柳梅呈瑞

武當山五龍宮有柳梅相傳云

高真修道之時折梅枝寄柳樹上仰

天檐曰予著道成花開果結後如其言前童真人記之詳矣

國朝永樂十年秋

勅命隆平侯張信 駙馬都尉沐昕

勅建武當山宮觀十一年春柳梅發花色敷紅白晴香凍影遠近聞見五月果成
珠璣錯落翡翠交輝累累滿枝莫計其數凝霞映日顏色炫耀觀者嘆異皆
曰是果也下有仙翁司之自古及今結實未有如是之盛是蓋由我
皇上至誠感格故雖柳梅仙果亦皆顯瑞呈祥候與駙馬採取進之於
朝以彰其靈異仍著其事使覽者知所敬信焉

神留巨木五



神留巨木

國朝

勅命隆平侯張信 駙馬都尉沐昕

勅建武當宮觀材木採買十萬有奇悉自漢口江岸直抵均陽置堡協運未
幾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工部侍郎郭進同吏部郎中諸葛平等督運木植
經過武昌見有大木一根立於黃鶴樓前江水中上露天許若石柱焉奔
流巨浪晝夜衝激不假人為而屹然不動隨復探視水深五丈五尺而木
止長四丈下又虛懸衆皆奇異續繫於船不勞力而隨至岸下豈非
神留以需大用遂令護運至山沿江軍民見者莫不咨嗟起敬以為靈異
侯與駙馬於是具鼓吹迎送
玄天玉虛宮復上聞於
朝以為正殿之梁使萬代有所瞻仰仍圖其事附著于啓聖錄云

水湧洪鐘 六



水湧洪鐘

國朝

勅命隆平侯張信 駙馬都尉沐昕

勅建武當山宮觀永樂十一年五月十六日晚湘潭縣民人劉忠等舟行至光化

縣洋波灘忽遇黑風驟至雷雨交作舟不得行吹泊岸下須臾風止見一大

鐘湧出水上形制高廣於是衆皆合詞禱曰忠等將欲載送武當宮觀以顯

神靈願吉卜即如所禱遂載以行順風恬波連兩晝夜至均州是時

隆平侯與駙馬都尉聞而喜曰是鐘湮沒已久當武當興觀之日而出於水

豈非有神明默相之將以鳴茲山之盛為萬古靈異之徵於是具鼓吹迎送

玄天玉虛宮永奉晨夕香火仍為述其事庶傳不朽云

玄帝聖號 七



北方太玄懋新天大龍阿境天一長生闕瓊瑤紫極宮體道凝玄變真離
相化身萬億普見諸方太極真宗太玄慈父洞神金闕祖普化弘濟尊靈通
太妙仙八威九光聖軌洞玄帝心印東陰冥斗極符統玄武右弼司判左領勝
府院大弘慈願變現威福指斷妖魔救護群品佳扶劫運統攝萬靈威德無邊
神通浩博受香胡謨寶持禮懺鈞音萬行周圓十通滿証聖師聖師玉虛師相
紫極元皇玄天上帝終劫濟苦天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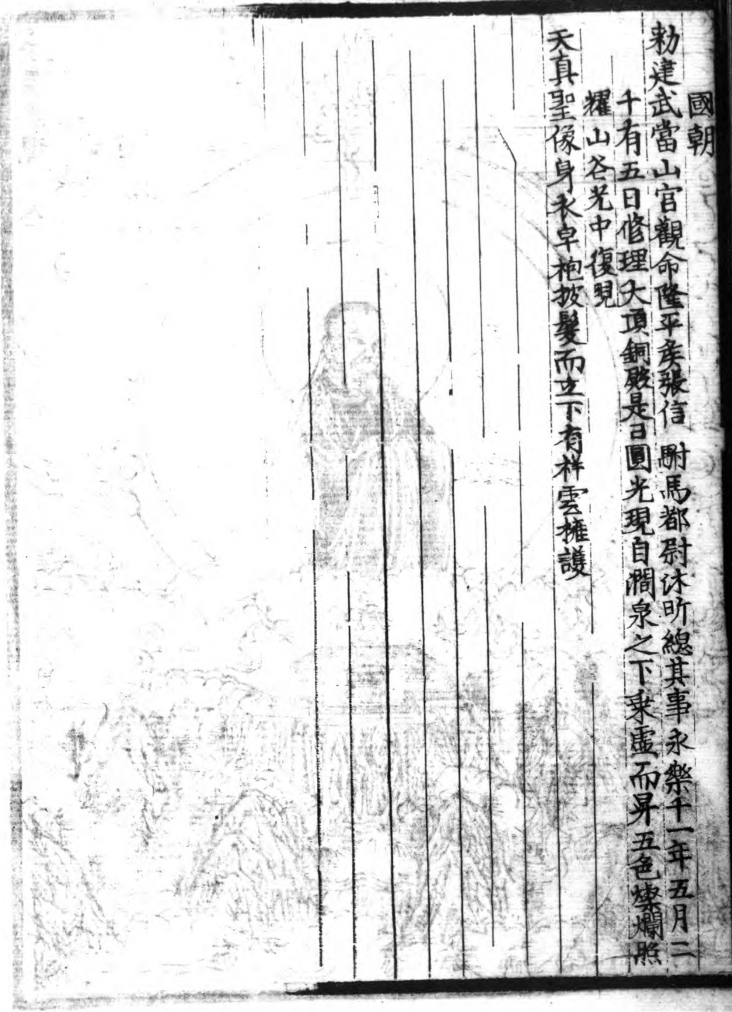
百字聖號

混元六天傳法教主修真悟道濟度群迷普為衆生消除災障八十二化三
教祖師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三元都總管九天遊奕使左天罡止極右垣大
將軍鎮天助順真武靈應福德衍慶仁慈正烈協運真君治世福神玉虛師相
玄天元聖仁威上帝金闕化身蕩魔天尊



國朝

勅建武當山官觀命隆平侯張信 駙馬都尉沐昕總其事永樂十一年五月二十有五日修理大頂銅殿是日圓光現自澗泉之下衆靈而昇五色煒燁照耀山谷光中復見天真聖像身永卓抱披髮而立下有祥雲擁護



天真顯應

九



永樂十一年五月二十有五日光中
 聖像復現于大頂前披髮而坐有二天神拱侍左右若應對之狀又有二神立
 於前下有祥雲擁護

圓光顯應

十



永樂十一年五月二十有六日大頂天柱峯圖光再現光中復有
聖像二天神隨立於後下有白雲擁護

天真顯應 十二



永樂十一年六月二十有一日紫霄宮修理福地是日宮前五色圓光現顯

聖像坐於其中左建阜旗飛揚騰謁有一天將執之右一將捧劍而左下有白雲擁護雲中復現龜蛇盤旋者久之自時厥後顯化無窮在山官員軍民二十餘萬仰見茲瑞莫不起敬咸歡鼓舞躍而相慶曰斯皆

皇上誠心感格

天真顯應故錫此嘉瑞自生民以來未有感於今日寔為國家萬世太平之徵天下蒼生之福謹用休序具圖其事如右

天真顯應 十二



永樂十一年八月十有七日錄繪大頂殿宇是日黑雲擁護五色圓光內現
聖像左右有二天神侍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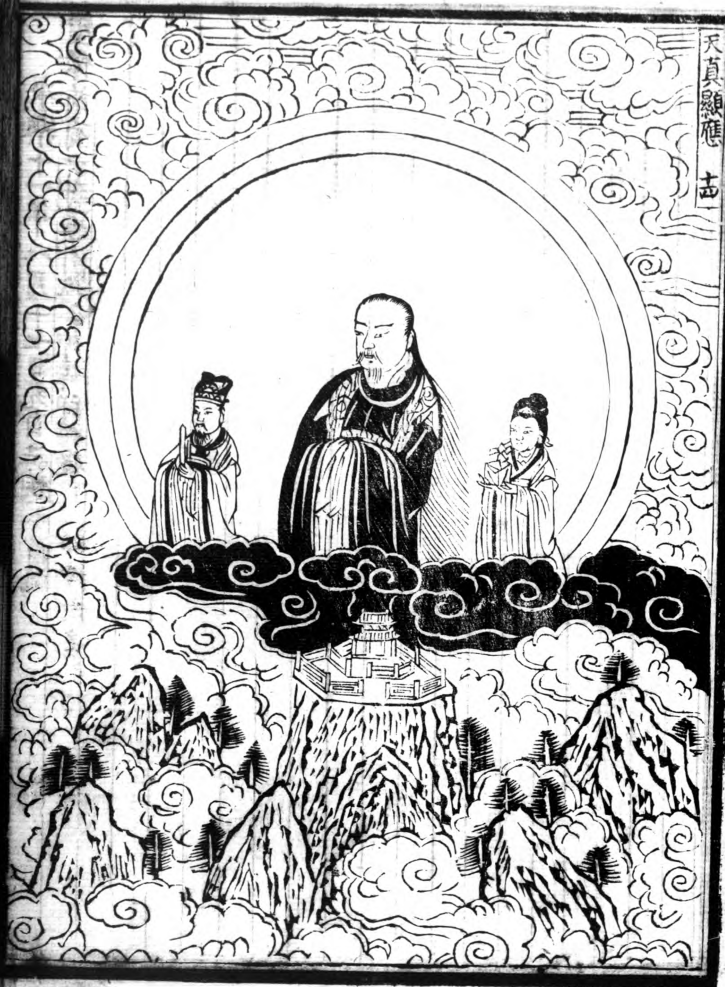
天真顯應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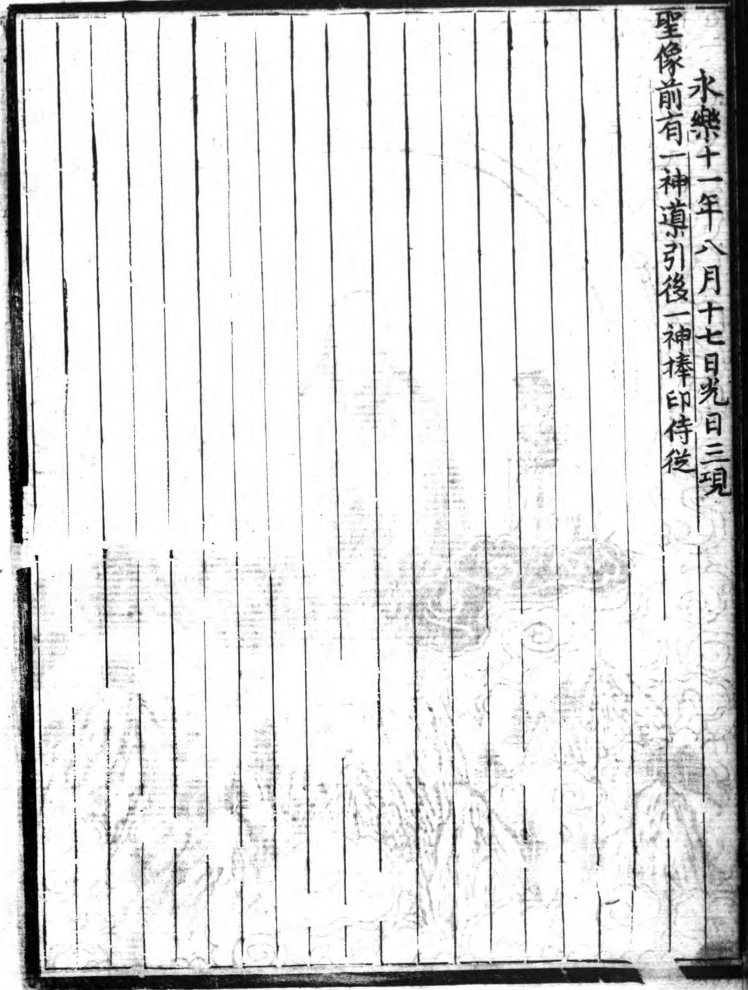


永樂十一年八月十七日大頂前光中再現
聖像身被卓袍兩袖飄舉若風動之前有一神捧劍導引後一神侍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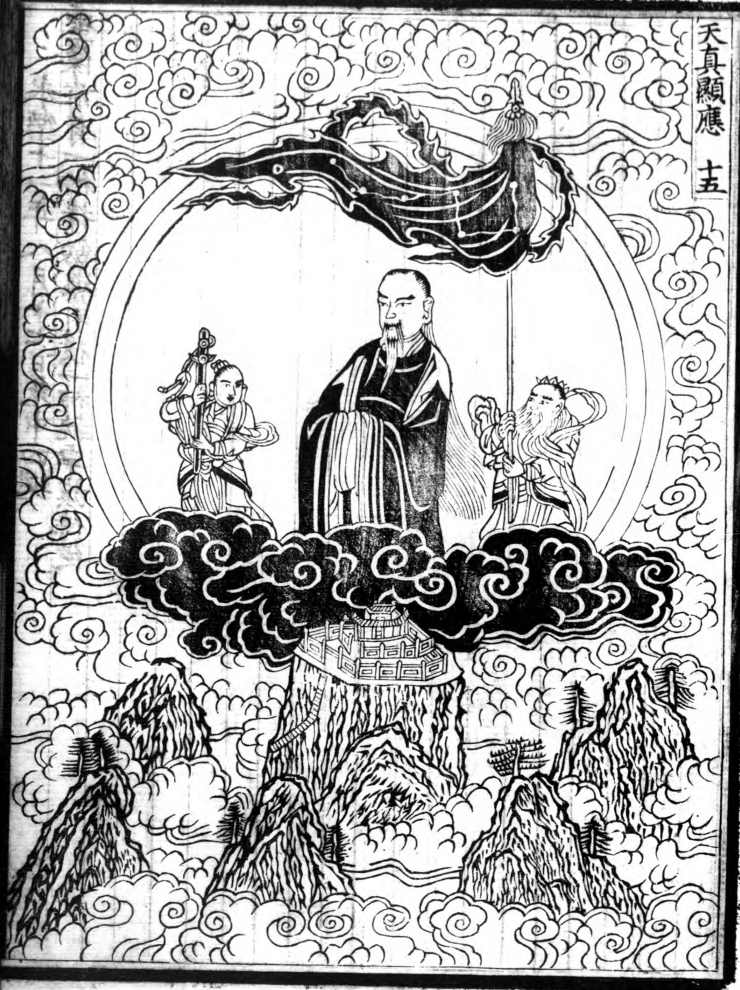
天真顯應 志



永樂十一年八月十七日光日三現
聖像前有一神導引後一神捧印侍從



天真顯應 五



永樂十一年八月十七日光中四現
聖像前有一神捧劍導引後一神執卓旗侍從

天真顯應 十六



永樂十一年八月十七日光中五現
聖像坐於黑雲之上左右二天神侍立

天眞顯應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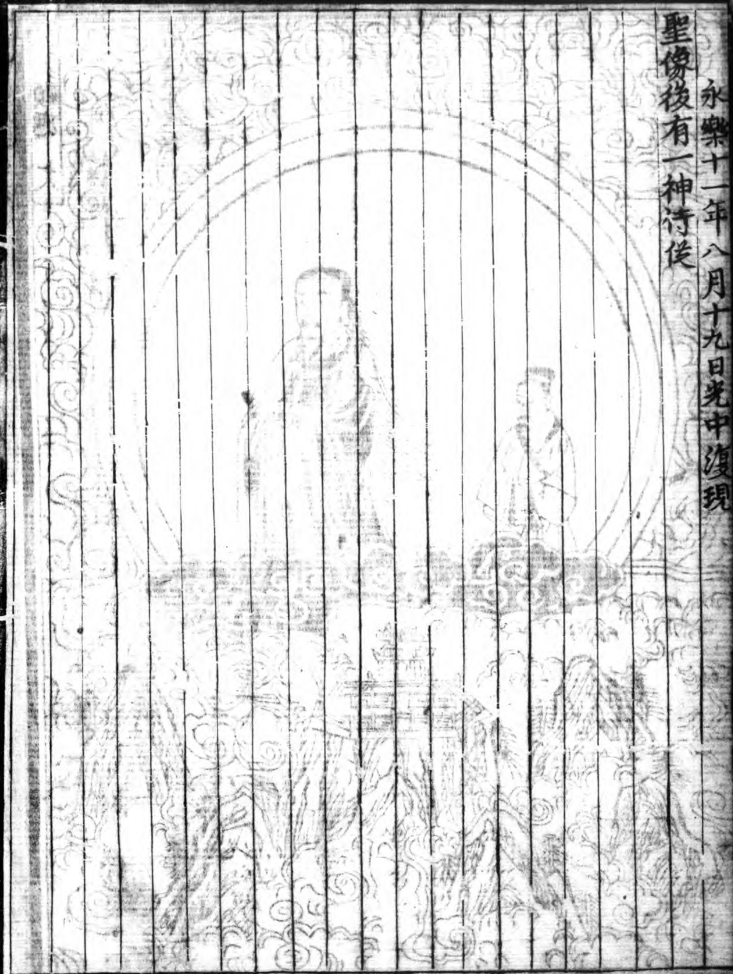


永樂十一年八月十九日大頂殿宇完成是日有五色圓光內現
天真聖像下有黑雲擁護

天真顯應



永樂十一年八月十九日光中復現
聖像後有一神侍從



新刊是本類編全相啓聖寶錄

淨樂仙國 十九

淨樂仙國

原夫淨樂國乃奎婁之下海外之國上應龍變梵慶天也

金闕化身

按三寶大教書云一炁分形靈應生五劫之宗三清出號神昇化九光之始太初漢津玄極漢溪中有虛皇分置五劫曰龍漢曰赤明曰上皇曰延康曰開皇當時也天光未分清濁未判則知三炁為天地之尊九炁為萬真之本是故元始象先天尊開明三景造立天根五文開廓普植神靈太極一判天地始明東分青九南受丹三西成白七北歸玄五中生黃一號為五老即玄黃植象之根也五老各布始炁化成四靈以定四隅周環六合兩儀運乎其中推成萬物以此孝源明玄帝果先天始炁五靈玄老太陰天一之化按混洞赤文所載玄帝乃元始化身太極別體上三皇時下降為太始真人中三





星時下降為太初真人下三皇時下降為太素真人
黃帝時下降符太陽之精托胎 淨樂國王善勝皇
后孕秀一十四月則 太上八十二化也

王宮誕聖

是時正當 上天開皇初劫下世 元年歲建甲
辰三月戊辰初三日甲寅庚午時 玄帝產母左脇
當生之時瑞雲覆國天花散漫異香芬然身實光發
克滿王國地土皆慶金玉瑞應之祥豈能備載

經書默會

玄帝生而神靈鑒鑒隱顯聰以知遠明能察微年及
七歲經書一覽仰觀俯視靡所不通潛心念道志契
太虛頓事
上帝普福兆民

辭親慕道

玄帝長而勇猛不競至位惟務修行輔助 玉帝稽
衡天下妖魔救護群品日夜於王宮發此誓願交
八王不能抑志年十五辭父母而尋幽谷內鍊元真

元君授道 二十



元君授道

玄帝念道專一遂感 玉清聖祖紫元君傳授
無極上道 元君告 玄帝曰子可越海東遊歷於
翠輦之下有山自乾光起迹盤旋五萬里水出震宮
自有太極便生是山上應顯定極風太安皇崖二天
有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也子可入是山擇眾峯之中
冲高紫霄者君之當契太和昇舉之後五百歲當
上天龍漢二劫中被髮跣足踞坎离之真精歸根復
位上為 三境輔臣下作十方大聖方得顯名億劫
與 天地日月齊并是甚果滿也告畢
元君昇雲而去

天帝錫劍

玄帝乃如 師言越海東遊又感 豐乾太天帝授
以寶劍 天帝告曰此劍名曰北方黑龍角斷魔
雄劍長七尺二寸應七十二候撫三輔應三台重二
十四斤應二十四蒸闊四寸八分應四時八節子可
佩此居山修煉降伏邪道收斬妖魔告畢 天帝昇
雲而去 帝受訖歷翼軫之下果見是山山藏水沒



皆符 師言於是入山渡澗擇地隱居內修
其山在均州之南三舍先名太和一名仙室一
大嶽 玄帝昇真之後謂曰非 玄武不足以當
之故更名曰武當高之儲訓五嶽之流華也周
迴八百里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二十四澗五臺五
井三潭三泉四石三天門三洞天一福地風穴雷
洞藥園丹爐寶館龍宮慶雲彩霧幽蘭清惠為衆
天花石露金銀之星樹有松蘿之秀簫材葉尤能
愈疾靈壽杖可以扶衰神獸呈祥仙禽奏樂
御寶 宸翰護 教鎮山黑帝巡廊為鵲報曉受
名千秋歲廣施傳濟之功松號萬年彭美報 恩之
德茂封脩竹人傑地靈得道神仙不可勝計
圓山 聖跡莫能備陳歟萬古之煙霞歸一元之
造化也

澗阻羣臣

父王恩棄太子不能棄捨令大臣領兵五百衆報尋
太子回朝探途所往渡澗入山遇澗水急漲不能前
進者八次渡過水使第九次方得渡至紫霄岩而見
太子啓傳 主命自是部衆足忽僮仆不能舉相叩



童真內鍊 主

曰 太子願力所至如是回國且遣乃同聲告白
從 太子學道諸輩雖少如故於是偶隱山中帝
昇真之後皆證仙道今武當有 五百靈官者是也
澗名九渡祖其意焉

童真內鍊

玄帝登山首於 太子巖栖隱帝脩真時有靈鵲報
曉黑雨衛嚴寒食必餌之至今二物通靈皆證大臣
時隱時見為鵲亦見之者昌黑雨驅奸逆之者殃
按總真集云武當黑雨大神乃北方天一之所化
護教守山之靈正直威顯變化不一或托相為人
金甲卑袍若將軍之狀或現真相玄髯黑色如獅
子之形或大如簾或小如豹或雪裏而現其跡或
泥中而顯其蹤見之者不祥夢之者獲慶夜巡廊
庶靈跡昭垂不善之人立為屏斥丹經云雨向水
中生是也有祕法傳之於世行焉今天一真慶宮
嘉慶閣下有黑雨出
靈鳥者秉北方之黑色為武當之靈神預報吉凶
驗其慈厲靡不應者且則群噪為之報曉然物我
相忘器不驚避晨夕二供飛翔伺食內一紅男者

或隱或現見之者為嘉瑞云爾

悟杵成針

玄帝修鍊未契玄元一了欲出山行至一澗忽見一老嫗操鐵杵磨石上帝揖嫗曰磨杵何為嫗曰為針耳帝曰不久難乎嫗曰功至自成帝悟其言即返崑而精修至道老嫗者乃聖師京元君感而化為烏澗曰磨針因斯而名

雲麓仙人題磨針澗

詩曰

淬礪功多粗者精 聖師邀請上天京
我心匪石堅於石 小器成而大道成

折梅寄柳

玄帝自悟磨針之語復還所隱於途折梅枝寄柳樹上仰天誓曰子若道成花開果結後如其言今樹尚存名曰柳梅者乃柳木梅實桃核杏形味酸而甜能愈諸疾然亦罕得之以驗豐歉豐年結實歲則無下有仙翁司之敬禮可得

王艮真人題云

蓬萊九仙

王



詩

高真學道隱山時 親折梅枝寄柳枝
行滿功成應冲舉 花開子結試先知
仙翁護境百邪遠 聖果標名萬古垂
眼餌延齡除痼疾 志誠拜受福相隨

蓬萊仙侶

玄帝歸岩修鍊之時嘗有九美人相類端嚴儀矩殊異往來帝所感試帝心帝默識之必聖人也故加敬禮女仙乃謂帝曰子輩蓬萊仙侶特來試之功行著已宜加精進勉日冲舉語畢跨鶴而昇今稱蓬萊九師是也仙侶之岩由此而名焉

紫霄圓道

玄帝在山性來觀覽見七十二峯之中有一峯上聳紫霄下有一巖當陽虛寂於是採師之誠目山曰太和山峯曰紫霄峯岩曰紫霄岩據此居焉即成道之所今天一真慶宮是也
玄帝聖訓云 吾山不及諸山富諸山不及吾山清吾山冬寒而不寒夏熱而不熱三世為人方到吾山五世為人方住吾地七世為人方葬吾境吾



山窮草淒淒只聞鐘鼓不聞雞汝若有緣住此地吾今六甲斬三尸七十二峯接天青二十四澗水長鳴三十六巖多隱士莫在吾山骨也清又云南有降魔北金鎖膽必驚子登必阻劫終劫始剪妖精得佳名垂萬古呂純陽真人詩云混沌初分有此岩此巖高聳太和山面朝大頂峯千丈背湧甘泉水一灣石縷狀成飛鳳勢若龍縮就碧螺鬟靈源仙澗三方繞古檜蒼松四面環雨滴瓊珠敲石棧風吹玉笛響松關角雞報曉東方見曉鶴歸來北斗灣谷口仙禽常喚語山巔神獸任躋攀箇中自是乾坤大就裏元來日月關自古玄真備道處至今蹤跡在人間不知多少神仙侶為愛名山去復還有碑存焉

五龍捧聖

玄帝在崑崙虛玄一默會萬真四十二年矣大得上道於黃帝五十七年歲次庚子九月丙戌初九日丙寅清晨忽有祥雲天花自空而下彌滿山谷四方各三百里林巒震響自作吹簫仙樂之音是時帝身長九尺面如滿月龍眉鳳目紺髮美鬚滿



三天詔命

如永清頭頂九炁玉冠身披松羅之服跣足拱手立千紫霄峯上頂更五炁龍君捧擁駕雲而昇至大頂天柱峯乃止時有五真偕羣仙降于帝前導從甚盛非凡見聞

三天詔命

是時玄帝稽首抵奉迎拜五真曰予奉三清玉帝詔命以于功滿道備昇舉金闕子之聖父聖母已昇九霄矣帝俯伏恭諾五真乃宣詔曰詔乃天真皇人譔上詔學仙聖童淨樂國子惟卿玄元之化天一之尊不言而教莫知其神渺之劫刃綿之若存靈心實腹和光同塵鑒開造化燁散肝脾六百萬歲八十二身由全枉真淫盈華新生陰育陽起死成人其功不恃其德乃真今宜再顯高輔三清上罰逆象下滅妖氛掌握圖錄攝制魔蹤帝真靈會驅神駕龍甲庚之將贊衛爾勳周環六合普福屯民道泰天地萬真所推可特拜太玄元帥領元和遷校府公事賜九德偃月金晨玉冠瓊華玉簪碧璫寶圭素錦飛雲金霞之被紫綃龍衣丹霞明攝絳彩之裾七寶鍊衣元光朱履飛紅



雲駕佩太玄元帥玉冊乾元寶印南北斗三台龍
劍飛雲玉輅丹輿綠輦羽蓋瓊輪九色之節十絕靈
旛前囀九鳳後吹八鸞天丁玉女億乘萬騎上赴
九清詔至奉行

白上昇

玄帝拜受 天詔易服訖 五真曰予乃九天五老
天君准 上帝命與子啓途至午時 帝乘丹輿綠
輦羽蓋瓊輪九色玄龍揚十絕靈旛前後囀鳳
唱嘯歌鸞飛鳴應節朗耀雲衢玉女散花金童揚
烟浮空上昇

玉陛朝參

玄帝飛昇至 金闕朝參 玉陛
上帝告曰卿往真北方統攝玄武之位以斷天下和
廣時 帝白 上帝曰臣宿緣慶幸得親 天顏功
行卑微奚堪重任 上帝告曰卿道參天地萬真所
推幸勿謙辭
帝奉 王旨謝恩而退乃居
太一真慶宮始 詔命

玉清演法 十四



真慶仙都

玄帝所居 官則曰 天一真慶宮在 紫微北上
太素秀樂禁上天太虛無上常融天二天之間宮殿
巍哉皆自然妙炁所結琳瑯玉樹靈風自鳴皆合官
商之韻紅光紫雲常覆其上此處則玉虛無色之界也

玉清演法

按元洞玉曆記云至五帝世當 上天龍漢二劫下
世洪水方息人民始耕殷紂主世淫心失道矯偽
上天生民方是永食心叛正道日造罪愆惡毒自橫
至六天魔王引諸鬼眾傷害衆生毒氣盤結上衝太
空是時 元始天尊步諸天上帝說法於 玉清聖
境八景天宮天門震闢下見惡炁穢塞 天元於是
妙行真人叩誠求請願救群黎 天尊告曰汝之懇
請不亦善乎非勇果材安能制斷惟北方位天與之
匡其方有神名號 真武玄天之性以正催邪降伏
妖魔歸於正道妙行真人上白 天尊曰緣何得此
威神下降凡世收除魔鬼救度群生免遭橫死日有
所益伏願 大慈元臣所請於是 天尊命 玉皇



上帝降詔 崇微陽以周武伐紂平治社稷陰以
玄帝收魔間分人鬼

朝覲天顏

亦時 元始天尊凭几玄駐演史之際紫金之光自
衆先出碧霞縷文著召真五氣相迎洞然無間衆
瞻光相受睇之間 玄帝已至長跪 天尊前曰臣
已奉 玉帝勅命佐鎮北方今日何緣特蒙 命召
得覲 慈顏 天尊告曰吾於大會說法忽有下方
黑毒怨炁衝上 天界大衆咸驚汝宜往彼收斂妖
魔接濟魂與

降魔洞陰

上賜 玄帝披髮跣足金甲玄袍皂纓玄旗
帝敬奉 教勅部領六丁六甲五雷神兵巨虬獅子
毒龍猛獸下降凡界与六天魔王戰於洞陰之野是
時魔王以坎离二炁化着電巨蛇變現方成
帝以神威攝於足下

記云潼川府中江縣古名玄武縣有一山名武曲
山乃昔 玄帝退魔至此山攝水火二真於足下



因此而名至今居民呼之山有觀乃宋大觀間
徽宗御賜真靈觀額以表

玄帝降伏天關地軸之福地也觀前江中之石山
中之草木俱有龜蛇之形人病煮水飲之即愈今
益州之龜城梓州之蛇城尚記當時之遺迹也

分別人鬼

玄帝到下界七日之中天下扶魔孽皆收斂人鬼分
離冤魂解散迥絕界鎖鬼眾於 酆都大洞之中
人民始安陰陽交泰國土清平

凱還清都

玄帝與諸神將凱還 清都上元天宮朝見 天尊
曰時奉 敕命往下方收斂妖魔仗 慈尊力乃於
七日內天下利鬼並皆清蕩 天尊告曰汝等諸神
得無勞乎卿在太初先天之前本北方五靈玄老太
陰天一始炁之化乃萬象之根今經二千五百年合
還本方歸根復位於是 元始乃命 玉皇上帝宣
降玉冊拜 玄帝北極鎮天真武遊奕三界都督判
佑勝府之職是以 玉帝遵奉 元始敕命即降



聖旨下金闕翰林玉華院撰成玉冊其冊則金闕侍經司玄學士大丹真人丈也冊曰惟知混黃炁之瑞道備九陽之尊德隆仙品威貫神真出號三千五百春秋功齊四十一劫甲子校選民庶無失毫分茲以數運大劫邪正混同感生六天魔王傷害九地黎庶儼非真力何得清寧三清是賴九聖得依再扶道法之隆復和覺之正降水火二精於掌握攝甲庚兩將於紀綱因茲神化萬景咸榮功高衆聖難盡褒崇當容返本還原理許歸根復位若不微稱焉可顯德重書錫降厥恩謙辭可特拜敕天玄武大將軍三元都總管九天遊奕使北極左天罡三界大都督神仙鬼神公事判玄都佐勝府事依前大玄元帥判元和遷校府事冊到奉行

復位坎宮

上帝命玄帝曰卿可當披髮跣足躡蹻龍蛇連早妻玄嫫婦披觀甲位鎮坎宮天稱元帥世號禍神每月下降墟扶杜稷普福生靈儼劫不急輝光日新而帝欽奉詔已而嘆曰昔吾為人時入太白山鍊道蒙本師紫元君所誡云昇舉之後五百歲當



披髮跣足躡蹻坎宮真精歸根復位上為輔臣下作大聖方得顯名億劫與天地日月齊并今日果符師語復位坎宮豈不快哉自斯玄帝千變萬化為教主教宗師分身降世濟物度人無邊無量洞天福地無不顯靈感應事跡簡冊難窮或宗李而為姓或繼郭為姓或從裴而為姓累代欽崇至于今日普天衆生咸帝恩者高厚如天地之廣豈筆舌究其津極者哉而帝位居金闕之貴統統樞機陶鑄羣品佐天罡大聖真君調理四時運推陰陽造化萬物莫極崇高矣况帝以道德開化天地湛然無有成功之理無一時不念衆生無一刻不憐下土每知劫數必先以開濟之誠上奏金闕可減分數至於雷夷稍夏易教改名三行教化可謂大慈大悲普救無上法王也

王京較功

昔在上天真化三年五月初五日則紀仁宗嘉祐二年也元始上帝上清上帝太清上帝在玄都王京山九霄梵炁之上玉清聖境清微天中玉宸殿內大會九霄上帝十極高真三累萬靈皆集是殿考較



諸判功過是時 無上至尊昊天玉皇上帝總領
紫微上宮天皇帝 紫微中宮北極大帝 后土
皇地祇三十二天帝君三官四聖日帝月皇五星四
曜森羅萬象地水群真各各嚴肅上朝 三清並至
玉宸殿整班朝禮是時 元始上帝登命九天司馬
侍仙玉郎開玄精玉笈大丹碧匣出萬天素威功過
玉曆乃 勅金闕侍中司馬大神韓君文人司命司
韓真君司錄定名玉曆真君司功九天採訪真君司
過九天儲福真君開屠斧校諸天真宰目昇真得道
位居 金闕以來功過大小所考 五老十一曜二
十八宿五方五斗星君各主司化陰陽經緯自太古
至今功過一十萬劫並齊 無上天尊之位中者
三官四聖自大虛開化神一挺生所有保天佑地之
功已當五十萬劫當亞 天帝之位由是諸天推舉
三界所尊 元始頒降玉曆下示金闕三省推考
聖功果與三十二天帝君功德並隆是以 昊天至
尊降 三官四聖並拜 帝真之號於 上天真化
尊 三官四聖並拜 帝真之號於 上天真化
四年正月初一日 金闕三省降詔 中天上玄
都紫微宮宣詔 三官四聖並赴 三天門下館子
王乃命 金闕左侍翰林清玄學士司文真君



金闕右侍翰林實學士司錄真君鎮玉華院撰至
玉冊至是月十五日上元節進封 三官四聖帝號
冊以玉板刻之金書以雲錦寶囊盛之瓊玉匣之
龍鑰之 玄帝玉冊曰維無上大羅天真化四年正
月十五日上元節 金闕玉宸三省謹言 皇皇大
道慈悲至真太景開判 玄元化生妙蘊樞機萬天
尊仰則焉 聖明主務其休隆廣焉敢不崇欽惟
太玄元帥鎮天玄武大將軍三元都總管九天遊奕
使左天罡北極右員三果大都督領元和遷教府公
事判玄都佑聖府事 太上紫皇天一真君靈通太
妙上開混沌之玄道備衛明下統虛危之宿撫成地
紀實育 天元持造化於四時推紀網於八節分身
下降普福乾坤功齊五十萬劫德並三十二天九霄
上覆於 真威十極仰依於神化有大利施之於下
民積聖德編之於玉曆按導簡錄當亞帝真不有
微崇何以明德謹遣金真於陽大夫金闕侍中素靈
殿大學士主管三天金闕門下直日儲靈典奏事含
光上德仙軒執執本齊捧 玉冊金書上尊號特拜
至虛師相玄天上帝領九天採訪使夫 道主一炁
威化三才結真于九極之華晨麗於 六天之秀幽



微輝輝洞霄飛芒功高難極合示嘉尊想惟覽觀幸勿謙辭惟當上輔 大道劫初長存下佑屯民綿綿永社龍文昭降永祕玄都謹言

瓊臺受冊

是時 玄帝與 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天蓬元帥天猷元帥明聖真君以上元日並受 帝號於七寶瓊臺之上 昊天至尊親行典儀與凡世帝王拜大將開國承家之儀願同 上賜 帝瓊臺寶節九龍玉輦其冠則通天十二旒其服玄衣上施日月山龍物象皆占世間天子者同主以玄王履以紅馬于今羣真朝禮 昊天至尊則 四聖為都班之首

天宮家慶

玄帝拜 玉虛師相玄天上帝號之後崇封 聖父曰淨樂天君明真大帝 聖母曰善昧天后瓊真上仙下蔭 天曰太玄火精舍陰將軍赤靈尊神地軸曰太玄水精育陽將軍黑靈尊神並居 天一真慶宮因茲三界仰稱曰玄帝也

五龍廟 六



紫霄禹迹

按九丘經緯天地曆云禹平水土之後分治九州拜立五嶽定封四瀆範圍坤厚名山大川悉以神靈主之乃考翼轸之下有山名曰太和七十二峯凌躋九霄氣吞大華應七十二候上古所傳云是 玄武得道飛昇之地觀是山也雄巖當陽九宮皆權非玄武之孰可專邪遂受太和之名曰武當山建宮曰紫霄宮專為崇奉 玄帝香火之所自後神仙下棲者衆矣

甘霖應禱

記云大曆貞觀間歲便苦旱 朝廷下詔有司禱于天下名山大川是時武當軍節度使姚簡奉 命躬詣武當紫霄宮齋醮致禱建壇之夕有五儒士半貌殊異敬果謁簡延坐久之從容語簡曰予五君非凡之儒乃五炁龍君也準 玄帝勅命守護此山非一日矣為子正真寡慾祈禱精嚴故來相訪少頃雲氣迷目甘雨霑然遂失 五君所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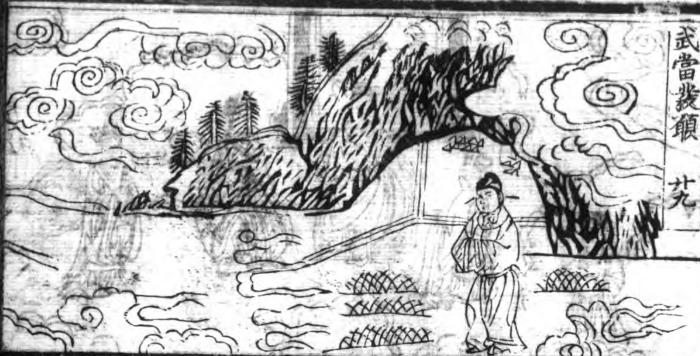
五龍唐興



是時始揭復甦回為裕人皆享升平之樂免漏網之患純簡其靈與奏聞太宗降旨就武當山建五龍觀以表其聖跡自此純簡心慕至道志樂清虛奉天不怠遂起掛冠之想乃挈家隱居武當捨事為成烈王是也且每祭玉曆得覽玄源久謂玄帝事跡出於太古圖記湮無世傳訛舛未究宗因念欲編撰實錄降付名山緣以時未際會少阻啟勸玄帝自宋後運以來下世儒佐社稷今將四甲子矣行化國內分野別建紫虛靈寶度慶高而臣又得參侍靈軒日親宸陛特因暇日考績三洞玉書授成實錄不敢以鄙辭離經繪素大德蓋掩謙實也謹頌示中上庶幾萬世之下以永其傳則仰知玄天上帝本乎空洞之先大道之祖豈可向其餘神聖同倫而語哉之是以發明武當之源豈不暢美者乎時在 上天延康七劫

元上大羅天開化十三年下世宋中上元甲子太歲甲辰淳熙十一年正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太真西

武當發願 九



王左主卿上清天機都承行神應元惠真君靈寶光真八中黃先生董景星謹啟

武當發願

南陽武當山真武初學業遇聖乾大天帝君賜劍名曰北玄黑龍乘角斬魔雄劍長七尺二寸應七十二候無三輔應三台降伏不祥之事重三十四斤應二十四氣和歸正不邪見之道權潤四十八分應四時八節常在人間定除災禍因得從吏天監四魁於頭仙山降伏天下水火二精青龍赤蛇一切妖魔與為患於世者盡皆潛伏真武往問老君曰家囑付於武當山若能降伏世間一切妖魔了當即與授記成其真正之道臣今降水火妖精歸於天下但係種二群魔皆已潛伏告師受記老君曰汝來授記還修得甚果老君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乃天地尚存人間妖魔何得潛伏伏候得闡羅王同來方可授記闡羅王若來見吾即是無地獄人也無苦無惡無天無地得同汝一處授記乃為無上正真道果汝且更修其果為衆生斷除邪道增蓋功行真武從此復降武當山寄凡修行一十二年忽一日受



至皇金錄差充北極右膳院都判人間善惡公事提
點生死罪錄乃授清災降福神將每月定一日下降
及庚申甲子日亦如之有教額文云衆生善惡與我
齊身我登錄果亦同其因

谷岳修果

隋朝有南康軍盧山太清天慶觀光德元年三月三
日江西路安撫使張倫之入山遊觀有洞名曰谷岳
張倫之領從人入洞方行一十餘步覺身心迷惑遂
出洞門據左右報有軍虞候何詮入洞不見蹤由約
三時以來何詮從洞中出其迷悶依詮入洞行二十
餘步聞洞中有人勸算文字遂隱語聲然尋路行境
里見一宮殿虛偉上有三位燕會下有判官符吏數
百人將簿書點算人間善惡之事詮子細觀覽見有
龜蛇在前戲躍知是北方真武見主席是玉者冠
服對坐是女真乃鳳冠雲縷真武位在其側並潛
八位官隊仗水間所因符吏曰洞是谷岳天名嵯王
今日是真武降生之辰每年至北日蒙北極給職
於三時降北方至寅時屆東方面禮本師太上老
君並羅浮天宮諸侍父母於卯時從申酉方下果遊



歸天降日
三十

歸天降日

唐則天朝有門下侍郎裴濤劄子奏聞臣濤時蒙
京西郊縣令恐夜夢見太上老君下降入於卧所
告云唐朝將有和禍妖臣聞亂國政不能剪餘是謂
大患有北方神將名曰真武合注下果修第四次
天行因果合當在濤家寄胎降世其妻乃生男仲方
近國家收發西蕃趙宏二千邪寇生擒回國并驗本
朝奸佞賀金龍五百妖童与民間斬滅邪術救護不
少今為臣男仲方曾受神應將重於傳播天下漏
泄天機一日臣與妻語論次其男於座前放開兩手

爽察其善惡乃父母修人天之道之果此日若察錄
得造惡之人罪重於瀕於山者皆獲真武消罪父
母布心慈悲之賜成衆解釋世人有知今日之因若清
淨戒心默獻詞章悲求恩福最爲大矣詮欲子細視
之不覺如夢覺寤立身在谷岳洞門石臺下張祐
之脩錄聞奏從此方知三月三日是真武降生之
辰為民消災降福奉聖旨下南康軍委官往盧山
天慶觀建立真武并父母降真寶殿及給公據據
校何說



有朱砂肉跡篆字臣將辨認其左手心真字右手心
武字總檢双奉更不放開乃取香湯沐浴更換淨衣
告辭父母而去如要相見祇於每月一次下降時普
為天下修善之人消解罪惡臣告仲芳今既捨父歸
天未審後來每月下降在甚日今從何往仲芳曰
復歸北闕若要知告下降日分正月七日二月
八日三月九日四月四日五月五日六月
七日七月七日八月十三日九月九日十月
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七日十二月二十七日
是吾下降日也去從地來往天來言訖握手於墮
聖於臥床而去臣合聞奏伏候進上奉聖旨時賜道
教威儀法事差使神香前去裝齋家祝獻奠便方到
不見仲芳肉身但見空中祥雲垂下仙仗昇一銅棺
威財音樂嘹亮散花偶空引向武當山路轉而
去自唐則天時授得遂目下降日分方始奉阿供養
賜授武當山律道真武靈應真君

供聖重時

關相進上陳喻言少年三解不第偶會益州青城山
鐵柱觀道士焦之微言陳君空懷文學皆是紫微不



供聖重時

曾於陰曹注受豈不聞今世例多崇信真武若依
此奉修必獲福貴喻言曰今若我心供養真已遲否
焦之微云若慶志精恪不論年深日近從此每遇月
與日重時但知法供養喻言急以淨帛盡真武聖
願一軸於本家供養戒心受持時遇五月五日天毒
節辰喻言思惟焦之微曾言遇月與日重時供養者
此心無遲夜至戌時置香燭案於門首露天朝北礼
一百拜燒獻紙幣次朝喻言與妻劉氏言夜來我得一
夢甚異夢見身著紫袍腰繫金帶手握天下人姓
名簿籍恐今次科場必不失矣喻言因而促裝西上
一涉十年不知消息妻劉氏經州陳狀訟牒到京尋
討尚未行遣忽有吏吏到皮筒一角上称家書附
運關州盤神巷供養真武陳判官宅吏更繞出衙門
便不見試差人將皮筒往盤神巷尋陳判官宅分付
其盤神巷祇有陳喻言秀才自入京應舉十年不歸
為得有陳判官名目是時知關州錢延年詳劉氏狀
称夫主陳喻言秀才上京取解不歸遂喚到劉氏取
問因由召集眾官并喚劉氏親屬男女等焚香將
皮筒開拆放讀委是陳喻言墨迹述自離家入京差
辱不第如神鬼迷惑誤入西京柏梁山天壽洞遇青



本童子二人貴到 玉皇經錄引喻言去見 北極
 帝君差允 真武佑勝院副注生善惡壽命長短判
 官賜紫衣金帶交割天下世人姓名案卷蒙 真武
 投記云汝尚有九胎功行未滿又差焉 北元七君
 下權掌校量諸天官分神仙差遣一次却歸休勝院
 喻言因此忘歸無音信回鄉因隨 慈主遊奕下降
 見關州有德氣衝天象 真武詳驗却是喻言妻兒
 街巷為不知存亡之故喻言乃哀訴蒙 真武垂慈
 許令觀錄心意家書一角差直目遊神化允貴赴閭
 州通官投放貴令妻守志仍舊業存濟兒女切須
 崇教本家 真武香火不可欺心時聖旨雖有報國
 之志緣累幸不第今係天曹主執常懷保護國朝安
 民利物志當陰有所助恐汝等思念故遣此親墨為
 報本州奏 朝廷續有回降下關州看詳陳喻言雖
 人間顯祿無分却投天界官職有緣而 國安民
 之志切知已受 真武部屬又得 真武朕素所崇
 敬天下受恩宜賜法醮一會七晝夜就玉津園備設
 報謝 真武仍下關州支錢三百貫給付陳喻言妻
 兒充作功德報恩使用并就近便宮觀置右勝判官
 陳府君祠堂



參定避忌
 中書門下三司和部同奉 聖旨通行根討 真武
 前後於國於民或因供養或自然得遇靈驗事實共
 成奏章總為一百四件事各有門列切緣 今來
 內庭初檢破閣立於五方五門名額相異今參定
 真武宮殿中正大門以玄都大滌為額左腋上閣
 係東道以福清玄真為額下門係南道以翼勝龍道
 為額右腋上門係西道以玉慈金壽為額下門係北
 道以長生廣化為額中門分管聖聖護國求謝感應
 奏章三十一件東門分管聖聖行軍祈感助戰奏章
 一十三件西門分管聖聖祈請晴雨顯化奏章一十
 六件南門分管聖聖行慈救民疾病應驗奏章二十
 七件北門分管聖聖救報水火災疫應時奏章一十
 七件及有龜蛇顯現事跡並附五門科目於後門記
 蓋以 真武發閣未圓未敢徑行撰呈所供圓簡上
 祀日一就取 進止勳賜并今後每遇逐月下降節
 朔以常式供養避忌等凡有乞字賊字合於本殿跡
 目文籍不可稱用夏果除李子冬避石樞香信不得
 焚燒屬香非品官之家願乘例供養者所尋具劄子

奏聞奉 聖旨依

進到儀式

伏惟上界 真武真君於今治世助國安民敬報
恩花已投 內庭建立寶應閣及括責到前後感應
事迹共計一百四件合隨動贈入閣次第閱送史館
編修剛定傳錄依逐苑申奏科目照應合要閣下逐
月下降節朔供養儀式今據住持泰山王清昭應宮
青城洞上清法師張子高進到式文 真武真君每
年定於六庚申六甲子三元五臘及逐月一日下降
常行款求保叙事意供養者並於是日天拂明時取
井花水一盃用楊柳枝一投浸之明燈或淨燈一
藥湯淨茶各一盃或沉乳檀佳便二炷不得用印
濕和等香慮有射觸時果素食供養內果子夏不用
李子乃是 真君去冠徐履之忌務冬避石欄因未
成道時斬天下作禍鬼王為魔法失而羅浮山不見
父母之物茅香一穗供養至人定時戌亥間再焚香
一炷全金錢一陌謂之五百貫黑雲馬一匹不用彩
畫為惹犯牛膠隨意願疏一通外用圓封無人不得
稱巨內用羅彩散花仍備金錢一華謂之五貫符馬



洞天雲蓋

世三

一匹先次露天燒獻本日直符神吏憑傳上件數自
并錢馬等謹詣天門直趨 真武遊奕聖前通放燒
化紙錢不得用油紙爐點火如此則不屬天曹地府
陰陽百司收領化為鑽錢係東嶽有司名枉積收繫
壘成鑽錢山見有司錄記照證宜依此式施行中書
點對進呈宜入寶應閣准此仍賜有朝崇信 真武
宗室文武臣僚等受持依承供養

洞天雲蓋

龍圖閣直學士呂大防因奉使西蕃經林川忽遭
風雷驟雨狂瀾怒濤蒲川暗黑大防恐此處有雨國
祀典神壇靈迹屬 乃稱正北方有山曰青羅洞天
係 大宋地分其山常有光明時復忽有風霧雨雹
兩界民戶去此伐新隔山聞得神人語言登陟四望
學歸瑞雲蓋隱然見一人披髮金甲卓抱身長三
十餘丈坐於大盤石前有龜蛇後立卓旗前列旌幢
華蓋知是 真武下降今日奉使過此又是上元日
想衝過 真武下降致被雲雨遮隔大防尋候風雨
停息備香前往青羅山遙對 真武到處焚香禱祈
願入國元虞早奉回路仍求杯盤獲吉前去既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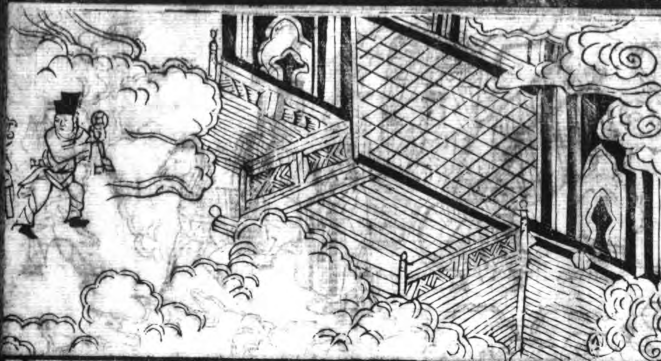




王李成勳為安和樊江土產二千種封當初替中將胡雲寨界至割換不寧已曾通和後知西番遣使復要奪綠獎江土產二千地界本朝臣曾將聚居鄉民為種利之虞慮著中先有奉使過界以此係呂大防奉命入國其番王李成勳與宋通和已依來旨更不相違次因張延祖等諸蕃官送呂大防約行十五里五色散花滿空飄降曾用物向上感之俱成甘露及取嘗之如醇醪而香良久化紅光漸散呂大防再至青羅山禮謝真武其處山花周變枝條上非時盡開遍於林野曾令林摘入手還謝大防回朝面奏前項往回於青羅山遇真武陰相持旨下左右街道錄選道士遣使同至青羅山致謝投放金龍玉簡乃立為真武降真靈迹之處

官殿金裙

至和二年五月五日建御額專誠法熙道場禁斷屠宰寬宥刑獄四十九日聖駕越內寢戒避服飾日夕醮會至八月初三日前殿滿空頻起風霧群僚侍駕親視現一渾金甲裙遍滿大殿漸收雲彩又露一足望西北角而去至初八日解散道場自真武



現足降靈聖意欽崇敬將家堂玄真殿立身真武刪移出內別報恩寶殿禮部對神威高廣兼你先皇特賜家堂之位天下官觀難為當受伏知亳州有太清靈都觀是太上老君降誕之處老君則真武承道之師此地他處不便三司具奏奉聖旨選日臣僚陪御香送玄真殿立身真武出內及委護送太清靈都觀權授供養仍下本州相度別造殿宇後亳州申奏靈都觀於十月一日殿前檜植表檣枝條皆結葉穗並如春苗見令採摘封合進上奉聖旨送入景靈宮三殿供養旬日間聖體以竟通神是夜夢見一黃衣武士云是靈都觀符吏蒙真武差來報帝曆數之兆因何殊無延展之心已曾有摘木敬饗之報次日臣僚龍籍等共奏此事正當上聖賜遠和宜加攝理永延天祿亦在懷新之誠行下諸路州軍發遣道師赴京有東嶽吳正言持法珠無真驗再宣南嶽王伯初奏錄其極崇徽大帝保扶聖位尋同三司禮部進呈奉聖旨依奉宗廟皇祐年中五月五日奉駕赴景靈宮行禮忽駕起回大內令臣僚配享禮畢朝賀蒙皇帝諭回駕之因既臨景靈宮朕舉目忽見北方天門



開現紅光數道內有金甲裙瑯拖一足滿空悠二向
前而過知是北方真武又有一青衣童子引手指
朕駕回方囑紫微閣化咸宮降慶即制國長公主
是也令於內庭列立真武祠堂為保扶香火之所
後三日夜中庭又見元指回駕童子再來告言伏因
皇帝駕出景靈宮化咸宮已生公主其公主生時主
於父宮臨背子息之位上天全避其時乃是真武
時加保護不受一切驚危令蒙真君令報陛下
其女降世抵一紀合歸天宮後果十三歲而卒當時
仁廟為獲此預事施內藏財寶立現足碑題新建景
靈宮迎真閣一座彩塑真武全身充國家嘉典贈
為真武下降岳福濟善通明恩澤以每年歲放看
香灯童行一名

馬前戲躍

至和中臣傳當弼等上言伏為先祖太宗皇帝時
建北極四聖觀於京城忽一夜於寢室觀一聖使
須冠佩服端簡乃曰北極紫微大帝殿前第四被
將軍建立宮觀欽崇吾等香火故來告謝帝曰
四聖側受朕之師信何獨君來謝真武云天蓬



地西迎晴 此

天助黑殺俱在雲謝君其三神將常騎龍角鬼兵
群雜恐驚聖駕唯吾獨現朝拜而去帝睡起遂

一記錄次日駕赴四聖觀自後就內庭建造
真武家神堂一所額為玄真殿經今五十餘年蓋

天師真武即凡降世佐助狀青行軍剪除西番李繼
遷趙元昊兵寇二百萬南蠻懷智高山虜十萬况狀

青有神賜面衣遂著真武之貌前後勝敵盡屬
真武附助因詢歷聞奏遂賜狀青以下免罪許令赴

嘉德廣鎮殿武現一行共一十八人各帶銅黃面具
被髮紅絲累額身掛介冑着皆黑背子跪受手執高

刀跨馬擺列公卿而下少辨真偽惟宰相韓琦并
御覽於馬上一人光輝悠馬前有青龜赤蛇戲躍

在地移刻不見退後狀青易服色朝謝奉聖旨令
問狀青適在甚位主馬奏云在右廂第十八已副

聖情見現光相之位因此致齋建醮願請真武降
現取至和二年五月五日起建壇醮道場其日家神

堂有一赤蛇長二尺四寸時出堂門蟠躍殿使用盤
合收威進上復送還殿當時如電閃燦其殿鳴鑼或

變黑霧抵聞暴雷一聲其蛇不見

地面迎蟠

東京四聖觀本是國家天元祖氏之宅自太祖策寶郊祀捨為四聖護國建隆觀後因駕赴特祭天運天獸黑龍真武時有龜蛇出於畫壁之下地面迎蟠在前其處有一穴二物皆蟠伏認如土巢因而特賜玉璽石盤入其穴為巢室於地泉口開立玉腰門洞至太宗皇帝及真廟二朝其龜蛇亦曾於玉璽門內出現各應美事康定年中三月二十七日奉駕入四聖觀又觀龜蛇出來迎躍接駕蒙賜香求退來去約半時辰忽帥臣夏竦等中奏已伐趙元昊歸蕃備稱指使狄青之功其龜蛇停伏如審聽之伏帝覽表畢便各回入玉璽穴中不出奉勅再賜恩澤一道添置本殿香火

聖像光鋒

天禧年內西鄙奉使何隨入國進奉象馬金龜為昨來占本朝兩軍未決冠伏間忽有術士誤入管寨貨賣傷折折骨風藥四向軍寨買藥皆過三日喫藥者三分餘忽盡皆手足軟弱倒臥不起又探得帥將岑



靈閣真瑞



元宵行營正之報章亦有道士贊藥入馬眼之三日不亂番中播云宋朝多感召北極真武真君像護今本籍又詳真武本傳既屬太清金闕真人化身為北極天將行恩普及天下宋朝得獲恩福本蕃却受殃禍為蕃中不曾傳得真武聖像并供養法式謹遣使臣奏請聖賜真武聖像一行侍從并供養法式降付本蕃依稟崇養自後通和摺無侵掠門下有詳國家社稷天神難議盡行傳賜尋令翰林院依家神殿式彩畫立身真武一軸內不得畫龜蛇并錄應于下降供具法式回香未使其蕃王李氏不明內少龜蛇此二物最為真聖之先鋒將謂已獲全寶宜詔供養一次宋朝神式崇敬不事社伐每三年一次遣使進奉皆真聖應化之恩也

靈閣真瑞

瑞明殿李上知陝州充本路兵馬都鈐磨錢延年奏稱本府天慶觀有道士千眾厨供約近一千五百餘人每日收聚真武聖閣靈籤開殿香錢相煎支用其閣是開寶年中太祖皇帝為局潼關詔令使陳珪因獲是觀靈壇天文下河東未勝承天花蓮黃河



堤岸夜迎二十萬馬步軍兵入府從此知真武教
人興學諸殿并真武靈閣取問住持道士劉印真
據稱昨自太宗皇帝大駕因取河東回國為太
祖思聖遺詔御書加贈真武於下降日持添祭其
齋醮令於軍貨庫賜給施錢一百二十貫後至真
宗皇帝時為西蕃不寧沿邊支備急用從此將添賜
俸倚是致道象起臨雲遊自然無人到殿抽籤所以
聖廟不給冬殿日前有龜蛇出現於真武閣下盤
旋臺座之間時出時入識者云此乃真瑞擬應國
家有文字到觀延年為聞太祖皇帝嘗心重道未
及三紀頃成廢棄款不避降責奏請興續未曾奏
奏有御札到府委長吏勘會天慶觀見令實迹為
昭應宮近有慶誕偶觀金冠紫服真人告言曰臣陝
州天慶觀勾當主者為見本觀道象飄浪全乏供給
緣陛下殊不以先朝置立為念幸占早復存濟
乃辭而去可體訪詣實四十延年已先知其事由具
狀保明聞奏奉聖旨先依太祖朝元賜逐件恩
給仍令集本鎮道眾歸觀焚修并建醮三晝夜普為
真靈及真武福神慈悲教主廣大恩威

五人現相

廿七



五人現相

益州孫亭南攻畫水墨真武諸相可謂絕筆忽有
雲遊道士五人來見亭南云在華山雲臺觀住聞是
下名欲求真武一軸須俟我自帶本來亭南曰本
家登此功德天下傳名何用別本道士曰爾盡得第
一到了未曾得遇真本者直留錢在此買絹後月初
七日取本來畫道士從西而去至期五人復來即死
者軸却云請備筆硯就裏面無人見處看本而登亭
南遂入請本下筆却教亭南背身看之不覺如火光
運轉忽然通明五人各變相於雲端內有一身紅光
籠罩披頭跣足金帶金甲械臂着昏早袍手執條鞭
騎青鬃白馬面部純秀眼眉長鼻鼻準耳朝口方頤
鮮前有龜蛇後有雜脚卑棋認是真武遊奕真相
又一人捧旗一人掌劍皆冠服顏兒龐陋如武士名
天罡河魁又一人青衫帶掌事童女一人緋服巾
帶提審判官此五人真相既見於空虛忽然不見亭
南記筆紙畫得一軸裝背了畢上有金色圓光自然
隱現面相不常亭南驚惶自以私家難留當呈州府
時知州蘇易簡錄其詞封其畫差指使劉通同亭南

赴京進奉家宣公卿看驗委實除已留納為鎮國遇
聖名畫充 御殿香火家寶外其孫亨甫特賜三班
奉職听從奉注施行

二士化光

京東路青州鎮海軍祖來雖有官觀未有北極真武
殿因節度使張操出鎮青州乃名內道職諭曰北
極管注人間壽夭富貴貧賤真武是北極神將逐月
下降察人善惡以定罪福凡有祈求无不倚賴而民
間不為建殿何也張操費心自為勸緣款就天慶觀
建此二殿首得其疏題注捨金五百貫吹乃官員士
庶樂然捨施與工塑造不日而成索青州為元裝塑
之人張操一日焚香對天禱祝願得名手圓備功德
不旬日間有二人來攬塑二殿聖稱是吳人月餘像
皆已具備張操并眾官等前來瞻仰除聖像部從皆
已圓備紙有 真武未開光明匠者二人款各開一
目分左右方用筆填出睛瞳抵見威容凜冽喜色異
常於兩目間迸出金光二道二士遂於光中隨化不
見以顯 真武垂慈親降降塵凡圓備二殿功德張操
率官屬士庶就北極真武二殿建醮設齋報謝上真



唐憲寶像 卅八

唐憲寶像

降臨之恩從此香火興盛後來青州遍行眼疾張操
令道職湯鑒先當殿呪水撒施洗滌俱痊張操備述
保奏蒙遣使降香建醮及賜嘉應殿為顯令立碑記



宣州市戶唐忠唐憲唐憲兄弟同居忠憲充州
衙幹當愈攻行醫憲守閑在家自祖父又在日相續供
養 真武一堂父亡兄弟皆疎慢惟唐憲心向香火
將妻粧奩典賣添備下降香火紙馬等用宣期兄弟
嫌如稱憲端坐無功全房喫用眾兄弟永食更以神
道為由破用錢物入已憲云既款分張任便揀選所
有之物唐憲抵賴於眾求此祖上侍奉 真武一堂
受持供養其忠愈無心供養樂然允從忠愈愿私
管外物各自富庶惟憲祇留住屋其餘產業不賣
人開一小雜當鋪隨緣遣日偶值雨雪有一貧漢背
縮布袋手擎銅鞋坐身 真武一尊脚踏龜蛇極是
工巧要當錢一貫憲請以分三貫就贖亦便相允其
時貧僧用梓作見人謝臻充保劉坦寫約交錢去後
貧人却轉告憲留下二貫七百文少時來取憲將功
德頓在家堂供養遇下降日取用香水洗淨漸真色



更沉重手撻不起用淨帛揩拭出於明處細視見其
兒相微有樂之圖光晃耀認來却是真金像手約重
五十餘兩元賣人又不求取錢不期兄弟三人意生
欺妬同狀經州論憲持示分已前藏隱大家金鑄
真武五十餘兩分後方始將出供養州府遂勾唐憲
貴所隱金像出頭據唐憲供吐元買劉貧漢功德及
勾劉保見人并索元賣文字分明顯是唐忠等妄狀
各行科決忠等因此家業淪落日逐來憲家行兇作
鬧憲司妻隔夜拜辭金像明早潛將投納州庫後因
監司刻刷上供分帛因見官庫內有金像 真武一
身微發祥光顯屬異寶遂申奏 朝廷後降 旨揮
仰宣州起發入京進奉奉 聖旨取入內庭充鎮國
寶像仰於本州夏稅頭子分內支五百貫文付唐憲
充還金直唐憲因茲大富子孫昌盛其唐忠等三人
各家飯食不給皆先死亡子孫零替盡是憲置宅存
養宣州太極觀係唐憲一力捨分建造

朱氏金乾

隰州陸諒嗜酒好殺恣食鰻鯉其妻朱氏力戒不改
自將粧奩潛託父母家命工彩登 真武一軸請道



朱氏金乾

卅九

士錢應方轉經安奉并受持下降法式應方曰供養
福神第一須是虔誠改心不可等閑每月下降日燒
獻金錢雲馬或有餘力請道誦經第二不得於酒後
歸家馬馬觸清第三大忌啗食犬鰻鰻鯉等物
第四於貧恤老孝育骨肉事涉公私心莫欺誦第五
語言文字忌諱切在回避始終至誠勿令慢易一心
五事保合言詳變惑之問求之必應門招龍神衛護
家協福祿絃呂如或懈慢折人壽祿作事不利子嗣
不昌官事重擾謹之謹之朱氏敬心受待陸諒不以
為意雖不買鰻鯉歸家却在外烹咬口帶筆錄朱氏
雖遭魔障供養愈落經十五年陸諒染患纏綿一歲
生業漸破現其卦來帶上惟見一兩堆活物狀如小
蛇蟠繞又放腦癰裂開臭爛涌出膿血皆長三寸狀
如鰻鯉鮮活如設慶聚出入相次命終男女未婚嫁
朱氏在家望心欽崇 真武香火畧無怠倦雖生計
蕭條僅存日給忽於本家客堂上露一片花影朱氏
將謂街砌乾石不以為事是夜有光朱氏遂取看其
石太重男同往歸家指其青苔乃是黃金極有紫
碧光彩朱氏驚訝不敢收藏遂用綿帛包裹來按知
州松監蔣廷堅云自夫亡孤孀貧窘不知此金乾何



而乘庭堅急知因供養一真武天賜其金富有梓有一十四斤朱氏堅意不骨將降則官司引用遺拾寶戲條貫數均分一半入官尋到金銀匠方用砧鎚打鑿忽現無眼小赤蛇并碧龜圍繞砧墩又一蛇稍大端在金片上良久不見及擊其金看時猶有一蛇如絲線隱隱在金面內州司詳此應發理合給還朱天為本人情愿不置一任官司收納知州蔣庭堅通判田達同保保明并國封上件金片進奏赴 開因看詳隰州陸諒無明宰殺業報疾患警告於人其事該心好善 真武應化特賜黃金其金顯是天賜不難支用遂送八作坊及將打造 真武一堂聖像遣使貢送武當山上清玉仙觀投金字街書看管每年恩澤度牒一道充焚修香火其朱氏特給度牒二道下隰州友各給各二百貫匹為酬朱氏所得外物半將刊板印 真武出相我後圖像施上轉 國恩及為亡夫陸諒其男女婚嫁仍舊開張絲綿鋪復獲與咸永氏年八十九偶一日沐浴易新衣口誦 真武尊號先疾而終

新刊武當三本類編全相啓聖寶錄

前集終

新刊武當三本類編全相啓聖寶錄

後集

阜背顯聖



楊州江都縣白砂村吳元嗣家其家積善每秋冬間用師巫燒獻三界醮紙內用鴨鴨血肉活命雜供祭祀有泰州天慶觀道正唐慶餘到來抄注齋糧偶見本家賽額稱云何得天曹眾聖與中下界神道用物命交雜供養莫非觸犯諸天如何獲福元嗣問曰天曹如何供養願賜指教慶餘錄出儀式祇用明香燈燭酒果淨茶素齋飲饌柳枝法水五線散花金紙雲馬指書奏狀令備一席外方裏圓不得夾帶中下界神位若能七年休此醮祭看有何應驗元嗣次年改除中下界神道憑師巫賽額外其天曹諸法錄道主點賽將及數年忽於醮日有二十余人遊化來齋元嗣留齋畢因問從甚處來作何營業內一人答云我等往無間天來從無間路來本業無間所營去從無間道去今日特知此處有祈天之會故來赴其醮獻言訖二十余人尽化為雲霧不見內一位持背上留下花紋金縷卓紗短袖背子一領極有奇異已悉天真



降臨此天衣顯其聖驗遂用綉絲帳幕蔽匿內永
為家傳世義緣遠月真武下降自其衣隱人有
先若元嗣子孫皆壽後揚州依粟朝旨括貢老人
名赴聖節宴席惟元嗣子孫壽年八九十百歲
以上兄弟八人內吳琬壽過一百步履康健視聽不
衰州府間勞瘁補翁父元嗣在日義聚不分及離家
因依及貴到真武早背為驗時大傳陳叔平守楊
州備錄申奏續蒙指揮特賜吳琬立為義門除授
本州攝長吏恩澤於大門置義順土臺二所立華表
鶴柱柱表門間并收真武遺迹水袍乃是鎮家顯
聖之物不得損毀

淨巾結緣

西京善濟禪院有徒弟僧編方自幼年參礼住持僧
用熟為師累因勾當緣事款求披剃阻節不圓忽有
人貨術蘊方求一卦斷云不四十歲須得披剃編方
後為院門點差緣化眾僧復浴手巾四百條偶到西
清曲阜山下於湖邊見青水童子臨水濯足蘊方近
前又却退走蘊方隨後趕之前有一林華葉茂盛見
無數六道群魔坐圓四向其童子立處却是人間供



淨巾結緣 聖

養真武真君活身坐於石上檢校善惡能結對
送束微轉生蘊方不敢近前方歌回轉被過見童子
相召云真君喚蘊方既面拜真君展問抄注手
巾收上數目恐不難尋吾之住所令童子將隨身淨
巾一條與蘊方塞充結緣言不得與諸色人林
是見善於此所得善德天機必指蘊方不識姓名人家
謝將淨巾贈院納上秋林於山不識姓名人家
求化得束用熟檢看其中長八尺非凡俗布入手如
絲纓遇冷變竟熱於暖處却涼然無接縫慈眼反
覆有金光異香用熟帶去歸宅文館大學士知西京
留臺司李中平商量進奏進奉續奉詔書來宣稱
用熟并童行蘊方赴關以教臨殿根問林其中除聖
府天仙可有外諸國龍宮海藏皆元差賢藏庫官平
看驗並謂上天封龍白鳳變異玉機天女手工之寶
何緣凡世有此臣僚上言若欲本人指說願先賜被
刺總方為僧必須肯通奉聖旨依其願方為受恩
推諱不能即依前按實面奏尚未向終不覺已降
明語漸瘖瘖其報果是主應除留元物賜赴內道揚
供養宜令僧用熟著侍應方祇就在京寺賜住院

宋朝一統



宋朝建隆立極後因瀛州高陽關承真武惠錢五萬餘貫應行賞給太祖掛念于此又許瀛州番客託伊壽先姓名兄弟七人壽先則是番界朝額之人乃是七辰降靈惟有姓伊一字未曉於是降便下瀛州遷地初蓋北極七元四聖祠發裝盡天曹畢遣近臣黃御香恭肅忽一日辰時百官陪駕升端明殿方款平章諸道至奏未訖驛王為慮是時不查雲霧風電群臣各奔避獨有宰相趙普與聖駕被童子二人引召至本內奉成殿太祖駕坐良久於殿前雲閣觀一神明戴星冠披錦衣環繞執節躬侍太祖曰此甚難得運新昌堯舜源依人歟將莫似吾等能得位運好依昭昭張吾倫天都北極真靈靈應真君蒙賜賜同殿於瀛州又求遣街驛謝今者遊更過次所以因來報謝聞有天下霸業侯王尚或守據一方未懷臣順近曾親見一上帝批鑒聖旨歸宋朝為一統永昌萬世帝王延崇隆淮漢已取復外餘地法定年限谷有先後不詳一紀以河東為首次至南唐西蜀廣東福祿終後兩浙合依依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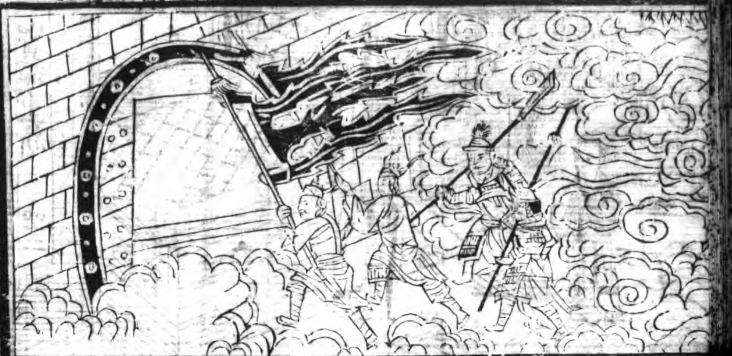
寶運重新



之真武告辭復歸天闕太祖遂與趙普等見左右侍衛守護端明殿以俟遊從宸衷喜慰擇日就內殿建醮仰答靈祝自後一景如聖訓

寶運重新

淮東揚州進士傳鴻一生飛行供養真武三十餘年所作所為常行方便人人稱譽賢士大夫俱以歌詩文墨贈鴻門前騎馬知市傳鴻思之如此應物甚妙道業乃年家靈遊至陝西終南山上清太平宮求一庵寮出家知宮張守真見鴻形貌清古遂留於本觀為修真上士別治一室延之在觀三年修奉上真香火虔敬恭恪忽夜道眾停息寢睡張守真潛往叩鴻本寮開鴻睡中似與人語忽有火光一道從鴻察內透出守真異之明早會鴻試問夜來火光情由鴻曰合當限至不任申延遂至沐浴易衣昇道堂聽受真武真君託身降言令為吾傳報宋朝天子云三月桃花景色天方殷真瑞一時妍金枝寶運重奉令神節當迎赤脚仙真語云祇言此一十八字言去矣傳鴻一如睡醒莫測其意次日傳鴻自道去不知蹤由張守真既得真君降言不敢沉隱遂



往陝西經暴安撫司面稟使相張希古憑奏具奏
 閣等 皇帝御覽驚喜交集後果於庚戌年辛巳月
 辛丑日明德宮降慶太子即 仁廟是也嚮 玉城
 天主赤脚夫仙下降已應 真武降言預報朕因奉
 聖旨下鳳翔府搜尋傳鴻不知去後續奉 聖旨就
 上清太平宮重建 真武宮閣及立傳鴻祠堂贈號
 勝國真人并給賜銀絹各一百匹兩酬賜本人家屬

天罡帶箭

明道中貝州三則及逆據樞密院選委保信軍節度
 使高書兵部侍郎文彥博前去招提今承相帥回奏
 王則殺冠蓋已誅滅非臣功力臣自到梅州見南城
 門路東有一華表柱題圓通觀額內是 真武殿遂
 赴殿備香頭岳聖助尋到貝州近城二十里先令將
 佐聞罪其王則對敵時第四將菱聲出軍迎敵王
 則復入貝州閉門不出試待打城搜擒緣是 本朝
 州土不欲遽壞更且守使計二十日忽見貝州城上
 逆發暴風亂飛砂電如弓弩發箭時見寇軍從空中
 墜下城脚微死微活不覺城門大開大軍競入除留
 居民外遇有罷甲兵仗者盡行誅戮王則就擒馬前

河魁擎鞘 甲三



力有異處遂委官推行知監臣獲時回復往圓通觀
 謁謝 真武備醮賽細觀 真武左畔立塑一從
 官負披掛名曰天罡神將左臂上帶箭一隻入深
 三寸有玉則軍號幾除其箭隨有膿血流出血尋和香
 泥修葺箭瘡并收元箭一隻見到候 進止送三司
 傳部看詳差使資御香前去祭奠及賜修蓋殿宇候
 並別降 御街醮謝其貝州承斯保護重恩特改爲
 恩州

河魁擎鞘

南康軍蓋山太清觀有隋朝張祐之奏請建 真武
 井神父聖母降真殿自後顯應甚多是時烈相會群
 臣欲求福建歸明群臣奏云福建地僻人狡除是動
 兵取之烈相疑此統兵征伐人馬屈途忽狂風黑霧
 有毒蛇猛獸攔截道路兵仗不能前進烈相乃焚香
 禱空忽於雲霧中立一神人鞠躬至前曰臣是福州
 閩山仙源觀土地象本觀 真武殿米界首迎接爲
 知大王舉兵欲取福建緣福建世崇未終已自注定
 庚午歲合徑歸僊極不蓄大王收兵時將此意迎諫
 大王人馬渡山越水戈刃之下死傷性命良久神人



不見風雲頓息烈祖因此回軍至廬山降真殿樂獻
見若立一燈官手擎鈴鐺者烈祖相詰問道衆奏曰元
河魁也烈祖歎曰此便是在於中境者神人相貌
一同後來烈祖歸國上清宮演說山太清觀式樣蓋
造真武神父聖母三真官殿今本宮修奉香火
萬建撥知李王兵馬將軍本界因何回轉尚慮李王
設伏遣使赴南唐審問烈祖於回文內具述中路逢
一神人言是仙源宮土地家真武差來迎報福建
崇奉未竭自注下庚午年合歸僊極不當南唐取之
志此神言更不進兵其馬氏已知仙源宮委是通靈
深護國界却為來盡云已注庚午歲合歸僊極因此
與凝集諸局商議若謂歲次庚午尚有年深未交僊
極因依合局何所之地竟不測其理擇日集百官往
廬山仙源宮禱于真武願降靈應啟聞庚午歸僊
極之意果荷聖恩響應已知僊極是國後與運天水
之性一統天下列國皆納土其龍與殿名觀極故也
福王馬成漢與南唐講和無復相侵

蜀王歸順

磁州崇明觀直武顯聖廟及真武廟等三十餘年皆



蜀王歸順

四十四

獲聖賜酬共一十五萬餘石出難救饑除磁州收
到價錢支付崇明觀修造餘諸州價錢亦及方數
別無支費奏取皆施行續降指揮下河北轉運司
起發上件粟麥價錢就京城初四聖觀賜額為
四聖紫極觀時設普天大醮并降赦恩上達四聖
通凡降鑒朝廷因用兵取蜀未決忽夜有狂風一
陣過於殿屋時太祖皇帝於燈燭之下見一黃水
武士告謂曰北極四聖殿下直日符吏言西川若
非四聖降靈卒未有意歸順今已獻上地款圖經
付使相俟元貨等訖相將回京進呈不消聖慮臣
奉真武差報陛下天蓬天猷黑殺既見蜀王歸
順已回雲馭惟有真武恐西事別有悔意今在雲
空守候陛下急差官兵前去迎接立便委諸司庫
兵交割蜀地疆界言訖符吏不見次日早朝果有急
報蜀王歸順由是太祖繼於四聖觀設醮報謝

蕃鎮通和

河北雄州有推場要切關口除屯馬步軍三十萬外
有敢勇白身指使二千內有張琪居常供養真武
得普通甲行軍之事康定年中北鄙凌蕃胡知從等



侵雄州推場時王勳為經略安無使乃令敢勇前去
抵敵果獲勝捷張琪取覆令夜主有蓄兵復來侵犯
云有翼風起順王癸立應其此燕防火災有司差矣
時守護果至三更蓄兵數萬犯界濠張琪解下通甲
秘文上告真武降靈作法隱形於推場內良久有人
徐東軍火發即滅相持至曉此蓄折兵一萬餘衆張
琪親擒到善將胡知遠招認是北蕃西梁土主郭度
使胡知從親弟典兄知從分割一千二百里橫連雄
州界其兄為屬北蕃人俱在雄州推場賣買課利競
歸 夫朝有此心念凡二年聚兵發壞推場不得其
便知遠欲計動數萬兵至夜槍劫緣知遠入場放火
時竟頭如竿砍身似水淋見雲中鬼神掃其火斃
半楊半滅散於火中又見一神將披髮仗劍喝令不
得走知遠走出前被大蛇攔截後遇一龜銜定被張
琪捉下著得一命回蕃限一月日兄知從同貴信
書來降王勳會集衆官面議遂放胡知遠歸蕃保明
中奏蒙降 柏揮謹就在京 四聖觀設醮一會仍
於雄州推場建造報恩 真武殿令還道士焚修許
令刊碑為記其敢勇張琪特授右班殿直
雄州據北蕃西梁城節度使胡知從遣趙繼明入國



進奏雄州差官就果接伴續具劄差使星夜准聞准
中書看詳胡知從是分上淺蕃節鎮諸侯近因動兵
求劫推場若非敢勇張琪精通遁甲告現 真武福
神生擒胡知遠却放歸蕃寇伏甘降今再有使臣私
令就雄州接待蕃問中奏經累王勳遂引趙繼明入
城稱款割獻粟地一百四十里有六百戶權利并進
表一通近因搶劫推場致遭提獲知遠蒙恩放歸當
時入場却斃頭執身寒被 宋朝家神 真武直君
降聖護持本蕃亦曾供養為觸犯不靈今西梁城已
是招伏通和更無作亂之意爾祀神怒所獻地里願
求援 真武分降八蕃像刻供養奉 聖旨令 四
聖觀編錄 真武下降一切供養儀範回答及下雄
州交割所進地里入籍拘收其胡知從知遠至今通
和兵革永息以致雄州城還三分兵級支賜皆 國
家感召神靈顯相宜速遣使命往西北方名山洞天
修建金籙齋醮庶表 宸衷願回聖鑒

瓢傾三萬

徐州陳昭倚任明州通判時因遊天童山見鑄 真
武一身用珠銀裝填立山路壁微處一龜四足皆折



過者不願昭倚備錢募並接續聖像添修龜亭蓋造
 毀屋一間昭倚得替在西門湖塘見道人挹水面來
 叩船求相見昭倚失於出還却回身而去云特來報
 謝成立我身之恩昭倚追思是真武降靈為修天
 童山石像報應耳乃益真武一軸供養官至太常
 少卿守徐州偶患脚專醫寄居膝臨忽來朝廷察
 訪疾愈差充秦鳳路運付昭倚知西鄙以計運為重
 憂將帶真武隨身供養時經略總管岑元宥因之
 撥給款責運司忽有道流在軍營賣食藥軍人恐是
 西蕃細作面見帥首却稱是陳昭倚親隨人姓裴傳
 得此方曾救天下無限病人為見昭倚討正此真責本
 官又恐糧草應付失時故求貨散靈丹定不誤事岑
 元宥該分數服百傷中臨死人哭聲云自腹飽滿其
 流取一瓢子付元宥告云我亦有此藥一裹欲往西
 陣李大王處貨賣岑元宥驚異將此藥瓢子傾俵其
 藥約三萬有餘依是人馬無不愈子底有觀紙一片題
 字云是太常少卿陳昭倚家神裴真人救顯之法士
 馬服此三日不食省免糧草次又西蕃李大王來問
 稱令好人來賣接骨風藥數萬人服之皆如獲獲倒
 卧不敢約戰情願回替元宥安坐獲勝并寫紙照應



曹牧唐則天時生裴侍郎家蜀此姓氏今岑元宥植
 通聞秦蒙三司參詳除將校依次給賞其陳昭倚轉
 禮部侍郎所有岑元宥收到藥瓢子紙上文墨收寄
 天章閣宜詔天下天慶觀普設醮錄七晝夜及係
 真武觀宇許支官錢修葺

壺像一京

東東紫極西聖觀童行洪知辯捨俗出家逐日掃
 併三門殿廊夜間打鋪宿于廊下緣四聖書於紫
 極殿兩軒四壁陳本觀常行香火外知辯逐日自打
 化錢收買寶檀焚誦供養二十年不輟至和二年京
 城雨雪夜深忽見門下有貨藥道人用蒲袋枕頭卧
 於濕地知辯恐風雪相逼速與他起引入鋪席內同
 睡至曉道士辭去知辯告曰饒食後便困倦人說是
 脾疾願求一二服家將壺子搖動裏有藥數丸連
 壺戶付與知辯令候子時用淨水面北念金闕真
 人七遍吞下一丸餘留急救人道士出門不見知
 辯當夜與一服更不思飲食在京皆云知辯遇仙絕
 粒以至親王宰執臣僚奏証詣實遂建聖聰家委
 開封府及御史臺撫問元過情由內有金闕真人



之語詳解即 真武本師太上老君之號時京城軍民久遭雨雪多患瘟疫知縣遂將靈丹內藥丸散散其藥高示畫而患者安全臺奏請其洪知縣特賜厚賜披戴及於本觀建 真武大醮大齋用報降過之恩

雪晴濟路

雄州防禦使錢前諸軍檢校副虞侯戴慶奉差部兵十萬往安南方到邑州值大雪停住半月粮草不給東元不少有隨軍指使方際告曰隆冬道路積雪六尺般運阻絕欲求人馬性命除是告祝 真武福神冀獲晴霽方際今帶得畫像在此戴慶便備辦供養面對 真武像像發靈誠符繞繞奏紙不移時間即獲晴霽雲收日照道路通濟即留安南仍復全勝奉聖旨宜就新建 真武寶應閣啟建法勝七晝夜答謝

風浪救崙

天聖二年十二月萊州板江巡檢龔夢錫擲帶弓甲



巡檢私鹽與兵級同清現取沿海居民財物入已夢錫既聞彰惡差官追勘却同諸軍謀叛帶領家屬入海劫掠同船被傷人命擄掠鎮市聚集海寇數百人委是難收尋據遂同其狀告急蒙 朝廷差登州都巡檢陸奉進精能水軍一千名收獲後來陸奉被龔夢錫擁向海洋際際閣山下經五日糧盡無由出得聞山島陸奉思惟本家侍奉 真武香火所求必應是夜情急不竟失聲呼云 真武救應嚮向家軍夜生船中半夜忽覺潮水泛漲風浪翻湧聞得龔夢錫海口人船斗被殺聲霧隔遙隔陸奉軍船至曉見仰浮免尸俱在陸奉船前及有破壞載紅罐溺沉於淺沙認來即龔夢錫并家口皆死在船有二十未人得命若用繩索執縛陸奉令水手研倒首級回青州經昭安撫司將生縛軍寇勘問是夜黑雲之中神將鬼兵毒蛇猛獸蔽於虛空不可名狀是時州府縣審聖道降靈乃開拜合屬照會家經略安撫梁買錄奏奉 聖旨陸奉轉除崇儀使仍下萊州於板江海口巡檢司建殿奉安 真武聖像并左右神將天兵以助戰報恩廟為額

聖箭垂粉



天禧中兵部侍郎充瀛州高陽關兵馬都總管知瀛州府之才狀奏蒙差到任經三月有淺蕃淳維素王魯繼成等二千餘人於元年八月十六日夜擅侵疆界搶劫去青木堡糧草四千餘石本關迭差第四將鄒洪以指使劉翊將兵二千去蒼界取問次日有蕃兵二萬眾來有一將云燕廩信為北燕王聶胡折因青木堡每年收電糧草豆十餘萬點差將兵二萬來奪夜到薄無寨其寨主曹繼成獻計圖青木堡不作準備於十六日夜越界搶奪軍糧鄒洪謂曰大燕天子已和睦其北燕王聶胡折以下敢擅用兵侵奪今不欲申奏朝廷便請遣使入燕國覈遣兵糧草交還青木堡其燕廩信不允遂發戰敵蕃安大敗聶胡折乃帥兵二十餘萬隨後將瀛州西北兩門近濠半呈圍合六日不退至第七日時當九月九日不覺刮地狂風煙雨迷亂抵圍蕃兵隊身拽隊奔走差兵追逐懷鄒洪等於草徑中取得傷中蕃人數名房之才聚問內一人云未審城內有何神道祇見西北兩門限地狂風吹起沙塵遮眼目但將箭翎如雨驟

聖箭垂粉



之聲有無數蟒蛇趕咬人馬聶胡折被馬上叫得字一聲收軍便走其等各中蛇咬箭傷走稱不前全被收糧當時考驗逐人所傷並是蛇齒咬損并中箭瘡亦无出入紋路頭是神靈句日間據界濠巡檢押到香樓二人封合皮筒文字上寫指定大朝瀛州高陽關都總管參侍郎關折却稱今後不敢擅發兵馬聶胡折於右眼暗一箭及取落箭鋒移手甲化為灰粉如壁登著及風塵內發現毒蛇神鬼趕咬蕃兵二十餘萬不如本關供養何神如此靈驗今封去神箭一隻請將定驗名祠回界費要祈求保安眼目房之才將箭細看委是扮壁者過住宮觀寺院及廟宇並無此壁畫後住州南新和壽宇廟內正壁畫北極紫微大帝兩眸畫四聖皆掛金甲立身各帶箭簪至真武箭腔當中關畫箭一隻繼將箭中送到者灰壁畫色比類一同房之才焚香復將壁箭親手逐即指上箭腔關處轉依畫壁如故但有綠痕微露為驗本司已具緣由遣使回蕃奏取聚會朝廷遣降御香往瀛州壽先廟建醮仍告命天下官觀如無真武壁即仰建立及下高陽關推賞

神鎗竹刃



知賓州藏威投遺表論桂州安無司不發收兵未拒
 蜜寇致守臣身死其蘇威死後有監稅王褒被差巡
 城半夜越牆濠私通值雷雨走入林中被駭神人擒
 捉問何人潛竄應曰賓州監稅王褒畏煩而逃其主
 者乃喝王褒曰太平時貪利懷盜受國家當其急
 難畏避奔走合與十死綠一城人民不忍枉遭屠戮
 目即未有救兵今時借汝槍一條步兵五十人乘今
 夜雷雨之勢趕去王褒曰自來不學武況雷勇
 數十赤脚兜兜之徒五十餘卒何以當之亦不明是
 甚方聖賢顯靈惡示神中卻從云汝但執其槍領五
 十眾急通軍事若得成功他日榮顯談國家知吾
 但云北方三元遊哭大將軍也王褒暗中受槍領
 兵出林隨後電光相逐到苗子寨抵聞霹靂一聲震
 驚重泉閻寒戰相聞敵三曉靈隊已臨海口離賓州
 城二百五十餘里當夜天兵到時靈寇大半先乘後
 過海逃遁惟陰兵趕散不留一寇賓州一城生靈不
 遭塗炭將軍將知得因依具奏朝廷檢會蘇威遺
 表重與烈例其王褒係真武威德教令讓國救民

神獸驅電



可加授崇儀使并交點本人所遇神槍看驗即是綠
 隊中所用火銅竹刃以顯福神於倉卒間有奪勝
 之權宜令賓州建立報恩護國觀修奉真武香火
 歲度焚修道士一人用答陰相

神獸驅電

天祐元年二月一日興元府觀察留後錢公偃奏
 蒙樞密院選差充鄜延路安撫招討使退除西蕃趙
 天祐兵革遂依稟交割兵馬四萬餘眾却抵西域三
 十萬眾校其勢力顯有優劣實抱憂懼不免告急於
 朝廷亦慮事有迂迴之故時有隨軍虞候袁政素習
 北斗玄剛法奉侍一北極遊奕真武將軍誠心習行
 二十餘年願於元帥帳前鋪設供養錄公偃即自虔
 誠撰奏詞錄具述西域因依欲仗陰助是夜袁政將
 背掛真武供養至三更行法燒化并獻獻此極四
 聖元辰諸司訖次日趙天祐以十萬兵索令調戰方
 遣拍使孫億出馬占西將大槍繼發兵大戰至二更
 以來兩向有萬道火光迸耀軍陣逼逐于西蕃人
 馬各各槍旗斷折弓弩落弦金鼓錯亂走如奔鹿諸
 軍乘勢趕進似竟天明乃見隨軍第六將錢從吉挾



到蕃帥趙天祐首級諸兵將皆言夜來陣上見無數魚腮鳥背醜惡異相披頭跣足或驅風雷或趕蛇獸是以接勢剪伐蕃軍尸骸方惟有一道火光驅逐一馬窮路而走錢從古認是趙天祐乃得首級且以四萬人馬往敵二十萬衆若非虞候表政獻陳道法任以至誠蒙 真武降臨神現火光萬道露神獸萬形大敗蕃衆仍獲渠魁如此顯應三司禮部定到虞候表政出給公據放令逐便又奉 聖旨賜酬獎銀五百貫就在京上清靈 宮建道場一月仍設普天醮其錢公便轉一官除宣徽院使

毒蜂靄雲

西京崇福宮有北極紫微閣唐則天時建做微天宮有二勝四將之院有前修帝代御書每年係故老重臣監提并使命骨掌非同常處近為右角一簷傾圯漸傷聖像尋報判府侍郎富弼偕諸官來驗見一椽斜墜損 真武右肩不敢擅修合具申取 旨却有內侍岑靜奉 勅賞香詣獻崇福宮諸殿委提轄及判府等計驗 北極紫微閣 真武福神身相有無動損近為 皇帝於寢室見神人紫縷金帶端笏奏



神將教法 五十

神臣是西京崇福宮 北極紫微閣傳奏土地今為本殿 真武靈應真君因與 皇帝助戰西蕃趙元昊化黑蜂遍滿軍前特助元帥龐籍獲勝為施神功護圍右臂傷中不可盡言臣若不奏聞陛下無緣得知言訖辭去時安西士馬雖未回朝知府富弼具前項付岑靜回奏奉 聖旨差殿使及八作坊工匠并賜金字牌一面限一年重新修蓋 兵部尚書門下平章事龐籍劄子稱面奉差安西征討趙元昊方大軍臨三鳳川占趙元昊親戰經三時辰忽有黑黃土蜂起如雲滿過及郊原競趨西兵見蕃衆傷中倒卧萬數遂掠數人驗視並非器刀所傷或極面目二五點點損壞云痛切心髓蓋是 宋朝有無礙智力神道顯聖化為毒蜂甚於矢石先士趙元昊被蜇頭如中一木斧負痛敗歸造甘伏文字過累時元帥龐籍接受元昊實封奏表降納地圖親賞回朝面賀進呈奉 聖旨送中書看詳取會到崇福宮土地來現預報勝因除都統龐籍別行勳贈外就四聖觀修建道場保國護民聖醮三晝夜恭真武征西助國之恩

神將教法



乾興二年正月據忠州團練使充黔州兵馬鈐轄張孝寧狀奏近為南戎谿洞蠻子龍氏羣集萬眾尺習標槍寶難准敵蒙樞密院差充此任於安撫司抽軍五千及指使三人孝寧因見故父宣徽文立供養真武一堂在家凡事求籤凡行件件靈感孝寧微父供養專誠不違昨為朝廷放試武學預曾夜夢受真武殿下河魁神將親教槍法弓馬事藝頓然神悟至殿前呈試於二百人中唯孝寧第一當授三班殿侍出身是 真武保護至此孝寧軍隊約行一百餘里遇夜路次護國觀有一小殿香燈微明見牌是 真武之殿孝寧焚香求一籤大吉時對 真武發願此去若得一陣滅除蠻寇當以本身官資兌換恩賜報斯靈貺越明孝寧領兵前行以五千雄郎步軍臨蠻界乃逢龍氏萬餘人孝寧併輸三陣至夜立寨於秦鳳山漢伏波將軍馬援廟前聞蠻兵追逐方二更時相望百步間忽風雨四起兵馬散殺是時孝寧頃兵伏波廟不動聞喊聲漸遠至曉領兵再往迎敵見前路傷中蠻子尸首相枕直向蠻界九陽谿去探知蠻子龍氏有赤脚寇一萬二千今無二千回各傷中鬼箭龍氏亦折右臂見歸際洞人皆言大朝有神



聖鬼兵護助舉聲呼云自此降伏更不敢作亂後來取問得龍氏定伏情狀申奏 朝廷看詳宜賜修蓋護國觀 真武諸殿以三年給度牒投戴焚修每年賜二百貫充常住用其張孝寧除授瀘州防禦使

符吏借兵

內殿承制盧守聰因往河北三關邊廷察探契丹動靜於黃河岸西遇二人各賣實封文字一角守聰問之言我二人今日巡察此間因到定州衙見 北極真武靈應真君降伏云此蕃戎卒漸加萬數為 宋朝兵馬稍少難為拒敵緣下降時不曾將帶天兵力士隨行今差某二人賣文字限利那間往東岳計會炳靈公急開借鬼兵神將一萬眾定壬子月戊子日丙子時布設一陣款助南朝發番肅寧邊境二符吏言訖便過河守聰回國面奏權令有司附口記錄後刑部侍郎充三關都總管富弼回朝參賀奏稱北番契丹令皆滅戮更無舉戰之意會擒到燕國黎王趙懿供下寇伏狀却放回蕃取問獲勝時日其歲庚午係壬子月戊子日丙子時有內臣盧守聰預奏同辭除兵將等酬轉賞給外特行 德音赦天下罪

仍於定州建聖祐廟一所告成日別降 街衙詞表
答謝

書顯魏家

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禮部同承尚書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充定州侍衛兵馬都招討兼經畧安撫使王著劄子契勘雍熙三年七月百餘番兵已近界河因部軍上將觀察使潘仁美與老臣太尉楊繼業不相和睦並為帥出軍一陣趕赴蕃兵六十餘萬直入九幽狼山被潘仁美潛收軍回寨獨遺繼業軍馬深入契丹添兵擁入市口堡繼業失陣身死次男延朗赴闕理雪除已差官監伴潘仁美候 勅外據東頭供奉官楊延朗經登聞鼓院抱冤投狀稱潘仁美旨朝廷奸臣結連私和文字生逐教令北蕃潘延先皇囑付謀殺父命奉 聖旨令左右監察司限三日據察管要顯露并委全臺用心根究三月將滿兩班文武盡知祕盡監丞王允弼本是蕃人疑其機構却為寵用不見彰露難以收拒時監察御史魏懷信有罪實遂言与相府王宗旦等本家 崇敬 北極真武至靈至感故臣衆班固本家對 真武聖前啓露



玃落正宅

五十二



上件國奸連來顯露辭公同到魏懷信家恭候 真聖垂決忽於廳前現一蒼頭遽然告語某是北燕屬戶小兒為見王允從本販貨番客寄居補州却舉人後來將似此十人為家重入京賣書得遇金龍節就試吏明科及第合為祕書監丞內教博士其人乃是蕃中細作見在 宋朝結黨年深藏機隱行今將北燕往來書啓共十通告首顯奏 皇帝望賜恩酬着頭移步忽然不見是時相府王宗旦等方顯王允從奸逆抽書十紙進呈即差人擒到王允從當夥取問並皆批伏抵不認有蒼頭曾盜番書尋与允從點對北蕃文字十通內一紙云駕不得離京兵不得離邊此語意未詳何謂繼送允從下御史臺訊勘處死封首級送還此番其揚延朗除授內殿崇班充梁門案都巡檢及勘到潘仁美情犯係是 先朝外祖舊臣 聖旨剝麻降授太原監酒今看詳楊繼業委是先皇腹心忠傑不幸遭奸臣謀陷朝野痛傷特贈惟忠協政定亂安國功臣河東節度使就梁門寨建忠輔禪院焚修祠堂可大赦天下三司禮部看詳詳謝真武聖前建其魏懷信除授朝奉郎改差知熙州

玟落王宅



太子黃善王個為桂州經畧安撫司機宜府將官梁穆以麻國所生果恭抑配軍人與虎翼指揮頭衣昇等同情將還價真為名冠眾軍賞給請受入已致眾咸怨遇夜搶劫甲仗走入驢耳山關奏朝廷蒙旨揮先委機宜司體量梁穆情狀飛申經駁司追攝根匪申奏其梁穆雖避不出所是驢耳山軍徒有言抵恨兵官梁穆令朝廷差官實到官審謚書錦襖赦文思諒今為梁穆不出恐別生不虞展轉負累夜間本家堂內錦然有聲王個驚起持燈巡照却於中門拾得玟玟一副乃是本州漢陽觀鰲顯字號王個次朝親到觀中將玟道衆看却云何得落在大夫宅中此玟玟是本觀真武殿內用者王個定省思惟必是 真武響報於個遂詣殿虔禱用其玟玟奏述上件因依先顯聖力遣令乎定擒三龜並無間阻王個頂謝出殿盤旋之間還報梁穆府字中全家慟哭審問其梁穆忽似箇惡口吐點血倒地氣絕身死王個既聞其事更不令人知竟選差得力軍級急赴梁穆解宇持帶血尸首撞昇出來王個自為拍軍使命

柯誠識奸 五十三



許於朝旨出城來迎上件二千餘軍特壯昇梁穆死尸抬召軍衆有認明言家賜酒已死蓋為汝等之故汝等莫忘 天子重恩今雖官既死承承疾追官軍首衆亦便隨王個訓召餘人盡皆跪受赦恩原免聖恩次受詔詞謚書等第恩賞披掛錦襖復歸桂州科局加清選蒙經略安撫使邵謚保奏其桂州漢陽縣奉 聖旨賜錢重修賜額為報應護國之啟王個除授朝奉郎差知軍州

柯誠識奸

在京有神猛指揮柯誠因患雙目不佳教閑城關請受曹至渭河候夜投水不期臨危得遇神人就水際叫住施藥就水調服便得光明全復從此雙目辨識奸邪邪詐不正之道後因得夢方知是 真武化身未救眼患汝彼西番李克端曾差細作趙可大為賣盡推廣角軍子入慶州逐日看認城池圖脚歸房用白砮水抄盡地圖被打眼眼認成提到慶州一向拆講及搜出所藏地圖又作白紙柯誠用水蘸出並問格伏取斬柯誠酬轉十將皆痛歸京又值錢去盈指則兩名抽差柯誠竟京城提事因魏王宅被人改



形裝作行火使者入聯會土撈出硫黃火術驚嚇宗
室親官強盜去銀銀酒器六百兩并御賜金香匙約
二百兩見奉勅限堆銀賞錢及右班殿直詣牒一道
招人看捉柯誠既蒙旨令緝捕歸家焚香禱告真
武福神獲衣捕前項奸盜方祈告了當出門如得人
引路直行到蔡河灣西真寂院前有數人賭博柯誠
前看內一本身畔有棧道銀子露出於懷懷柯誠拍
足搜出數件銀器懸證解赴南省轉勘元是鄒州既
軍周金已依以行遣外中奏 朝廷蒙 聖旨其柯
誠除投右班殿直及支賞錢仍降指揮於天津園修
足報恩大醮并於 四聖觀遣官降香釋奠禮儀獻
謝

洞真認厭

在京上清延福宮天禧中有雲游道士羅洞真寄掛
三年不語因隨道錄入內持課保扶 文母皇太后
劉氏店疾對聖駕寫語云觀見宮庭有赤氣曉於宮
間正西面東之位主有厭惡咒詛殺毒之兆若於此
方位認有如赤燕梨破處開推七尺須有名目陰人
厭恨之法杜其下錄 文母為受此毒致日發寒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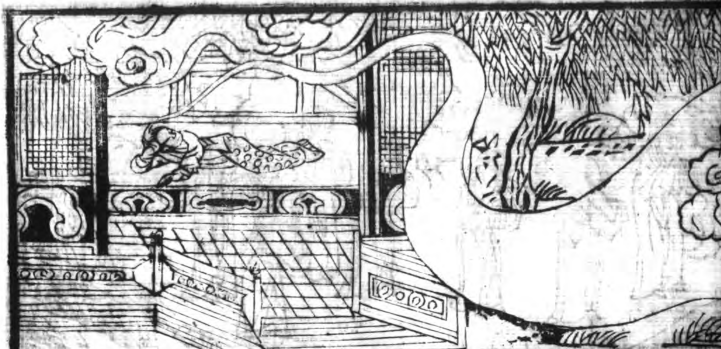
洞真認厭 五

時宣諭宰執大臣參詳賜令羅洞真入內認詣至正
西方有宮宇樓閣是 先太祖皇帝花素姬子之
室已空靜年深至第四帙幃標羅洞真於此令人掘
深七尺下有石花方磚一片背面用膠生珠瑪咒詛
術文及太祖年月日時又用羅帛包成人物逐色不
祥之類被羅洞真取東南方挑木為劍編鎮左手草
編縛繫釘於北方鬼門空野之處以火燒過自後
太后疾減因畫睡夢見七人披頭赤身掛金紙束
告 太后念三七人是受法土魂昨被婦人花素行
好欲誘害太祖世祚作天魔七返還戶術用七七
咒詛之物埋在御榻地底七天無何 太祖玄極感
動天地五嶽萬靈扶助其花素却遭滅除以致厭呢
之物在地不能出脫遂成影魂因繫著 太祖纏綿
不豫今日蒙道士羅洞真召公等解釋出土雖得離
太后聖體奈无所歸除得羅道師為公等持行 社
樞真武靈應錄錄令消散却歸本物各求注生 太
后依此再宣羅洞真入內行儀奏告 真武救此七
般魂形託化後經三日七人又於夢里求告已蒙
真武授記各得歸真本托生故求告辭而去尋特面
奏 皇帝奉 聖旨就延福宮格建三壇法醮三晝

夜及贈羅洞真紫衣師号并延福堂住持英修明侯
宣喚

聖順化婦

額州西安縣因盜黃狗三等時探知朱守成家
極有金銀財帛其家口少免來近處陸二公家停下
於慶曆七年四月十一二十三夜黃狗三等持火
羅器仗往朱守成門首狂風火雨羣犬咬疑怯遂
回於十四夜又去遂越牆入朱守成園內方欲穿換
第二重門壁其門自開忽有二十餘人披甲執刀持
棒出來趕起黃狗三等先次脫出牆外急走被一人隨
後趕狗三心急更不回顧覆手用棒夾獨殺半路上
到得陸二公家教內不見陳伴兒却誤殺死在路上
看社中官備賞錢台更間却有陳伴兒妻氏經官告
首夫至因與黃狗三等同伴盜被徒眾殺將夫主陳伴
兒獨殺其黃狗三一行九人見今窩藏陸二公家
陸二公家差巡尉火急密往收捉並全陳伴兒妻當時
不知去處據黃狗三等供通誤殺陳伴兒本是山東齊
州人即無妻屬及朱守成供稱四月十一至十三夜
本家即無風雨亦無犬吠十四夜雖聞犬路有被殺



神靈分形 五十五



人今雖知是陳伴兒其夜亦不知黃狗三等越牆入
第二重門即元兄弟兒孫人力大害私置甲仗投帶
出去還投黃守成里外祇有家累七口知州韓續計
審事情涉於疑惑再問朱守成家其甚靈祠致此陰
助又化婦人首獲黃狗三等據守成言家間祇有一
堂真武真君三代相續香火不缺韓續遂令取到
聖順與眾官展看其畫有直符神將共十六人皆披
甲執仗并婦女一人稱是原捨此畫弟子韓續因曉
悟將黃狗三等斷訖備錄中奏蒙中書看詳朱守成
係村落下民尚有供養仁心受福保安不遭劫盜況
國家香火崇信禮典遍滿天下祇如告獲眾盜不累
官司捕緝豈非護國之功宜遣使特於額州所有
真武宮觀修建齋醮禱謝

神靈分形

梓州有師巫魯邊三代附神祇事奉一堂真武真
君香火尋常占事求籤詳斷來意皆驗本州有三
各是開典鋪力大第一馮虫大第二高邱郎第三游
行兒歷生結託在外將經商為名却同行竊盜不曾
敗露亦無人知內馮虫大忽一日備香紙束魯邊家



稿真武東觀但潛聲懸視一併三日如此第三日
又來會通通問來意虫大發悉用脚踏倒香案打壞
供具而去後三人又往外半年復歸有藥劑不相識
數公人夜至魯達家相見宵認還謂面知云遷魯到
慶州告首本州遺劫奪人家村是杭州馮虫大高仰
郎游行現為慶州當下不見魯迂致特差人來問要
知三人住處即去收捕還曰遷移奉事真武在家
小蘇卦何曾出到慶州首人公事然此有馮虫大等
三人並是得辦之家何曾作盜公人既見此說且歸
林店次早再款見魯迂不亮面前却是魯迂相引行
至華興寺前路間見馮虫大等三人在彼看馬馬驚
被魯迂牽手令公人捉下其公人急令二人往魯迂
家遷在家出曉未起公人押歸慶州下院報勘旬日
中又是梓州魯迂揭得賞榜係涪州收捉殺變主郭
助教亦是馮虫大等令有首狀照證及喚問魯迂又
忽不見憑此勘馮虫大等件、招伏已該法外凌遲
案後計算諸處賞錢共有二千貫文其魯迂是告首
之人得錢七分合梓州散遣前來請領後准回文
委証魯迂素不離家出外亦不知告首馮虫大等打
劫因依及供公人前來問事由並無干涉時知知



冠船退散

州張世明詳酌事理恐梓州魯迂自身或本家積
行德為正應之人感攝神靈分形託化為官救民獲
此兇惡款將賞錢給之具實保明申奏續准回降據
數項賞錢盡數支与魯迂仍量給米麵酒帛等本人
請得錢物盡拾入本州元聖觀建造北極四聖殿
仰報聖恩魯迂年九十九歲無疾而終

東上閣門使眉州防禦使新差京兆府兵馬鈐轄謝
未立自天禧年中差西域路領勾當於黃河岸際遇
真武真君飛渡黃河謂未立言西蕃奉使李希孟入
國以宜緝提能登者即是奸人未立稟命果至東京
捉獲傳登慈孝寺皇后御容一行舊使敗露尋送
大理寺已行賜罪訖未立家朝送推賞轉職逐日
於家堂香火謝每夜三更備香露天朝北禮拜將
及一年忽蒙朝廷詔充交趾回禮副使同國使吏
部侍郎燕宿渡海未及中路名白林山於午時聞過
冠舟四十餘隻叫喊砲聲驚愕意於劫奪財貨為防
送不備諸械是時謝未立於水際奠酒拋紙懸空泣
告真武降臨海冠頭額額是陳廣秀才方聲搶款



害未立忽發一箭中陳廣前心落海釣船上紅所其
首級懸竿令眾却見群寇五百餘人競相附後怒
欲來酬殺其冠紅方努力挫上被抵頭風吹逆如此
相拒三晝夜無望見交趾國不遠已臨女仙城界有
人來迎接眾寇遂散無宿与承立等賴蒙真武校
護回國以上件感應西奏特奉 聖旨就王津園賜
設黃籙大醮道場七晝夜散日差近侍遍詣名山洞
天再建道場投放龍簡虔謝恩德

劫院就擒

登州辛山白雲寶慶禪院有維那僧曉初不惟奉佛
而留心道教常於寮舍靜觀供養 真武專誠勤恪
其院臨近海島有那武軍周應等百餘人於海道強
劫殺人放火所屬州縣堆塚賞錢名入收捕日久徒
營轉多難以除冠一日周應等欲入本院劫奪其夜
曉初夢見院門土地來報將有驚劫被 真武指揮
令放黑風吹逆舟船來之未及可速報官不得遲也
曉初起夜後人告報巡檢即時兵甲到院四散埋伏
果於次日周應等數百人執槍被入院低云備此一
宿主事出迎周應等共到法堂點茶院門已將關閉

捨身求雨 五十七



曉初哀告許下錢物至曉曉行當得執紼周應曰何
須使曉急令般出應慕然驚懼云何故服前亂花頭
如火燒四肢不舉續後西辛山巡檢夜半一行八馬
推出擄掠並不走透一人解押入登州禁奏已各行
遣外所有賞錢七分合給僧曉初三分支与巡檢兵
級據曉初狀林所獲海寇非院門功勞因 真武降
雷使令眾寇手是不遂各就擒縛縛 朝廷報答
具武州司備奏尋降 旨其辛山白雲寶慶雖是釋
教禪院特賜 真武殿一所并賜 御書太上真武
經一卷永充奉安香火仍賜曉初紫衣并真應太師
充焚修本殿掌管 御經仍給七分賞錢添造寶殿

捨身求雨

壽州安豐縣王文慶有一女子小字招弟從十三歲
不娶腥魚活物好親道德因遇一化緣女道流叩門
勸招弟今受持 北極真武靈應真君招弟告云為
有上下恐無力可供聖像但只求得 真武經一卷
日夜念熟行坐藏於寶懷逐日遙空想存真像燒香
稱誦年至二十其性巧麗聰敏富貴之家欲求為親
並為允意其口不仕婚命 本師真武一日忽聞父



叔兄弟聚話嘆云去年大旱諸鄉闕食今田苗正
要水梯上天不降甘雨民間又將失望雖本村直乎
岩有龍潭官吏到來取水略無應驗是時弟聞此
自露天前夢警我心取七月十五日焚香捨身為天下
遭旱地保求雨澤願祈豐稔骨屬屬之不提遂就家
前起立崇塔是日四方觀者圍繞讚嘆弟形容亦
不改止如常告辭父母眾人一偈云來時尋度去
即舊路三春花艷開謝無因獨舉善笑入於火中既
透發於崇棚中心有青光一道直衝天門良久驟雨
傾降其火有如油蠟澆灌光艷轉盛雨過境畢又降
大雨凡兩日一夜應河渠田苗盡皆濡足至晴王氏
泊鄉眾來取骨灰並無纖毫塵迹却於崇灰中拾得
欄干一條雙帶結定在生受持 真武經一卷嚴然
如故方知其尸火解惟留經卷衣服以表誠心因其
雨水通濟靈感所致州縣前來與王文慶贊火內焚
燒不壞 真武經一卷看驗詣實施行次却准省符
照會天下應關兩處已於七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天
降甘澤周之及勘會本州境界有青光一道衝天係
是何處是何祥瑞州司具奏准中書詳宜下壽州
以官錢就天慶觀建立小簡一所收王招弟遺迹

附語祈晴 五十八



真武經一卷用綠圍成歲永充供養立碑為記仍賜
王招弟為濟澤聖姑置祠香火

附雨祈晴

果州有失目人陳希於少廣山夜遇一真武傳說逐
日專奉後覺出言如附神語為人求保事叙皆合來
意四遠響馳人所施惠多不悉已用為功果咸平年
中夏授秋序又雨傷禾州縣所報皆無感應眾狀舉
陳希供養 真武祈求有靈知郡黃裳遂令陳希赴
廳陳希却告黃裳頃得親製祝辭迎請陳希家 真
武寶座至州衙選道士七人啓立清淨道場禁屠噴
刑逐日放土庚燒香瞻禱祈晴道場已對三日陳希
對知通官眾附傳聖語蒙 真武降言果州為天曹
注定六十日雨城除未顆十分不收今更有二十餘
日連雨未息今既要求晴奉 天皇勅旨消滅元注
日分至明日已時雨脚漸提正北而收午時天色晴
明禾稼茂盛必獲成熟其陳希精神復回適來降靈
所說之事皆不知之明早大雨如傾已時便晴於正
北方雲霧頓收本州復霽 真武展三日道場備香
花道具迎送 真武歸陳希家又於本堂啟建道場

答謝至冬間果州五縣並無檢放苗穀後轉運司詳
問因依奏聞 朝廷續降 回命下果州宜令置立
照應記錄於州衙大廳永遠為驗陳希除本州支與
酒穀絲帛外特賜靜應居士為號

孫隱遺蝗

朝奉郎尚書刑部郎中知嘉州楊邑劉子伏見教眉
縣令孫隱縣治公勤有數術收濟災苦第一考鄉村
虫蝗傷害早禾蛾眉縣雖有飛蝗不傷禾穗祇因孫
隱附下况水分俸逐鄉人用柳枝散洒其蝗不化為
飛蟻投水而變至秋收不失分毫檢校我眉山通年
有和狼傷人孫隱發黃紙符牒一封給付我眉山諸
管繫神司自後絕蹤第二考本路轉運使陶汾經歷
偶風涎氣中孫隱將寒湯調藥灌之乃安第三考知
州楊邑有新婦實氏臨產難產孫隱付到生符符一
道燒灰用水調下即獲平安綠孫隱任滿本州百姓
涕泣奉留再任特召孫隱審問何術以成異功孫隱
乃云先父大監孫宗道曾隨 先皇太宗 帝駕取
河東夜在錦柄川遇 真武真君傳授九件符錄呪
水科目先父雖不行用隱從受恩一向供養 真武



敬推行符呪水救人皆承 真武扶助豈孫隱之能
楊邑具劄保奏運使陶汾續有奏聞 朝廷有詳未
言餘事祇將消遣蝗虫鎮伏虎豹乃是靈法護為褒
顯其孫隱係陰賜恩本無出身今特轉授光祿寺丞
再就我眉縣一任其嘉州有 真武慈濟觀是知州
楊邑運使陶汾及市戶報恩樹立

守鄉樓蟲

福州百姓林守卿寶元年中因為波高至漳州海口
遇風潮其船看即沉溺不覺船頭空中現一神人叫
言守卿今後休更取海今教尔一疋驚危他日來聞
山天慶觀尋南廊任道士相見言訖化白光不見其
風濤頓息舟楫輕穩回歸福州遂入閩山天慶觀南
廊詢問即無任道士房據一老道士云任字即人着
王南廊有 真武真君舊係人王護國殿守卿方悟
詣殿礼謝因求極好沉香雕裝金縷 真武一堂終
身供養匠者方取沉香方圓可一尺三寸試設分盤
忽迸數道祥光漸：光明不斷其功德完備守卿共
約捨錢萬餘貫於州境及閩山宮觀寺院普設大齋
重新修蓋天慶觀并 人王護國真武殿奉安慶

新刊武當足本類編全相啓聖寶錄

後集



更不令子孫販海經商當年福州春夏大旱虫蝗飛集侵害禾苗遍祈無應直至七八月間虫蝗不息州府訪聞林守卿家真武祈求有感率州官來迎請真武就州廳逐日三時行道執禮虔懇經三日蟲蝗自抱樹條而死四村人連枝折來呈驗遂日甘澤漸降遂至冬收所傷禾尚救一半州府慶謝真武啓大法醮畢准前威儀送歸守卿家堂其知州陳辭欽具錄林守卿泛海蒙救雕造聖像紅光顯現及祈求雨澤消浪虫灾於是七州十九縣普獲救濟保明詣寶奏開縷准指揮其林守卿所置真武仰本州依價給換入京守卿從此進獻赴闕朝廷相驗係沉香寶座工巧外應現祥光及降福靈感實為奇異奉聖旨留納為鎮國珍寶入內殿供養林守卿特賜三班借職後來官至右侍禁年九十六無疾而終

新刊武當足本類編全相啓聖寶錄

續集

消穰火德

消穰火德



咸平二年司天臺奏定九月初三日火星合躔要宿正照齊國鄆州分野大生火災行下本州預宜禳謝緣鄆州係京東西路屯兵津要後四月間告示官觀根火道場設醮祈禱時市南李惟信克斗子牙人每夜三更潛於橋道要會之處燒香設拜一夜偶直都監任從遠出巡作犯夜收解鄆州據稱在外為不肖犯夜自正月初七日夜因知一事遂燒夜香乃問何事惟信曰昨夢心將一年解得牙錢醮獻天曹答謝於食末處作散席齋會忽有雲遊道士衣冠不整風韻飄逸手擎圓卷一軸入來求齋是絹畫真武像惟信款求供養其道士便允給取價銀兩實乃就齋食至中半忽一聲風鳴不見其人但於座車上收得活龜一枚如挺核大惟信明知遭過聖真顯化降授香火薰得小龜靈異因實惜供養今年正月初七夜方備下降紙禮燒獻真武又見數年前齋畫龜遺下小龜道士入門惟信便拜欲問姓氏不說終稱



真道能放曆數等得上界火星至九月初三日正照齊地鄭州主火災燒至萬家如得一家姓萬不拘屋宇大小全門什物財寶不得移動分文先與抄錄見數至九月初三日天明門一火命男子頭分非身著緋衫手携火把從正南門進其屋三匝以火燒之至後更無火災候畢即聚備上件屋宇種種等物酌還姓萬之人方可消粮貧道出門化白光不見惟信雖得聖降報說不敢伸訴惟夜後從市中要處札祝火星願免其災今有隨身香火炳照証州府據牙人供狀看詳與近降 聖旨一同遂差公吏緝問姓刀人家將家產什物抄札見數責下衆戶候火過填備文狀在案放李惟信歸家焚香保護既暗日至裝一着緋衣童子將市西有橋萬明一家焚燒被南風吹駕酸起勢猛火分二邊人心驚該不查青天驟雨一陣火勢因息不經一時燒過萬家李惟信家 真武座下不見小龜是時起風雨化去鄭州奉此靈驗已行遣次又准中書劄子為司天臺照見九月初三日火德已臨鄭州主於寅時燒除萬家取問曾不侵動官物庫仗等時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吳敏古到鄭州關折保奏續降 指揮着詳李惟信過 真武救災



折應計都 全

以顯宿德宜賜法酒百瓶綰百匹米十石超十石錢百貫仰於本州公使庫支請并有萬明先肯全家代燒尅時消粮亦給酒米例物急令填造屋宇財物贖還不得遲滯其有 國家州郡承此 真武及南方火德尊星慈悲顯濟謹就在京玉津園建道場七晝夜設醮一千二百分位答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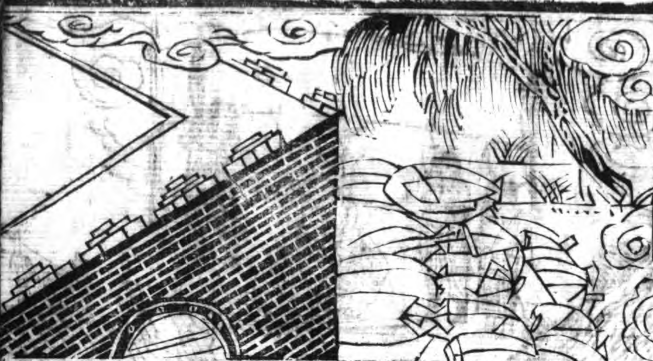
折應計都

至和三年八月初一日夜有黃氣出南方三夜而沒據司天臺朝奉郎夏詢等劄子伏觀黃氣現於正南屬吳國分野其氣一名天門黃道二名土夾三名計都現於磨蝎宮天門黃道主次年國有內憂應在陰宮一人以土夾為墳墓之相計都是九天禍宿非時汎宮出現主一方軍民至冬後疾患人死四分猶得此星於磨蝎宮躔犯亢宿又是解灾福德之曜伏望朝廷早賜護粮時臣僚參詳事屬未來合預防之謹就王津園建內道場一月應召山大川並遣降 御香授放龍簡建道場法醮各七晝夜仍須行德音戒除罪囚又於大內照聖殿別致黃錄道場四十九晝夜每日 聖駕躬幸轉觀計都星君及東方亢宿并



家堂 真武福神保赤德耀道場日限將畢忽日正午時驟起風陣沉湧黃沙籠罩自前空中一金甲神人現於庭際稱臣是監西天門將軍與北方真武同管陽間奏注善惡近見南方天門黃道開現乃此計都星君當遊九天七百二十年一大周宮到此遇本運為中方土中央相衝作黃氣三日躍亢宿磨竭方退主陽間內憂從屬諸陰人因長而終不半年間荆湖江浙福建廣南淮漢路入死四分墳墓滿道可應其無災雖升到奈帝德感驗建醮投龍等事猶未全報惟德貴一行戒放囚獄承此種功懋感動諸天蒙真武憑此朝奏此極北極朝奏五皇特蒙勅命天皇親往校察計都星君已為官家報解定下二十九歲命屬諸陰人一名新年正月朔旬當死宜往正南方二十七里外衝黃道日立墳墓當為內憂救南國諸州四分軍民免亡為陛下折應計都之限至時切不得發哀為此人命限已滿元法專數今受真武囑付特來代報官家知悉却返天門至次年正月初三日貴妃張氏棄世貴妃年二十九歲正月十九日亥時生命宮屬諸候黃道利日於正南二十七里立墳墓自後更無災憂緣此

天降粟麥 卷三



應 並類 真武降靈保助天下感其恩宥及西天門將軍等神降報宜付有司賜在京諸官觀名山連設羅天大醮三書夜報答 聖恩

天降粟麥

河北兩路自真定諸州縣於建隆立軍後二載皆旱稻粟委豆類粒不收軍民饑疫流移轉死時破州於七月初間據四門監守軍兵互報今有商用車乘駝馬級販到席子粟麥等各稱拔官倉守貨太守差官逐門按引其客籍承監張靜等公狀備說四門有席袋二千粟表並無主者看守居民盡言見西門來者卸下席子舉疊了當各牽駕車馬向崇明觀右門入去餘三處無人知其去踪但見席角上纏黃帝馬知磁州陳庸通判莫千之等至西門崇明觀集道領取問客人姓名道眾對曰觀門荒僻即無車從入到本觀廟等問曰此觀甚代建立多少致字像稱始自前唐因天曹甘真君請九教化青提道士修學之處後為甘真君白日上昇青提之化去方賜為觀內有三清殿北極七元殿甘真君殿真武靈應殿共四所殿除真武殿常積到下降日軍民施利送



校修營外餘皆推損膚等是發軍即般運磨子寄着
州倉四門粟麥共計一萬斛磁州民問正乏賑濟不
期有此餘物若從天降未敢擅領須奏朝廷中書
門下受磁州申奏又據本路真定等二十餘州申到
亦有粟麥到州古磁州無異却稱元從磁州販到今
將逐州數目攢合共計粟麥一十五萬餘石先下諸
州疾速賤價出糶仍勸會令來進到金錢雲馬頭是
世間產敵真武下降紙馬分明遂遣御來資者視
板前來磁州同知通判等就崇明觀齋醮仍於內庭
建報恩真武御容殿及下河北轉運司將元羅到
聖降粟麥價錢重修一路州軍真武宮觀仍改崇
明觀為護國聖濟觀特賜真武殿為靈應并金字
御書於內庭修建真武御容家堂亦贈北方
鎮國玄都殿額用表聖恩

田生葛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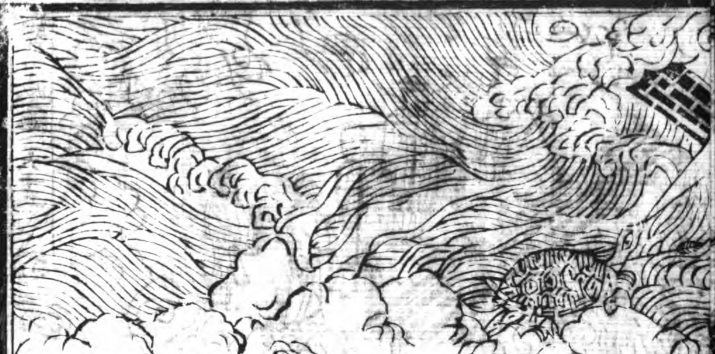
梓州梓潼山 上清紫極觀是西晉華華真人修煉
遇太上老君來教淨樂國王太子金闕先生修
行感道之處淨樂太子金闕先生者即真武是
也觀內有北極紫微殿是華華真人未上昇時親

鄭前滅龜 六十三



為一真武緣化建道皇祐元年梓州饑疫死傷十至
七八十有一村莊老兒推車賣菜為居民競來收
買喫者終日不飢往來貨賣經月餘人始見從良死
門入復從旧路去吏部侍郎張昇為梓州刺史差人
潛吃踏逐出入歸處據回報但見近梓潼山紫極觀
前後然有黑霧遮樑不見次日更不出來却有人相
傳收良苑門外紫極觀前計十五里路傍田地盡生
是夜應一州飢民無不樵契救過六十來日已接新
糧粟豆之類出市其田主見其頓絕苗顆張昇遂備
香幣持詣紫極觀朝謁因入紫微殿右廂乃見青
草狼籍接續真武之堂乃令侍吏於臺座側取其
草看盡是莧菜根苗再令人取刻化為紙灰飛散極
有初收得連苗兩顆遂用香合封或備述因修外京
進奏准中書回降進到真武校民應化莧菜已奉
聖旨賜入四聖觀宜下梓州於街市要會定期真
道衆建欄杆天曹大醮道場七晝夜普設太齋仍詣
紫極觀真武殿別修醮祭并賜醴膳以救化救民
為額

鄭前滅龜



北京大名府天聖二年八月十四日黃河堤口壩壞
頃破堤水打壞軍民卒難救時提轄官通判辛
臣等前去相驗堤壩基址下有一黑微大龜兩
目俱紅者或浮起其浪湍急壩壩斷遂具申留守
司後因宰相衛公韓琦守鎮北京隨行有指使鄭圭
巡轄因到堤口其龜復出為患鄭圭行看委是水怪
情知容易除滅生備朝服等前焚香禱告天曹一前
果中其龜仰落岩下波浪不起兵夫修築完備至天
聖三年正月三日鄭圭風延候起卒死於解字經兩
日還魂往見留守衛公云圭被鬼使二人前來云聞
羅王急喚鄭圭不合射殺黃河堤口五百年龜精令
負冤未許急要証對及檢文籍鄭圭壽祿未盡又令
二鬼押去過一山下見一草旗隊仗縛圭主問此
是何處鬼卒曰是下界風雨囉囉山常有天兵到此校
量三界事務圭遂望隊仗問見石上坐者乃是陽間
供養真武主越進唱喏真武降言汝陽間人安
得到此鬼使具述事因真武云常聞羅行事躁急
不詳真為其龜是西番夢雲城宛州土地背被先朝
師父陳忠元破宛州城隍驅其神蒙天符遣往鄧
都為黃河第四堤砂水土土地屬北番卓州因在該別

裴劍驅虎 全四



別無供養遂化為妖龜隨水而上至大宋界北京
黃河第七堤壩打壞堤壩壞軍民計一萬來口天道
不容合為鄭圭一箭射死况地府未憑天文制勅施
行令符吏懷吾是前小龜同鄭圭及二鬼卒返見韋
關羅若鬼妖就有抵對即令符吏放出小龜乃告
地府其鄭圭壽祿未終燕主主人宰相衛公韓琦乃
是紫府真人見判北京他日寶登處為不便言託圭
拜辭即隨符吏鬼使至陰府果見缺籠罩其大龜左
脇帶一箭呻吟衛公三鬼使具言真武教旨是時
關王既聞即下發仰空頂戴急令撈到制勅相實
虛幸情罪合加所犯墮於江海為推潮運砂四足無
名水獸無形餓鬼其妖龜猶作人言要與鄭圭執對
符吏於懷中取出小龜放金色光一道置於妖龜之
前妖龜被光芒燦射為一塊更不轉動被聖龜散
於虛空中化為微塵鄭圭因此還覓韓衛公為避紫
府真人之號以致兵馬餘轄王琮通判華厚臣等同
狀保奏續降朝旨下北京於黃河堤口置立護國
真武殿建醮立碑仍為鄭圭升轉一資及賜衛公韓
琦寶登堂額仍許隨行所至名館

裴劍驅虎



汾州橫山嘉祐年中忽有一廟早暮當路傷人經聞
官司及獵戶打捕則變為五七隻迤邐相抵拒況是河
東入京要路為害極大因三水知縣楊宗道望家赴
任道出橫山被咬去一犬申州及提轉司牒差地分
巡檢等為人防護添立軍兵召人獵捕時有雲遊道
士姓裴狀貌能斷此虎奉州依申裴道士去稱七日
又來稱此虎非是真獸乃漢時趙國諸侯張毅一家
七口負其兵終藏於此山樵樵人見之不忍乃將七
副死尸收聚一處埋在橫山神廟後深僻處不曾有
人踐踐因此遂成精靈又因天赦日承得瑤池玉液
甘露入腹致變化為猛虎要食人血肉欲邀使神出
威者斷此妖虎時知州李庠運副邵唐提刑孫康應
抽帶兵甲前往橫山坡嶺道士獨自深入忽天色昏
暮風煙四起髮髯於雲端露現裴道士披髮執劍叫
云李庠等不得驚恐已驅出妖虎七隻庠等即時頂
拜知是 真武曾於唐則天時降應裴侍郎家誕生
留此姓氏其妖虎七隻如被繩縛俱俯伏於地嗥吼
數聲而死空中復有七人拜躍告報諸官裴等乃漢

當殿試法



朝張毅家屬遭楚兵殺戮久為精獸多傷人畜會
碎除今蒙 真武將毅等從前為虎傷人性命之罪
求天赦解之因此七廟身皮賞謝諸官蒙等已承天
恩將去東嶽別注生道及裴道士亦於雲中隱化指
揮獵戶開剝廟皮納官分州同提轉司具奏 朝廷
准中書相揮宜就橫山特建 真武祠堂還道士三
人焚修州司月給錢米要鎮伏此地令香火不絕仍
立碑記

當殿試法

唐則天時殿前提點使南安軍觀察使賀全龍訓劬
童五百習孤女抑法稱是北方七元神衆下降為全
龍驅使累於殿前用法喝起妖童乘雲下雨雹放狂
風則天信龍之朝臣多被全龍妄奏失寵祿者甚衆
時西蕃侵叛趙宏為首統軍陣相抵見被雲生空中
頻發火電或見龍布群龍異狀逐逐兵馬中外奏請
賀全龍用天元家童正法可用即侍印授全龍帥兵
二千至境与趙宏一牌折天兵二千行法家童五百
並皆傷中手是不完賀全龍回程面奏則天請罪蒙
賜免過續有告趙宏兵漸犯界則天憂慮深切忽



門下侍郎裴君奏曰臣有男仲方年十六歲自三歲
出言成章於九歲夜遇天神教授弓馬臣將一家賤
累皆保本男將五百步兵前去勦殺妖寇趙宏遂審
問仲方正賜太常寺祿分仍借授光祿寺統兵前去
仲方直指趙宏陣所極用劍光暴定妖兵數千獲趙
宏於馬下仲方並不殺戮引帶回國奏曰趙宏妖術
今被臣略施小法已擒本人見則天退左右謂仲
方曰顯卿身是 北極真武寄九顯聖也未審殺前
賀金龍受七元正法所用如何仲方曰賀金龍訓家
童習玄網狐女妖法用咒語使家童各持脚底以生
珠寓其邪文遂至起騰雲漢傾降兩苞其法猶不如
趙宏為朝廷龍信以致誅誅臣僚無辜與逐若不禁
遏浸成大逆臣願與全龍赴殿階各進一法少釋指
下親感之意尋賜賀金龍同裴仲方當殿試法其全
龍乃驅蛇童五百勇進馳騁兩班文武莫不觀鑒
後仲方用淨水一噴其妖童五百於空中歛迹皆指
入仲方隨身劍鞘內全龍無所措手於殿前叫云告
留全龍殘喘則天急起焚香語仲方曰念全龍是國
母之親幸免殺戮仲方遂放賀金龍一命其五百妖
童於劍鞘中發真火焚為灰燼仲方奏告所有前後

聚廳禁妖

六十六



點黃臣僚仍舊復官特賜仲方神應將軍封號趙宏
等仲方亦奏請放還西域

聚廳禁妖

太平興國四年武安軍節度使尚書左僕射石光嗣
移鎮洪州聞本地性好邪法妖術雖曾禁約終不
能絕切知伏道山祖聖觀有持法戒察之士請到羅
浮洞法師凌居邇來問因知洪州潭泉郭一帶供養
者尽是南神分差官員搜捉到習左道邪術馬用成
等一百一十六人當廳象官取問據馬用成執覆本
非齊學左道因為江南荆湖水接連靈狐常被七十
二條傷鬼神殺行熱瘦令人作事滯滯不利惟信左
道法術施刀刀油火金網法事驅鎮稍愈石光嗣令
逐人資出行術刀油火金網法事驅鎮稍愈石光嗣令
疎放至當年七月洪州果有傷魂為禍居民皆患狂
熱食乞屑磁石之類或緣懸屋梁或上掛於木或赴
水入溝口稱穢言光嗣召法師凌居邇問得符水救
恤患人不肯較損又慮後來狂患再作乃鑄板印
真武靈應聖號牌于一萬餘道俵散與人供養遇每
月下降日誦 真武妙經續有歲月竟絕其災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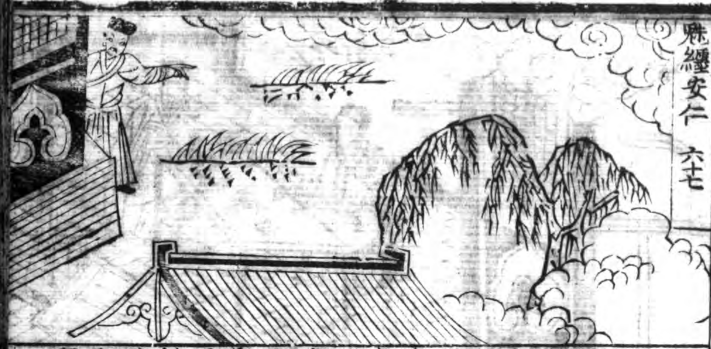
去邪歸正石光嗣申奏洪州自南唐以前雖有宮觀而真武殿宇香火至今未有三司禮部詳定合下洪州於天慶觀舊來真武殿去處專委守臣如法蓋造仍賜御書殿牌以護國威應為額石光嗣後征使道山謁法師凌居逸受持真武法式遂求致政歸趙州治幽居簡塵堂真武香火壽至九十歲無疾而終

妖惑崇邀

肩州防禦使崇邀有弟崇邀年三十一歲為右侍禁婚娶臨王宅觀察夫婦不睦別置寢房其崇邀忽得患在巖醫卜皆云邪氣入心纔見妻入房供應湯藥便生憎怨偶一夜兄遂潛往看觀間邀房內似有婦人笑語之聲遂令家人守候天明入邀房開帳看此無形影情知弟邀顯被妖孽迷惑再三詢問然後云二年前到聖水觀為見西廊有梁昭王堂殿壁上畫執事神女一人容格媚態曾用手摸其面手笑謂同行人口待尋求德地一人為偏室此亦作戲何期此夜來謂邀曰你占我手眼來去為定因茲契合一更至今每夜二更初來五更初去見有此人欄帶上



香囊一箇表照將出驗認委是異物親屬收之繼求聖水觀梁昭王堂尋見其壁委有執事彩女容貌絕色欄抹一角畫彩消落尋將上件香囊繫像縫脉相合崇邀具析情由從登聞鼓院經由中書得達聖聽奉聖旨送開封府施行家府司行牒下聖水觀令燒香本觀上地驅遣其崇為患如故再行請到都道錄錢君平用法造符錄文牒并金錢雲馬同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包拯親至聖水觀禱告真武將符牌望北燒之當夜崇邀房中不聞有人語笑聲經半月其聖水觀每二更時人聞西角如牢獄行杖拷因有婦人聲叫徹響于外忽夜於崇邀門首大哭而喚崇邀言彼誤我一身因真武受詞搜捉我去勘問送京城都土地經半月凌拷喫盡無限痛楚今蒙真武慈悲免我鉄杖之罪押往陰山為無辜女鬼三百劫限滿却還陽間神中受生今來報尔知委崇邀從此平復府尹包拯具述面奉聖旨宣崇邀引見據奏臣願受差遣積善俸科普設羅天大醮上酬真宰除依奏外賜玉津園內修建法醮普設大醮答謝真武護國救民之恩



魅纏安仁

復州觀察使孫漸有男安仁年十七賜三班借職授鳳州隆門鎮監稅無巡檢到任半年形神昏耗語言顛錯公務乖疎致被州府差官替罷尋醫歸家其患不退父漸夜聞安仁房內婦人言笑不已方知是妖怪魅惑明早敦逼詢問不免說出安仁被鳳州龍門鎮侯家山土地湘花女相纏每至三更時即來直候日出時化為塵影潛藏父漸聞此面奏御前奉宣差翰林畫禁全科師巫行持法事凡經半月不能驅除再入奏進還其科遂至宰執公卿奏議孫漸家庭不省供養鎮宅神祇却有他川山邪為禍當發心速往道觀中求想真武救護孫漸依言聖旨親自寫疏詣四聖觀許願虔懇仍借真武聖像歸家供養將滿七日一夜更初初抵聞安仁房內雙聲恸泣至曉安仁如大醉方蘇言語全不顛錯安仁自赴隆門任巡檢馬鋪夜宿侯家山驛是夜三更不覺臥床前燈火再明帳前見一美女冠衣異俗欲袂低聲云奴非鬼怪不須驚怖安仁是宿緣合注定於此相候奴是湘浦龍君之女因為思凡蒙東嶽降譴為



陸傳招誣

六六



管山土地人皆呼為湘花神女有半仙之分從此相慕豈忍相拚今來為君父母請到真武降宅有無限天丁力士日遊神道隨從公宅搜檢奴若遭檢錄必受鉄杖驅斷永罰為下鬼不能得處塵寰從此棄別歸侯家山臨行洒淚就誓取下綠玉小梳一隻令安仁藏神髮髻俟奴再會飲此照証尋令取看委非凡物乃賁王就呈奏賜入內庫神器局收掌又奏願就曰四聖觀設羅天大醮并設大齋報恩宰執等謂孫漸曰常時未信今乃果應委知供養真武之家靈應不可思議

陸傳招誣

朝奉郎尚書司勳員外郎姜充廣東提刑裴宗元因經詔州花蘭山得患如疴疾夜無停曉言語失次將理醫藥莫測其疾有一官員云向聞提刑到花蘭山來竊知此處並是屈死冤魂滯魄結聚於此山缺風洞五道判官拘管在彼不少却有城下事神人獨孤立能持法調治不免喚至其獨孤立纔入提刑司第二重門便云見一着綠衫官人抱屈衙冤守索提刑性命衆官道是甚神道見此情由獨孤立又云竊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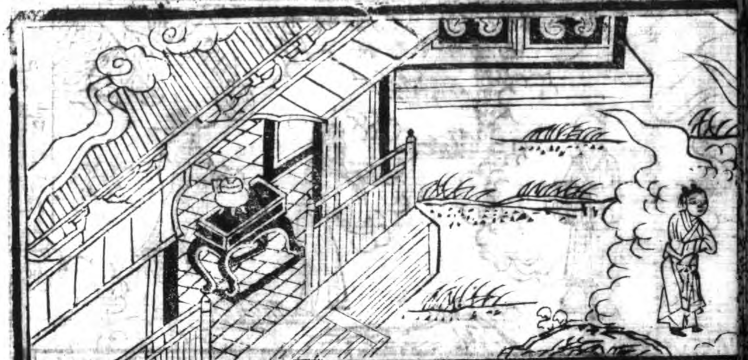
立本是儒生時遇 真武真君憫立寒賤心慕是緣
不野孝義化為賣藥道人為立用藥點眼兼得文字
一紙却是驅禁之術從此用法救人無不靈驗獨孤
立前設香案以時花淨水妙香供養真武結下壇戒
用黃羅一丈二尺以生硃畫案上清符錄望此咒
焚香隨紙燒化劄下劍器上掛玉方符吏六丁五壇
法帶四十九事地輪四十九旋壇檢校司判官筆現
等呪誦楊枝淨水啓請 真武降靈叱遣直符實持
表信昇天通事持法既了囑付提刑宅眷如遇 真
武降臨不得驚恐至第三日忽遇 聖降從裏面操
出妮子來 真武案前附語云是棣州司法陸傳因
為裴宗元是本州通判緣与先父少卿有隙却將傳
報讐計會程應弟子裴誣於國忌日行樂有濫攝傳
下獄非理鞠勘抑令招承通逆罪犯凌逼負屈身死
傳為本壽未滿合牒花蘭山鉄風洞收骨無由冤訴
何期裴宗元末道此山遇傳冤魂遂纏繞至今絃緣
裴宗元祿壽方盛未獲便害其命今值 真武福神
降宅搜追和疾憫傳枉亡更不遣去鉄風洞就此用
法水洗滌冤魂仰承 真武授記今陸傳面東牌礼
本師金闕玄元帝師太上老君畢再鉅陰於富貴之



家為男兒身亦服官職乃遵符吏實持符命前去花
蘭山鉄風洞計會所屬勾鑿枉死鬼名自後更無執
對所附妮子即竟裴宗元當即平復將家中金銀錢
物就廣州天慶觀修懺謝恩燕七晝夜并齋官觀
道士及謝獨孤立保明申奏 朝廷續降 聖旨獨
孤並可賜本州助教裴宗元從此修奉香火終身不
替

王虎中計

朝請大夫兵部郎中知潞州兗兵馬都總管錢延年
劉子伏為潞州通判戰方郎中姚孜不時在假或時
縱狂若与人交爭鼻口出血日夜不睡至手復審問
又自不知但云如被執縛於林野之間有人望會性
命事三年醫者皆調理不退後因轉運使陳冕說及
東京王嶽觀道士宋之才用符法呪水治之宋之才
見充右街道錄入內備宣召難以擅請不免具錄姚
孜事由申奏 朝廷蒙宣借宋之才法師到潞州姚
孜宅遂令宅內設香案先燒符牒遣功曹符吏實入
天門報覆 真武顯賜威光下赴禱祈之處然後將
帶到 真武像像鋪設淨水法物供養正值五月五



日焚香守備 真武降臨令書吏用紙筆伺候附
口寫錄約是酉時見她被疑後卧房大叫一聲奔
走出來香案下跪膝通傳云本舒州桐城縣主簿王
虎慶曆初年她技為大胡令因受差同往大雲倉般
量上供米麥她技却受監專金銀計焉虛擅欠折正
數小麥八十石時王虎不知極隨情於赤曆日同簽
押申本州并轉運司訖後來她技先知事發後太湖
差人來送書并人事黑漆琴光銀臺六隻遂問來人
索書却稱渡江遭浪損壞及將信物看驗委是水浸
浪迹其書浸壞不任開覽來人告覆且留下臺子容
急回太湖別換書來請領回文虎不知是計從此留
下自後不見換書人到驚被壽州勘院准勒前來追
攝入獄鞫勘与地技等對認同情受過大雲倉般量
專監金銀遂往王虎家取到她技人車索子六隻洗
刷辨認一隻是金五隻是銀王虎在獄方知陰中她
技之計無由分辯因而氣塞衝心不明身死被地技
推迫亡王虎承當却全出地技罪犯陽間秘謂王虎
身亡照証無憑奈為東岳陰府祿壽簿上不注王虎
枉死不當收骨祇在廬劫無由解脫 年前於湖州
夾岸遇見冤家地技相纏至今須要同往東岳執對

陳妻附魂 七十



華遇 真武今日下降已荷技記為虎解脫冤魂得
占她技相離蒙給賜照證文字往陰府注生從今更
無管執她技良久甦醒延年等具奏 朝廷地技遂
罷官歸湖州拾銀二千貫入舒州靈仙觀添蓋
真武閣

陳妻附魂

淳化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秦
中立受差往秦鳳路提點軍器秦中立一生侍奉
真武不遺寅夕香火中立既投差遣將綢彩盆真
武幘軸隨身到京兆府參見判府陳儼言有子景仁
見年二十四歲會婚張氏方一年張氏染瘵疾死景
仁傳染其患時似顛狂或喜或悲自敵自語有時聞
得与妻往來房內鬼哭神言敲打驚響遍求醫禁
各無效驗中立曰今且歸驛當為齋心明晨來看中
立夜就館驛焚香斟隨身 真武供養先是誠懇奏
知次日天明中立遂親手擎慎步趨入府堂將 真
武幘像就陳景仁房室前淨設供養令陳儼合家虔
誠焚香祈禱然後中立手携香爐入房看觀問景仁
年幾生月受病時日因依錄奏狀一通當日於真



武前用符更紙馬燒奏至第四日中立在館舍內夜至四更聞人叩門云急故是京城故侍郎張昇孫女因嫁陳景仁為妻未滿一年染却勞氣沉瀝着牀坡賢人將作血隔調理誤投湯藥枉壞性命因此孤魂不收遊魂壘中日夜悶冤忽因景仁前三月間出城遊獵得寺畔託冤鬼在身免在荒野道界今土地驅逐令閣使帶真武入宅對定景仁房供養奴神聖威逼逐無處潛藏蒙真武慈德差使丁神搜奴魂魄面見尊神憫奴冤枉賜以楊枝淨水洗滌身魂竹得授記解釋冤債更不歷轉陰司今得託生鼎來羅崇傳太尉家後前為女身特來報謝面去中立逐一記銀往見陳儒其陳景仁遂已痊復如故陳儒奏事因甘退三資本職并男景仁軍恩誥勅保明李轉秦中立出官除授東上閣門使權州防禦使以男景仁本授太廟室長並不追降陳儼施財五千貫蓋造上清紫極宮真武立身功德殿奏請勅額續奉聖旨特賜通靈普慈之殿為額勅額續奉

王氏懷鬼

舒州金鄣人郎王堯年有女年三十一歲肚懷馬



王氏懷鬼

胎二年求醫皆莫能治不惟父母憂慮其女常自疑或欲往後園自縊空中聞人呼云不得亂棄性命是汝五百年宿債何不去告宅神女子回顧又無一人遂歸家說与母所謂宅神者本家祇有真武別無靈像乃請靈仙觀法師陳居巽就家堂結持壇戒遣設府使特請天曹懇求聖降願為王氏消除宿業免其胎腹合家慶誠守候法師報應時十月二十一日午時忽有按口大小紅光罩滿散屋外盤旋埃前遂降附王氏而言前生曾為藥婆貨毒藥与人打取胎孕內有貴命寄胎遺其所毒又復沉墜卒無出期此罪當承劫罰為恒沙毒蛇汝緣有此一世人身又遇負殺冤家在於腹中飲食血肉腹塞心胃欲害其命因後國承死之際遇吾隊仗今有香火感吾下降吾當為汝永除此冤更無執對於今夜二更一點就汝卧牀前地點輪燈七七四十九盞替代一身用名香神水紙馬供養至四更盡就復呼女子小字年月日時連替代金紙燒与前生冤魂其胎不過月日自然消散居巽紅光漸散乃知真武回駁堯年燒香了畢立下跪與候女子胎患消散願將此宅并後園捨為真武降聖行宮其女果應月日平安於州



有人傳播王金部女子遇真武救濟其身必貴堯
年見授襄州通判遷改新宅繞辦承舒州太守謝方
平為次男景祥議親遂納札成結堯年面將宅并
園與蓋殿宇討會舒州及監司等處保奏朝廷須
賜名額准中書劄子取國主堯年所捨園宅為官一
乃難圖又奉聖旨國為添造三清寶殿并
此種七元殿仍賜降真恩救觀為額一
奏錄延壽
仁宗皇帝於至和一年染患不豫據三司札部校定
到南岳嵩陽觀法師王伯初劄子於上奏北極審其
壽曆湏是遇庚申日皇帝御札奏章於是夜戌時
躬親祈懇於星斗之下來早伯初必知章奏細因後
至庚申日皇帝令宮儀副紙筆代寫奏錄至戌時
露天燒化次早宣問伯初却去夜來不曾有奏錄到
天界恐皇帝不曾親札奏章不專以致難達天關
乃用齋意志誠御札奏錄於是夜懇禱燒奏次早
伯初繞宣喚便封慶賀臣已見夜來章奏傳到此
極中天天大帝殿下披圖見送真武右勝院保明更
俟七日終獲靈驗伯初親見奏章紙共上幅從頭暗



念並無一字異同聖意喜悅至七日伯初復見家
退左右奏皇帝臣適在牛女宮銜接聖伏已蒙
真武保明仁德合展聖壽一紀之數回至西天門見
駕將軍仲重望皇帝不可忘之緣此聖侯平復
賜王伯初充在京兩街都道錄住持五岳觀賜紫
元洞神其師因而聖恩恩慕真武垂恩顯應事
迹非常再行催促監當官疾速建換內庭家堂殿閣
仍令三司禮部關報合屬去處搜尋真武事迹保
奏檢額施行所有延壽感應事兼西天門葛將軍係
皇帝留恩之故今就真武殿右畔亦蓋報恩殿焚
修香火
施經救災
南京應天府有上清鳴福宮廟太祖興隆建極報
天啓聖功德第一處兼大中祥符中真宗東封曾
宿是宮夜遇北方真武降現云為官家護駕家
真宗賜真武立身金相寶閣及賜御書金字
牌至和中冬月軍民瘟疫於鳴福宮興建道場未獲
感應人皆惶惑忽夜真武託夢与住持道士任允
之云至觀南京冬疫宜令印造太上說真武妙經



出... 奇恩大... 供奉受... 性尤之... 既受... 聖夢即... 以... 散之... 者並... 安適... 朝廷有... 征南... 事抽... 差兵... 馬入... 數無... 國其... 留守... 司參... 政諫... 議大... 夫沈... 立具... 奏... 朝廷... 准中... 主向... 降着... 詳鴻... 福宮... 授... 前朝... 因顯... 聖建... 真... 武實... 固自... 今此... 冬疫... 記... 令施... 經救... 軍民... 大災... 及得... 應付... 南事... 今再... 賜本... 閣三... 年恩... 澤一... 道... 寺道... 士任... 充... 之充... 其香... 火道... 童按... 裁及... 壽南... 京提... 點或... 官殿... 損漏... 即行... 修整

靈功呪水

淮陽軍司法陳拱臣未仕時從得一龜其翳殼板青翠上披金色綠毛眼紅尾長如小蓋大養之五七年至拱臣登第其龜忽長盈器太好食棗子以竹籠盛之偶夜月明家人戲取其龜却亦縮身較約如挽足乃一赤班小蛇蟠繞為壺時拱臣思惟龜蛇二物所謂天關地軸屬真武福神之下至次日看其龜如故長大却不見蛇數夜如此拱臣命工銷畫真武聖像并設大缸淨水感斯此龜供養後赴信陽監修築土牆都轉人大二千值冬月雨雪後夫大半染患倒卧一日拱臣不意困思似夢而見本家大龜告云



數年承此養教信今為聖主果換即當昇天却司法在此負憂人夫病患故來報謝請司法備淨水一甌以楊枝對北面天念呪云天罡天魁立驅電霧施我陰功紅災速去一氣念三遍用此水洒其患者必獲安健他日當承恩龜乃辭去拱臣依此呪水洒其患者不移時聞皆得汗蘇醒其大龜於拱臣得夢日化為一陣黑風不見其信陽監城牆修築既畢軍夫不失性命其功皆承真武龜蛇應合降靈轉運使費環具錄聞奏續降回旨許於信陽監刊石碑及置真武殿修奉香火陳拱臣特除授衛尉寺丞轉承奉郎

真法浸錢

鳳翔府有豪民鍾守安全家貪財好殺凡事欺曲推玄孫進明自恨難以諫之適值七月十五日僧舍作盂蘭盆會見鋪設地獄懷像惡相因緣從茲悔悟持誦經典將本房錢物布施與人忽一日見一道士求化自在心錢形貌古怪遂召於市肆喫茶問曰本係何氏貫居甚里道士曰姓裴名郭生居武當今到臥朔未嘗遇合一人進明曰願求一訣可救迷網道士



於地上拾得一錢，仙道明曰：「收收，收過士望而後去。」進明得此一錢，認是乾重之文，遂收結在身。自後又遇一人，手擎檀香，雕裝真武，貨賣進明。用錢七貫文贖下，却為本家翁父不喜，神佛將就天慶觀道士陸元質房寄附，供養逐日早晚親到添換香火。將及十年，自竟祈禱靈驗。進明一夜狀如沉醉，倒臥於本房，明見向者付一錢道：「士望云汝收吾一錢在身，可將取取，幾人屈死性命，以水浸之，見我即死。」必有所應。進明至曉方蘇，遂往見道士孫筠之問：「真武所出姓氏孫君曰：『真武出身於淨樂國，郭氏授業於太上李老君，修道在武當山，至唐則天時降生裴侍，即家漸滅，妖童進明聞此方悟得遇真武顯化，遂听探街坊見有患熱渴，瘟疫狂躁，投井赴河者，遂將此錢往天慶觀取淨水浸之，焚香於真武前，禱祝願降靈氣，真法入水，施人方禱祝，次其聖相，忽起圓光如火，燄燄一室之中，金光罩耀，遂將此淨水沿門散施，患人皆安。是時傳連郡人盡來瞻禮，進明終為伯叔兄弟，嫌妬多要害，拾進明暗取元密，真武欲往外處雲遊，真武不動，漸次加添及百餘人，糧昇不離案卓，不期有國使到府，准中書劄子，據

鎮河興福 七十四



鎮河興福

司天臺奏近有五色祥光出現，上至八門，合在鳳翔京界有異寶功德尊像，委知通以下通行，搜求府司詳度，祇有鍾進明供養。真武靈異，官往求又只用一兩人連車座，起離進明，從本府開具差遣，來使管押赴朝廷進奉，所進上檀香雕鑿小身，真武上殿開封，忽迸數道光芒，聖駕離座焚香，瞻敬權送上清延福宮供養，候三司定到事，月別作施行。

內殿崇班入內侍省任悅奉勅充秦鳳路軍騎安撫官，過潞州渡黃河，於半津遇風霧昏暗，隨侍吏云：「此是黃河第一崖，門要固，壕口北岸是潞州天慶觀，分到香火一殿名護國真武院，凡經過元抱獻紙馬，任悅禱祝靈空，過河別具數目還賽，神意纔畢，雲彩風色豁然，平定任悅與一行人俱見一神人現於虛空，認其形相乃在京四聖觀塑畫，福神真武也。任悅就舟便拜起受，真武降言如俗交語，乃云：「此一殿係唐太宗因功臣魏徵撰其底柱銘建立，至今為其處乃是隄口第一險惡，疆界從此分吾在此為國家保鎮山河，今野宇隱損，蓋有年矣，時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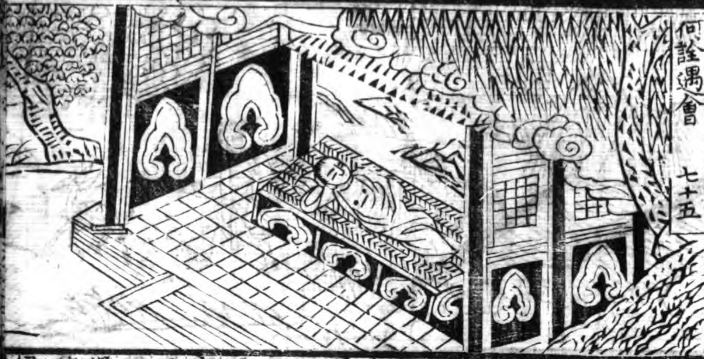


下降按伏龍層無存泊髮吾苦不來水燥必壞為國
之害不細切宜記錄不得漏泄機密徐奏達 聖聰
外別占談議立生瘡座 報言訖不見任悅回朝面
奏緣由 聖意猶未信任悅不合再舉陳於 上前
當殿語聲不出繼遭瘡座之報而諸信除賜任悅
就注在京監官宜令有司立便檢會大府實錄照應
選差殿使前去同潞州守臣重建 真武殿宇 倘
賜鎮安與福為額求作香火祀典

現海救危

信州龍虎山福聖太極觀是漢張天師傳代法錄靈
壇第四洞天昨因遺火焚燒經七年逐於添造惟
北極一殿廣大未有壇苑忽一日泉州客人到觀設
齋計料 北極殿材植等數款一力全造本觀問及
設齋造殿之意擬稱前宰相陳侍中知廣州泛海歸
泉州時高琬隨行其船將近鄉界忽遇風漂蕩侍中
乃焚香禱告虛空願求救護風濤頓息前望懸空一
聖頭道者告言侍中到此驚危甚矣特為使轉其風
不至飄溺今送侍中一行骨肉早回金州侍中焚香
拜謝敢問甚處聖賢持現救護當銘心篆骨香火

何詮遇會 七十五



仰報答曰信州龍南山太極觀火焚 此極殿宇已
及七年未得成就吾係 天師委來尋有緣者今日
幸救侍中更不憑疏目侍中便可發心遂於雲中不
見遂巡之聞人舡已抵泉州界舉家思惟髮頭聖相
必是 真武真君顯現救護求造其殿即遣高琬前
來驗實高琬復回呈計料等事前後三年起發材種
造殿塑裝了畢前宰相陳之純遂具劄奏聞望賜恩
額以救危顯聖為名奉 聖旨除依所請仍賜度牒
十道銀五百兩添助修造並給助本觀常住并侍中
慶福寶殿普設大醮大齋仰 真武垂現救護之
恩

何詮遇會

隋有虔州府軍何詮因隨安撫使張祐之往南康遊
房山太清觀谷岩洞過 真武生辰會父母於瑞王
天嘗蒙申奏棟放逐便何詮從此用帛彩畫 真武
一幀供養合藥貨賣逾五七年凡有病者服之皆愈
從茲聚蓄資財及三千餘貫忽告其妻兒言勿身界
賊彫面作軍請天祿三十年不曾負國背公幸有宿
緣得遇 真武生辰聖會致蒙 國家放令逐便今



生計豐饒有錢二千餘貫今欲畱一千貫付汝日俗
井出貨元藥外一千貫載往房山天慶觀建造法堂
七間將軍忽有朝廷使臣陳伯虎降香投放金龍
殿中侍御史晏良弼同南康軍刺史到洞因見何詮
指錢建造法堂咸皆歎美伯虎謂良弼曰有如此事
何緣得達朝廷少頃忽有一白鹿於法堂後走上山
林良弼令人逐蹤入林尋覓左右報言林甲白鹿不
見却有一庵內有軍人在此眠睡聞人入林驚起出
林而去道衆云此是柯詮應現白鹿也後使命還朝
面奏奉 聖旨令檢會到昨來江西安撫使張祐之
奏何詮遇 真武生辰因依看詳特贈何詮道號居
士仍置影堂鑄立碑記并立谷岩洞瑤玉天為瑤玉
洞天何詮壽八十三於堂後山庵內善終道衆就山
燒化聚灰骨為胎就築壘身供養未及半年准 國
命加贈何詮居士為應夢虛寂先生未知 朝廷有
何聖驗致此封號

吳氏緣合

汀州武平縣令杜珪因失目歸家就醫凡六年珪妻
唐州吳育侍中長女其妻自二十七歲產難中得道



吳氏緣合 七十六

士同明晏符籙救護平安從此發心供養 真武及
持齋戒看閱道經見夫双目全失遂每夜人靜時置
備名香淨水露天朝啓 北方礼七七拜願 真武
垂慈救珪眼患可及二年時值三月三日夜至三更
睡中見一黃衣道士謂曰心堅不如身淨意重不如
緣合七日內有人來醫珪眼疾平復如故却求雲
蒼相見與我師還却眼債言訖不見後滿七日吳氏
按門前見一道人扇上寫雲蒼道人攻醫眼患吳氏
召之遂看夫眼用二針於眼角兩角并留二藥日進三
服水調眼盡見功道人更不受錢出門不知所之遂
依此服盡其藥一夜杜珪夢見双目被一小龜訟上
面未用口甜其眼珪用手拂之驚覺双目俱明乃思
醫藥并小龜顯承 真武降靈垂救眼患後聞妻父
吳育判太原府因携妻至彼一日出西城郊外因至
天柱觀其山名雲蒼步入其山見一殿裝塑神像被
人剝除眼目密問知是 真武聖像吳氏驚悟前者
雲蒼相見還我師眼債之說遂一言與父育乃自備
錢裝修將杜珪前因患眼罷官後遇 真武應化醫
救情由保明申奏保舉注差續降 指揮吳育裝修
雲蒼山塑像了畢申聞別議勲贈其杜珪可轉授揚

進明顯聖



中書門下三司禮部定到鳳翔府鍾進明曾因擇善檀香雕鑿真武寄留天慶觀道士陸元質房供養早晚親去香火不關得遇真武教令呪水救人疾病金光喚赫上應天漢致司天臺上言其光現於泰分今鳳翔府主有古異功德聖像差人取問今是鳳翔進明真武臺座奉聖旨送上清延福官供養外賜鍾進明除授三班借職即於本家還具札儀朝謝訖不三日染患身死既而鄉社所謂進明免後聖迹顯赫祈清有驗後翰林李士刑部侍郎孫誠之奉使西番今鳳翔府路逢一道士布袍卓履前迎誠之曰侍郎命祿不當此權去特須有驚憂迴而必天誠之曰汝是何人故知預事道士曰我本鳳翔百姓鍾進明今為鳳翔府三羅山瓊壺洞主監管玉峯龍潭今乃成半仙列矣適見侍郎頂上有黑氣間有白氣大為不祥必主前路驚憂迴國身大誠之再問有斯災禍如何消糧進明曰至危難處但念我本師真武靈應真君尊號終終護感雖然雖救得離番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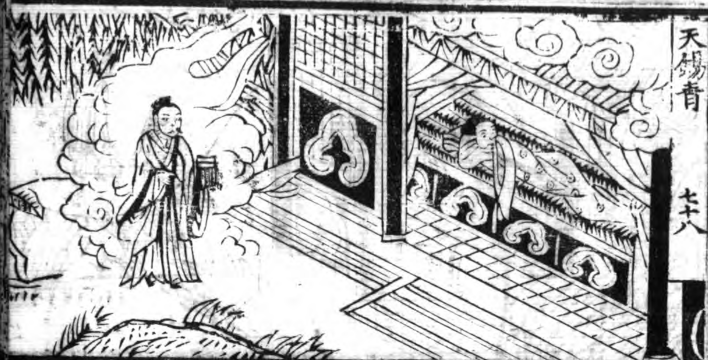
聯國終有災言說忽然不見誠之入華受蕃王李希靜無會因舉題日月出東還汲西七字短令元封致李希靜教令內之乃於恐懼中默念真武靈應真君數聲有一官人入諫希靜漸息怒意復令放還誠之辭蕃歸京未入界先被隨行察事使臣具奏忽有使臣贊勅前來交割孫誠之一行從人及番王回札表答等責降為使入蕃辱因特賜藥酒孫誠之听勅命甘死無詞忽有使臣贊白劉來特賜孫誠之免死降及前官責受惡小郡監臨差使緣皇帝因賢鍾進明顯應皆獲真武慈德委令半仙護國救民不違真武收護故放孫誠之死罪下鳳翔府建鍾進明祠堂為本人帶三班借職身元顯聖元遇真武授記是謂本師弟子其祠合以三殿先後真武許休卿原裝望進明即以白水儀相表半仙之位仍贈善道安寂仙君及賜三輔報慈廟為額令本府撰立碑記永示不朽

鄒宿契靈

慶吉二年二月初五日中午書門下據鄒州保奏本州監酒內殿崇班鄒宿在任公正惟抵供養真武侍



奉精恪既不曾以誦曲欺誑之事術亦又不曾於諸
事皆養食殘恣殺物命凡州民有水旱災疾先於諸
處神祠無不應若鄉宿齋戒於本家 真武前祈禱皆
獲靈驗人皆謂鄉宿僧悟聖教益契神靈故鄉州陰
受其賜起一日鄭州於日午間天降風電煙雲四起
於北門裏黑霧盤旋降下無盡銅棺一具空中但聞
音樂嘹唳自知通以下至於百姓各皆易衣入棺並
不客在內其後盤酒鄉宿案執而來方入其棺忽聞
振響一聲遂降其蓋輕舉而上仙船鳴喚瑞氣天香
瀉而不散其棺用之向正北而去次塚白蓮山延壽
院僧智仁等狀申昨晚山上五色祥雲籠罩闔有樂
聲異香芬馥天花如雨降而復收霧散甘露約至更
末方息今早集僧衆上看其山中元有一拳另麒麟
兩碑有石若相離十五餘步今却相合於正北石岩
接縫間留一小石門方圓四尺望見裏面有一銅棺
山之上下朽木並毀旁修一條一時吏為茂林雜花競開
鳥獸飛鳴如罩護狀未委事由州司參詳已得昨晚
天降銅棺迎去鄉宿因依集當職官吏及道僧前去
看驗委實係鄉宿有同降下鄭州緣鄉宿近出神到
內殿朝辭云臣蒙天符差充 北極帝限曹付判官



天錫青 主人

勾當每年一次當隨 真武下降人間計算世人善
惡按量壽限符承 真武保令授記臣恩受 皇帝
錄賜時來報謝今勘會鄉宿有無子孫承紹恩澤一
道迂注供侍骨肉如無即厚給分帛養贍外仰就白
蓮山建造鄉宿祠堂以神應府君廟為額承為祈請
靈迹之處

天錫青東

饒州樂平縣有江州團練判官朱牧並無男女牧自
父充貽終時謂云汝今後莫忘 真武聖堂香火凡
遇每月下降至誠供養如遇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七
月初七九月初九此四日每備供養三分精虔祭獻
牧自先父囑付不曾有違一次適過七月七日聖降
之辰是夜燒獻畢約三更以來妻氏夢一黃衣道士
以石磔歲青束二枚勸喫既覺滿口異香道士云
此乃天錫仙人之棄自後有胎生下一男風骨俊秀
五歲記誦聰敏七歲天才通悟名應四方可應神童
乃應母氏之夢名曰天錫朝廷完察得知臣僚亦有
保舉遂蒙借授大理評事借緋擢于天錫上殿說書
史並不設講論傳記如流對 御題答賜天錫特授

假承務郎及賜買書錢一百貫更淨修讀候至十六歲赴闕別听指揮并父朱牧先借官職更不遲還并賜朱天錫稟諭文典

神化紅纓

信州戈陽縣開絲綢鋪陸道英阿張年四十四不華中道忽告曰竊知時人多供養北方真武九百祈求無不感驗遂購得川蓋真武歸家供養張氏既夕哀憐雖極暑未嘗暫忘如是六年過一夜中道乃妻同得一夢二婦子鬢仙童爭拋絛綉擲上空中央妻仰視不竟飛一紅纓入於張氏口中咽下因此有姓經十三箇月生一女至十三歲非常端正但未嘗言人皆謂之亞女戈陽縣承父信州公文為准中書劉子指彈司天臺奏近有明星現東南陳國分野正當戈陽縣地理招諭貴神仙托凡界相委知佐根問申據本縣契勘低有陸中道家十三歲亞女必是異人尋與到陸中道供訴因係中州本州保奏朝廷時亞女聞此忽然言語索香湯沐浴換衣坐於淨床告父母云念兒本係天化官又父伯三善才掌繡天童天女弟一名謂之繡霞環女年七周年一次



荆王雙美

七十九



輪降充北極右勝院副判司隨所差巡遊抵備等昨為父母日夜泣告天曹求嗣動感真武將因緣簿地檢其母氏宿本不注胎息蒙真武將父母在世修奉香火之功先為保明上奏三天然後點兒化為紅纓入母之腹為女一紀餘年解免母氏勤求之意見降胎時曾受真武囑付處世不得出聲雖在父母左右亦嘗言話今既限滿文見國家文字根括事泄天機慮兒不便告別而逝中道與妻遂命工用交漆封布如塑像於真武測逐月香火供持功德設香案謝真武恩德德後朝廷賜到衣帛官吏糧食以表降生神聖祥瑞例物候本人語言仰逐時對錄申州再具託化情由回申又准中書劉子征下戈陽縣仰將陸中道家亞女託化全身於縣城官地理墳建亭屋蓋別立祠堂塑亞女素衣神仙一身則靈昭孝女為額委本縣立碑記

荆王雙美

唐廣明皇后功德玄都觀年深歲遠道眾累就募緣無一抄注自歎如何有此阻障有道士王淨淵云本觀有真武像因何未蒙降監淨淵忽夜夢人挑到



金銀入觀堆採於真武殿前交檢即五百貫時馬
東載上天不旬日忽有在京燕王位內宮外官孫惟
房等赴真武殿鋪設絳為燕王獻紙一陌雲馬
一匹沉香一炷奏狀一封為本宮儀因夫人臨產憂
危時有一道士賁疏來問大王抄題重修西應鎮道
觀荆王不采云為夫人產憂其道士却言有一法即
令便產子母双美荆王聞之大喜云果有是驗其觀
宇獨捨鼎新建造道士將朱砂書黃紙符一道燒灰
水調令夫人服之移刻間誕下一男荆王題號道士
彈謝出門遂尋不見夫人云纔服符水眼前有符吏
判官交衛暗中波一披髮金甲仗劍神人一喝其子
隨声而下又自聞得報言此子從西應鎮玄都觀中
來急往彼處保扶荆王因獻各馬等并驗本觀瞻損
還有道士入京抄道否道眾云不曾有人入京抄注
荆王遂賁表奏聞發遣金銀錢帛前去重新修蓋及
准聖旨須賜度牒一百道添助修造工匠畢日設
醮慶儀夫人自備匱貝貨寶買金裝點本觀三清
聖像并真武真像及用綃紗畫真武一千軸散入
諸官親王闕朝文式公卿之家受特供養其觀蒙
聖恩改賜崇靈應聖之觀仍立碑記



焦氏一嗣

武安軍觀察使殿前太尉王植妻壽昌郡君焦氏一
生不產為如樂善慕道勤香火忽一日因往後園
視花果內有石榴樹一枝朽死自然生煙火於上焦
氏驚忙救之其火乃滅於樹前却見一神人圓光赫
披頭伏劍脚踏龜蛇認是真武真君焦氏便拜
今日幸遇上真伏望慈悲救度真君問曰汝有
緣見吾今心意有何所欲焦氏曰願求嗣息真君
曰汝候三月三日來宣化門外神真觀與汝一嗣必
得後貴焦氏方再拜時忽已不見歸來言與王植至
三月三日往神真觀是日啓建真武生日齋會士
女駢集忽有一舉頭奴子方六七歲拽定焦氏及王
植賁錢物焦氏細看異兒殊俗撫問云俱無父母亦
無親屬年果多在四向宮觀宿食焦氏從此携歸養
育自然聰敏至八歲王植作親子奏恩蒙上宣問
卿常云無子今何有親生之男王植不免奏前項所
遇真武賜子因依動御駕差久之又問年月不
知所生將當年於神真觀收得是三月初三日已時
為憑奉聖旨送同天臺定其貴賤擇定到王植入



新刊武當足本類編全相啓聖實錄

續集

歲命合五星并室主有武彗遂功十六上伯淵渠水
役正北而發極必有推勢因此蒙 御賜王淵為
可授有侍禁校尉內殿崇班出身仍許定第三越國
長公主為親侯十六歲別賜納禮成結王淵至十四
歲又蒙 恩加賜閣門祇候隨父朝見臨殿許中武
舉義策當賜陪札十六歲納札冊寶成國親授賓州
防御史尉馬都尉奏取 聖旨用俸各并匱具等於
祚真觀建 真武寶閣仍奏請 勅額

新刊武當足本類編全相啓聖實錄

別集

八十一

小童應夢



越州會稽山東有陽明洞天自文穆王錢氏建立龍
瑞宮年深義廢內有 真武殿最為朽墮淳化元年
二月一日夜文懿皇后玉華宮應夢見髮頭小童身
披皂袍未見 皇后云我是越州龍瑞宮道童為本
官貧乏無衣可衣無屋可存身遭暴露惟 皇后可
以救之他日必來報恩化為光明不見明旦具述奏
聞持遣使費香往龍瑞宮察訪內臣閭守道回奏本
宮建自唐末經今年深全損一殿 真武部從被雨
霖日曝推倒在地因省悟前夕之夢是 真武顯應
求求后宮修整宮殿重興香火之意已奏取 聖旨
允許 皇后悉心將粧具匣室兌換度牒紫衣及金
銀等差內臣同委越年限一年重建殿宇及聖像
彩完備訖忽為 皇后染患翻胃四十來日醫理未
退忽一日冥然而卧出入息微細相次氣回遂無嘔
逆之狀自然平復乃曰適見 真武從雲中來謝龍
瑞宮並已完葺 皇后命雖未大病亦久矣遂令童



子取到一淨瓶一淨盂於瓶內傾出五方甘露玉液
於盂中勸令飲之遂竟醍醐灌心曾禹清涼痼疾頓
除試開眼入如昨夢不見祇覓口內異香四肢輕爽
起居如常以顯靈威 國家再致謚言重加勲酬用
合神貺

高聖降凡

益州成都府青城大羅山上清玉華宮係 國家名
山洞天崇福第四處每年有金籙玉符真境道君上
昇遺文歲賜恩澤一十二道明道中五月五日成都
府藥市成集至初六日須有十方雲水道人競求本
宮卦初七日 真武昇天齋會其會常有神仙降臨
度人顯化白日上昇時有一道士裙裾下拖一龜尾
人謂精怪皆避之俄見此人白本州兵馬都監寇
通男克明上在高峯之上眾疑被此精怪惑領兵
眾趕奪其道王化白光不見克明不賁墜下因此失
心斷絕飲食又不言語其父寇通移任元梁城寨王
因循七年克明同家屬寄居吳元府至慶曆三年五
月五日天未明時克明還家潛迹不見却在益州玉
華宮復占舊年帶尾道士同行本宮請二人是竊至

七從借名

八十二



食遍極見克明不見同行道士眾皆驚愕食至第六
味有一大龜忽然在克明座下乃乘克明離座直上
空虛祥雲四合克明坐龜上昇其父通又於元梁寨
見男克明來尋今已授下北極七元勳壽司判官家
我師真武令大龜乘載朝天矣後成都府申奏今年
藥市上昇人姓名准回降指揮取問克明有何功業
據冠通具狀稱祇有此男元將錢帛於經過道人處
買得為子逐日好修養看老子道德經愛燒香朝
礼 北極常持誦 本師真武尊號不食禁忌之物
多持齋戒不食 毫髮曲之事又准中書劄子指揮
看詳四方異地常有如斯高聖應迹降凡度人上昇
合下成都府建立祠殿令道士焚修立碑為記特封
靈顯真君并用靈顯祠為額及契勘克明祖父鄉貫
係屬西京乾陵鎮仍就本鎮亦立祠堂

七從借名

尚書刑部郎中知瀘州事高陽關都總管陳疇奏
自前朝興元四年五月內却有北蕃郎官伊壽先兄
第七人找到兩界公憑車載毡帛香貨五万余貫來
按推貨務出賣欲將賣錢權寄官庫候歸審計會後



貨物到來船取前去可及一十五年並無消息後
 因太祖登極郊天怡限一州開賞給五萬餘貫無
 計借貸不期本仁前來呈狀願將其錢與官中支遣
 實給從此瀛州委憑借支已得均足時高陽關刺史
 鄭度遂與仁壽先等七人承問因依所寄此錢即非
 壽先等財物係吳元年中太祖仕於世宗時曾為
 師守瀛州忽遇太白星化為白衣道士勸諫太祖
 集道德仁行向去貴顯非常太祖乃曰天曹有何
 靈應助身黃顯道士云汝有逆盧叛臣故朝廷委
 託收殺今奸叛猶息皆是北極真武暗中護助言
 訖其道士化白先歸天時太祖就瀛州設火醮七
 益夜燒獻天曹諸位帛幣外燒金紙五萬貫有餘却
 為天曹點對此項金帛五萬餘貫不當受領遂付
 北極行遣係右勝院真武醮七元北斗七辰掌
 計其伊壽先七人即是七辰下七從大宋啟運立
 極象真武由奏三天詳將元不受賤錢還新宋先
 登極公遂賞給因差七辰借北番廟名為伊壽先將
 不化買色玉等物約五萬貫寄州納還此去番界百
 里有廟名壽先廟係四聖祠形其真武部下有
 七從官名緋扶額着黃袍手執青魚腰繫白瑯御踏



二真顯化

八十三

卑輒謂五方五色七元七辰充真武嘗掌天下善
 惡公事即是壽先等七人之形相也取問說壽先等
 當聽前知驟風一陣不見時知通等結罪係奏續降
 指揮先將其錢充支賞候外候別行勘會施行

二真顯化

觀文殿學士新差知其定府充河北西路兵馬鈐轄
 兼經略安撫使右光祖因受差路次瀘州界夜宿圓
 通寺聞寺中有一道者本是鄧州武當縣人姓郭自
 到寺十五年未嘗與人言語每四季布種新蔬蔬
 供備高麗光祖同知事僧夜到其寮乃出迎接歸寮
 坐道者忽開言告光祖曰觀文美赴真定之任緣期
 限已至見面部氣色祗數日事寺僧聞之驚疑至來
 早其道者不見暇由所有弟子亦自變為常種者因
 而光祖不赴真定就此上表求致仕歸趙州遂於此
 日辰時忽索湯澡浴仍換朝服卧於淨舍而終瀘州
 太守崇奉未到關而光祖後空化形先至崇政殿
 下見皇帝奏稱臣至瀘州圓通寺得遇舊日同行
 郭真人隱身為種菜道者十五年於此俟臣今當去
 矣臣光祖乃是北極真武真君下副參詳中元真



人今舉真人乃是北極校使其人當墜二七之年
臣本請六十年遇甲子復歸元首臣若不來辭謝
皇帝三十餘年重操優恩於後恐難面聖兼臣有
子庭之雖受官在身恐愚駭未任事伏望聖慈憐
念拜辭而隱相次中書進呈澶州所奏願合適來現
化事意分明仍贈太子少師并就澶州圓通寺立其
顯化三郭二真人殿宇奉聖旨改圓通寺為勅
賜隱真承天觀仍立碑記

索錢二萬

衡州衡山南嶽嵩陽觀係唐賢柳宗元施財建立
真武殿閣一所工巧高聳本路第一自住持吳筠以
後本閣收到逐日青經開殿施利錢二萬餘貫日漸
聚積前任差運副使錢擇壁書中奏權情真武閣
收到施利錢二萬貫分往潭澧等州充上供余本分
標經五年再行差運事忽有道士按狀稱是南岳嵩
陽觀役第為真武閣損漏欲重新修造告索前來
借錢二萬貫據云此是國家借用何緣要索供狀
復還沈嵩陽觀真武閣本自基址宏壯舊於近日
自然剝側亦無使弟往運司陳狀理索其錢擇後此



翻鈔四千

八古

涂患過身白賴疼痛呻吟遂退官半年忽夜夢見南
岳道士吳筠帶領神人赴索二萬貫借錢擇乃省悟
將產業出賣盡數支還元錢願求保安身位統觀此
心賴病漸除亦不夢入索錢不逾月安愈親往嵩陽
觀禮謁真武未幾觀人觀其閣尚舊斜側至送入
本觀了當一夜風雨大雷一振其閣聲直如故分擇
復官為翰林面奏上項感應事迹奉聖旨賜南岳
嵩陽觀加贈真武閣勅額靈驗金字牌等如後積
聚外物官司不得惜兌

翻鈔四千

饒州鄱陽縣明化宮道士黃師古因隨師朱世元往
洪州使道山從此竟悟潛走西川雲遊八年至大中
祥符五年十月內為明化宮遺火焚燒罄盡祇有東
廊一小殿見存乃是真武殿並無煙燭侵迹忽准
本州閱報仰收官錢四千貫文抵撥支還明化宮黃
宗古係在京先納寄庫鈔子分椿造明化宮使用既
承指揮勾集明化宮道士朱世元等取問稱本宮雖
有徒弟黃宗古雲遊八年不知存亡那得預知本宮
遺火因何有外官難便信憑不逾旬日黃宗古親



執饒州驪換便分公憑歸來并更有金銀祠部約一千餘貫謂師主曰昨棄師雲遊入梓岩山逢一道人邀宗古到草庵中對話貧道有願在心終未能了听吾囑付吾知饒州鄱陽縣明化宮至祥符五年十月內為火德星君躋入陳國分野正照饒州一郡縣鎮同時合遭火災蒙 真武面奏 北帝及火星曰饒州地善人慈今當火運伏望聖慈哀憐減降令觀近郭鄱陽縣有明化宮內 三清大殿後壁畫饒州諸縣境邑及理畝若將明化宮不害道衆焚毀折當一郡火災必須應得過火星問此不敢拒違因問 真武曰此處還有 真君香火殿宇無答曰有因而難念 真武乃 金闕上清老君弟子應屬森羅天主俟明化宮降火日當為存留本殿也至時道行奔走避免竊恐無人與續宮庭可請宗古去汴河一帶綠化直至東京聚書外物卿歸修蓋吾乃鄱陽故人俟歸明化却得相見遂遣宗古離庵行數步回視更不見庵亦無人跡宗古恍然如雲霧間出得梓岩復到泗州汴口從此將隨身西山十二真君籤一百二十道手携 真武影幀藏心起責籤每籤一籤四文道術盛行遂日般費之外常有五七百金所得籤分



水雲護符 八十五
逐處買金銀寄附前後經六年約聚分及五千餘貫寄留五岳觀忽一日路逢饒州商販之人來報宗古稱明化宮遭火燒盡所以將上件牙物就在京納於宣庫出給鈔子憑據俟歸饒州鄱陽縣支會及至歸鄉其官果遭火災惟留 真武一殿宗古又自細認本殿立身 真武面部在梓岩山相遇道人無異道士朱世元等遂赴鄱陽縣請領元寄納鈔子錢及將到祠部之類出賣不逾五年鼎新復建明化宮一所了畢據黃宗古從始至末具前項緣由經饒州陳請別行記錄其時知饒州謝懋等特具保明申奏朝廷後奉回降改明元宮為寧安宮其道士黃宗古號通祥大師賜紫并舊存 真武殿加賜護國二字

水雲護符及
單州來食婦人楊素真因在京散祿有暇哀清往來其家見伊別無親屬却有奩具等物遂誘引離鄉從舟孟陽湖夜宿韋岸袁清飲醉素真推墜深潭謂伊必已沉溺急喚稍公等人言縣君因醉渴叩船取水失身墜落却令移蹤撿救虛費哭聲速要回州作功德追為既到濮州將素真奩物約千餘貫與賣之用



在此居處半載忽於街市見一布衣婦人念經求化
表清見之特謂是楊素真魂魄口不能言當時素
真叫報廟巡解送州府下所司根勘據表清招伏因
問素真如何得命次到濮州稱自祖任班行不幸父
母亡歿因居單州流落風塵雖身係娼婦而心實慕
善常時供養 真武遂日看誦道經後於天慶觀求
施金書小字 真武妙經一卷用絲帛裝子帶在髻
根頭縷內不曾離棄是夜被表清推落急水中但竟
如雲霧身沒虛空頭頂上似有鬼神光輪旋轉呼云
護持寶筏至天明神鬼散去不覓身在湖岸草裡全
身溼透惟所繫金書經符不濕在近人家憐憫素真
喚引歸家整救蘇醒詢其所在却是孟州界分從此
賣衣裳換布素誦道經求日給因經歷河陽濮州不
期遇此冤家若當其行意之際無髻內之經即求沉
水底作無主屈死孤魂有何出期今濮州看詳表清
清法一重具奏 朝廷准中書批狀其表清不許用
官引救依法施行素真請得餘剩物件充買祠部改
名仲嚴投托慈慶宮女道士湯普通出家披戴從此
發心出街緣化建道 三清七元二殿及初 真武
聖閣天官慈氏轉輪法輪法藏依金書救得自身 真武



經本子印施五千卷又蒙宰相向公具奏奉 聖旨
楊仲嚴特賜紫服并賜慈慶大師號仍改賜宮額為
護聖宮

風霧卸函

駕部郎中正哀致仕歸宿州因悟緣生費心寫道經
一藏募到陳方等十四人逐日對 真武像前各令
精潔端楷不誤一字內有周惟吉敏捷稍信寫於餘
人慕然惟吉右手患風筋脉拘急用筆不前其經卷
不住裝寫漸得成辦陳方等十三人寫下經卷各曾
對校唯周惟吉一十七函為王家憑托本人更不勘
讀一例裝入函當來發心捨入太清延福宮緣本宮
係內道場合先奏聞蒙 聖旨差到內侍任奇等監
送延福宮為示有正藏權寄 真武殿安着繞開殿
門忽有黑霧遮障狂風旋轉良久風霧雖息用案排
疊經函忽有全函卸落累次裝疊不住王哀遂將卸
下經軸看觀俱是周惟吉所寫王家慕聞人在身伴
言云盡是作偽貪工漏落因緣功德不備又无人在
左右祇有泥塑直符皆立王哀自知非理遂借真本
勘對脫落稍多就寫書生填寫補換再排入殿內其



周惟吉所患右手瘡腫膿血淋漓緣求巧稱云因
占王郎中寫藏經欺曲瞞隱誤賺因緣見獲果報時
內侍任奇等知得因依人內面奏奉 聖旨就延福
宮建造藏殿安着王象所進道經

籤詞應驗

雍熙中越州大禹廟祝祠令官楊昉一生供養真
武帝為州民燒香紙保來事無不應時戶部侍郎
陳壽守越州忽蒙急詔赴闕陳壽疑懼未決吉凶乃
換陰陽人占問從人取覆有楊昉事奉 真武詳解
籤詞景可准託尋主乾明觀真籤抽得黃真武弟
四籤楊昉消詳云此籤主一百二十日內悉免切不
可向東北鬼門上受權勢及為旌騎統領行軍陳壽
大恐將楊昉禁供一百二十日有繼果灾禍情願
將一官奏換楊昉恩澤着限外无事即仰本州勘招
擅兵勇或前後取財入已論臧依法編配其後限過
已久越州准勅陳昉授大州助教准前充禹廟
祠令其陳壽到闕授鄆州安撫兼本路兵馬鈐轄牧
齊州虎頭山何清等逆黨壽受勅未去間思惟楊昉
斷籤雖未全應似乎有驗緣鄆州正是東北鬼門又



相術指迷

充本路鈐轄亦是統攝兵馬旌騎之意因朝辭面奏
前項因依遂徑往虎頭山收何清等却於前路逼迫
連何清等迎敵軍隊衝散時夜黑乘馬奔走被馬絆
蹄墜於深溪自知其身如故垂髮神人連馬提起在
岸復尋元路就佐官軍馬次日整頓前進遂斬戮何
清等逆黨却回京師不赴鄆州差遣從此驚心
深患尋醫再進劄子奉奏楊昉元定危難全賴 真
武救護以此保奏賜楊昉前項恩澤仍令越州就
立 真武殿宇陳曉自備俸錢就乾明觀修齋設醮
報謝 真聖

相術指迷

宿州致仕駕部郎中王象再蒙詔充國子司業遂持
家室回奏 真武求籤得吉乃進程忽於汴河塘岸
遇一道士藍帽稱收神相王象邀上舡獻茶乃問高
隱何地道士云是華山雲臺觀徒弟姓裴王象以
百二十金欲求一相裴道士云氣色喜感須還編撰
家曰見受司業亦係國家制撰又問官職位壽所至
道士便起上岸回首云但記在後不可受史閣之職
与庚辛方為事若受之主死於鐵雪骸骨不收道士



向東而去更不受賞至哀不以爲事後因西域不寧時金臺保王王哀可充奉使其王哀元授駕部守司業金權御史大夫充天章閣待制家甚有喜色忘知道士之言迨遲至西鄙蕃君李全宴會間出言相調累遣站軍將及出界回國慮負辱責却諒誘從人潛馬走入羊山連被雪壓向岩穴中旬日不食忽見裝道士再來曰吾非凡人乃汝供養養真武也汝若休吾指教莫授御史大夫天章閣之職則事亦可免庚辛則西蕃方當雪中當餓死正是今日爲之奈何吾且去矣哀悔已不及遂死於羊山骨殖拋棄從人忘命歸國有司取問進呈契勘王哀本非奉使不功乃屬前處若真武相術明指迷迷自不知避故殺其命其生前權借授御史大夫充天章閣待制今來更不追還贈同正賜并依品官例交賜招魂祀葬

胡清棄業

東京咸平縣胡清賣熟食爲業因五月五日得殺雞鵝偶然刀在手寸折物命不死刀反傷手湯湯出鏤胡清自知殺害禽畜非理因此棄業欲走上京別求營生在路值夜又遭大雨入一古廟避雨止宿約

仲和辭吏

八十八



三更以來見一披髮仗劍金甲神人叫起胡清還知有無數物類宛現隨法左右今不敢入山門來改後尚有三十年天標切自愛護言訖踏龜蛇向空而昇清遂驚起天明月明回看廟中並無塑像并登像祇有一碑額名鎮國真武之祠及到京師月餘衆足盤不思惟在路廟中真武喝言向去三十年天標此意除是充軍於是就脫勇習武藝不過二年遇國家殿試呈過弓馬槍棒等種絕倫技一千人中家傳筆點爲第一先賜三班殿侍出身又宣臨殿降問有何異術并何履習武藝如此精熟胡清具奏遇神人露現喝報今日之事一一應驗從此又加轉三班奉職久任廷轉至作坊使曾任潤州都大巡檢胡清終身侍奉真聖香火

仲和辭吏

天聖八年京西許州吏人楊仲和差往蔡州勘報在法勘朱惜姐臂杖十三後奉勘官通判徐沂理會請轉官未該辭吏在許州天慶觀設醮保助轉官請道士裴君更拜奏青詞君更手擎青詞拜伏案左約三時方與占徐云謹贊詞文詣玉皇金闕投進



方到三天門下遇見此極微大帝領一府院
善惡判真武靈應真君奏事見君雙來投徐訥青
詞家真武賜言曰徐訥勸衆州錢李等藏匿家
二十餘萬計囑官司在法勒有分親弟為外姓被楊
仲和將千證人朱惜姐故入杖罪為有此負屈所以
陰空不令從許見今定楊仲和等罪惡欲呈奏王
皇令君更就此投下青詞急回自後徐訥任滿離去
楊仲和從此辭棄吏門歸家修善事解脫罪惡曰
賈得真武聖憤三時香火長齋稱念真武尊號
逐日接待僧道及孤貧或有人家死亡無力津送仲
和即典賣物件出錢津送自此家道淪落妻孥死亡
又將幼子賣與李員外家得錢六千亦施占人州縣
有居士之稱經二十年皆藉親知照顧遂居僻巷一
心供養真武忽遇一貧道人相過曰汝本吏人罪
惡如故何得悔悟棄家守貧奉聖無息觀汝悔心必
感天有貧道有一冊文字借汝傳之此術可以資身
嗚呼畢道人忽不見仲和開視乃西山十二真君籤
仲和遂置竹籤一百二十竹筒感之真武像前不
及旬日民俗翕然來占靈驗如神如求一籤必前三
五十金或問一百文相酬至於州官俱來求問忽有



良嗣感祥 十九

本州新任司李成道尋訪楊仲和稱是所生父七
八歲時賣與鄰家李輔之十三上受所養父相李中
亦侍郎奏陰恩澤十九上錫杖法授本州司戶國如
賞肉並死獨有親父楊仲和所以令人尋認皆稱近
亦亡歿所有衣物除葬送支用外悉抄利入官李成
道聞此涕泣遂於寺觀修建功德滿悼一日李成道
黃昏坐書院中見一老人道裝立於空中謂曰吾
即汝所生父楊仲和矣汝身受貴汝宜忠正吾因海
過販弄上真得真聖傳授西山十二真君籤極
濟衰朽今已壽終象東嶽照牒於諭仲和身心正直
授麻笈注祿判官又蒙真武授記候此差遣了當
許為七元勾當吾祇有一事未滿心願吾生前供養
真武懶惰并藏候真什物役官見在軍資庫塵垢之
受可收取上件重像等物歸家志誠供養必助汝善
果言訖隱隱不見後官司信實其物成道贈得於縣
宇逐日供養忽一日朝廷遣內臣衣良弼因皇后見
患心氣竟香往武勝軍仙岳山投獻金龍玉簡法
經由許州同知劉羅宗孟因見衙廨西南有金龍
屋宇令人探問林是司戶府有官員主庶燒香瞻
看猶疑真武像異哉一箇紅光早定不取時羅宗



其同表良弼生有良弼試將投龍聖意新籤神得鍾
其君弟士王官載良弼親錄奏聞緣文母太右已得
其弟士王官載良弼親錄奏聞緣文母太右已得
從李鐵道按本路提刑余試用威勢迫脅求真武
像像具事什物送到三家蓋鋪片上零落化為蝴蝶
蜂飛向空中所有什物一箇先蒙 聖旨許還本姓楊
內室悲閣下若是也其成道奉 聖旨許還本姓楊
轉授光祿寺主簿仍贈楊仲和為悟本府君楊成道
總得轉官亦允今許州見存楊府君父子祠堂析宋
有感

良嗣感祥

荆南府左班職直孫良嗣一生供養 真武委有精
虔常獲神恩因觀俗屋多殺物命每自思惟皆是輪
回何忍為之常出市肆見人擲賣有命之物便買
歸或飛禽用籠罩或魚鼈用水器聚養至天明人未
起取出拋放經十五年良嗣自然達理悟性凡所作
為並有奇感人皆號曰孫先生忽一日無病而本
卒刺積山南開墳有眾鳥鳴泥裝壘土壘地穴出水
此化生魚鼈地生芝蓋下梓時有五色祥雲畢映四



元晏悟化 九十

元晏悟化

向荆南府應係官廩僧道不棄墳所以香花幡蓋
致法事但獻時知許諫議大夫章庭老亦崇道素真
步至墳前有一小竅現出龜蛇盤旋喜躍乃知孫先
生終歸 北極真武之佐矣應現靈物移時自然不
見州府地境既有異人感諸仕梓理當具奏 朝廷
續准中書制下今竹孫先生墳所造廟刊碑記其聖
應行狀贈孫府君廟為額

漳州年例衆率率錢貳萬三月三日四月八日六月
六日八月十八日放生社會康定元年三月三日伏
值 真武生辰預先收買飛禽水族等活命籠器威
持祥福官至日過市迎引陣大江讚詠放生其飛
沉之物或向空復墜或水面仰浮杜衆用人標拾逐
一取若為飛禽者或校鰲網籠罩弓彈獵射各有傷
折為水族者被罩釣獲取籠籠捕縛甲頭尾皆有
破損衆皆慘然候齊罷散分靜僻郊野且得城市之
人眼不見矣杜衆同官赴齋宮主道士周元晏升座
講演 真武經一通時會中忽有雲遊道士請問周
元晏曰幸對十方海衆在此證盟願垂開示此會因



緣使李人有所解悟元嬰云潭州一歲有此四會今日此會乃是真武靈應真君生辰外有四月八日是釋迦佛生日六月六日即東嶽泰山掌命府君生日至八月十八日乃是西海九江龍君神母慶會東海校量水族之辰並收買魚魚活命等物出籠入水名救生會李人進曰非名救生則是故殺誅殺味殺貪殺元嬰曰何謂也答曰既不是殺其今日放者皆不飛不躍何也飛禽本生於林野魚龍蛇蛤皆產於江朝二等乾濕性命與人無異除當死償人厨食湯火之憤自有受者還知因有此會致令物命屈死者多故使愚下之輩不避罪業祇為瞻前財利百般計較日夜打捕宰待積聚餓餓迫切萬無十生十無一活設有存者皆傷中之物是為故誑貪昧等殺而年如此實是造業何謂化生呢真武乃高天地極正真海世福神豈受人間私殺為獻元嬰元對遂下座揖問其道士欲詢姓名不竟隱去更無暇由當時却見所收放不去禽魚等物就籠器中各變白先向空而去杜眾咸觀知是真武垂慈愍憫生命親自降靈廣施教化誠其救害潭州從此罷放生改為施貧會時知州陳表申奏永朝旨將此事為驗送有司

王衣烙龍

九十一



剛制放生為殺生無益誠文印賜臣僚乃官觀寺宜遵依奉行

王衣烙龍

宿州有比部員外郎王衣受太平州蕪湖知縣賦性剛執貪嗜滋味常將活龍用火焙生取其肉却入藥器身饌有男長修累次召親親勸告誠食終不允從忽值三月三日縣坊興集放生迎引社會往朝元觀獻紙王長修往看問觀主道士承子堅曰多見放生社會就四月八日於寺院興集何為三月三日却來道觀集會承子堅云三月三日乃真武降生之日普通善識於是日如法供養俱放鯉魚龍鱗之類此是真武大週之物緣鯉魚屬北方癸化至夜朝此頂盤七點鐘如神龜鱗類聖蛇放此三物表無殘害之心各要懺罪消災求恩獲福長修聞此歸說而母轉告其父衣一向執迷不從諫勸長修潛於承道士親妻兒別置一室供養漸至年深王衣轉駕部郎中充刑州巡警陶伴赴任將至中路於馬前見一道人曰公慕是駕部郎中王衣前赴刑州此去正是郎中



命之過氣哉再問道人潛身不見家屬州思慕
 無從供厨綠耶州至產此物遂至決負後人無明秋
 楚自後染患勒至經緯醫理不差忽夜外言被無數
 帶款水族街寢纏繞索命咽喉喘喘四肢痛楚坐卧
 不得死生無門因此痛悔中不查右手五指上如被
 物咬穿不可忍忍失声呼真武真君一聲真氣壁
 疾曾遍身極冷漸有喘息良久和乃云衣為性因
 執自小好食大煙藥酒不依妻兒勸戒供養真武
 後受此差至中路遇道人言前妻是負命之鬼家恩
 頃不悔遂遭此疾痛楚難忍又竟於迷亂中急速拜
 斗真君求救忽覺真身在山上見一真武真君
 前列數行真火刀龍顯御索命真武遂指衣曰
 汝惡後物命以充口腹冤家業鬼相隨無由解脫汝
 被天地水三官下降察知罪犯折折七十年壽限合
 於那州身死緣汝有妻兒拋苦齊心奉香火最夕
 罪贖懺悔祇為汝殺害嗜食之故已為申上三官今
 特為汝解釋所殺物命一一令託化轉生水府永無
 執對仍為汝奏錄重注壽祿如故交裝真武授記
 病差頓消因緣奏聞朝廷陳請致止塔戒重殺修
 奉香火有誦真武妙經十萬遍再重道成經典修

華氏殺魚 九十二



東京大清延福

華氏殺魚

吳化軍程嗣昌少為商賈性剛氣傲不崇三寶不親
 鄉友眾皆嫌惡嗣昌惟賣買不使輕重對秤不虧他
 人價直不曾用心秤量人物不慕烹炮少食沽物偶
 客於密州板橋邊西鎮此地多食鵲鵲鵲喜鵲每
 日街市烟利元執因出郊遊行見人或擊鷹鵲或挾
 弓彈或張羅網不意觀之迴歸城中夜靜露天於屋
 斗之下發心蔬食命工刊板印施成終圖一千本適
 值十月上七真武下降乘此聖力普願人心回改
 有稅務欄頭彭景郎是好製酒肉之人亦受一本歸
 家讀向妻子華三娘却生嗔怒用手碎塔弄於泥濁
 之中次日華氏買一黑魚方用砧刀如破人把定双
 手其魚跳起尾刺入眼中如中一刀滴血在地化
 為虫蟻沿上床席嚙華氏面上鎮市揮掃祇因不
 敬戒被圖文立受惡報忽一日彭景酒醉於市中見
 嗣昌便出言毀罵稱板橋自來無人戒殺亦自安樂
 你是與他客人亂施文字壞却我妻一目的手施縛
 嗣昌意欲作用嗣昌脫走歸為思悔時監鎮向熟肉



巡檢宣旦聚廳見嗣昌脚懸地高三寸許淨空行立
於廳前附神而語吾是直武真若向孰等備香設
拜遠蒙降言吾見此地居民累劫好食飛禽業障深
重有與化程嗣昌印施誠殺固足為最上善行祇今
華三娘不能信愛因殺黑魚受害其目不狹此人受
報凡好食生命不惜因業等難免殃咎嗣昌既悟
化去不見形影方行詳究忽據鎮廟申報客入程嗣
昌染病身死暨親等聞之驚數華三娘患眼在床纏
綿半載方得命絕向執白宣曰得替歸京將此因緣
鐫板印施勸誠殺生仍終身崇敬真武香火改上
達聖聰蒙宮向執臨見送一聞奏奉聖旨贈漢
有司昭應曾謠真武靈驗云三元一神通應十
門輝赫光祥咸真戒殲

朱氏舍利

哀州有左班殿直克納州監稅朱長泰到任一年身
死家貧無兒有一女同母學殺還家不逾年母亦
死其家祖果供養真武其女朱氏為鄰里求親並
不以為意鄰里等入却生排誘毀其不正之事朱氏
遂投真武廟前遂至死不嫁人願得一患在身及



朱氏舍利

九十三

殘疾之人方絕外來年四十忽双目失明亦不名焉
從此無入求親天聖六年九月九日身免脫無親為
官司須當檢視哀州據司理趙軍取覆其朱氏自
不容檢驗前有烏龜後有赤蛇沿身遮護時年州何
珪通判王堯臣親見此異事遂召僧道祈告欲退龜
蛇即為殯葬其龜蛇為然不見差四鄰買惟盛財尋
問侍妮陳菊香據說因被人求親逼抑不允將事詳
請以致發誓不願事人逐日禱告真武降靈為况
然察因失双目不欠無疾而死向執顏色与生無異
臨終時祇言將我尸就土焚方火化何既契勘九月
九日正是真武下降之辰朱氏偶然而死有龜蛇
衛身於化於主焚方切今依從變化饒其朱氏
化身於雲端苦衆云兒今不入六道轉生於沂州
新家不二十年但記有劉生名播天下見有非段兒
身不正之事任一火焚之乃可辨認告許而去火過
骨有五色堅固舍利光明然衆皆求請供養向者
亂生誹謗等輩並口患癰瘡膿血臭穢各詣真武
殿求告懺罪漸獲安愈哀州人家亦相戒忌非飾口
過受持真武香火太守具奏朝廷奉回降下
沂州勘會也西貢外郎劉籍妻於九月九日申時委



生一男事無靈冒准中書指揮本州支官錢就天慶觀真武殿建醮并就无北方化處推立應應准備向去檢認異迹施行

梁公冠替

磁州有倚郭清泉女冠道宮戒行清修感人敬仰古天慶觀相通遊人凡有難進法事者誦經禱禱請清泉女冠為天慶觀道士如城實福祥小逐日擲籤宮門繞見有人入宮請召修設遂求攬擾無起謗言因此漸次無人來請召修設有女冠梁寂真年十七歲曾授法錄持課靈感遂旦夜焚香對真武像前哀訴伏願速彰報應尋有刑部員外郎黃勉新知磁州赴任此近城夜宿平原鋪驛夢見一人紫袍金帶稱吾是清泉宮北柱殿掌籍判官為見磁州知通佐官皆不歷事惟務欺曲且如清泉宮見彼天慶觀道士如毀阻絕極信如明公到任須治此枉屈黃勉驚寤記錄到任兩月餘偶過清泉宮入謁北柱殿細認看判官顏貌似前夢中之人黃勉歸結逐宿揮軍巡等言清泉宮事件限半月要見公事曾及限滿有村番壯象六十餘人年例來清泉宮進



天地垂鑒 九古

得因委法離其夜復有浮浪之人結集成群趕逐社人被軍巡捉到莊花三等十四人押下訊問及勾到天慶觀道士陳有章二十六人勘指州司量司科斷惟首惡陳有章并莊花三並勾編配奏裁黃勉又夢前日判官告說為天慶觀念是奉安北柱四聖香火若將有章次配有玷吾教不須申奏朝廷黃勉遂令結案陳有章其莊花三編管別州不久梁寂真染患瘡疾臭穢身死葬於東門外官地經半年因通判蘇應之出城相度窰務聞吳機襲人其地皆稱清泉宮葬梁寂真在此蘇應之立追清泉宮主首地寂冲等移往仲處藏殯便令開土但棺蓋浮懸一道不見尸首秋有冠替一條及赤蛇碧龜在內所是臭於更為異香應之焚香拜謝遂取龜蛇賣見黃勉因詳梁公在生崇修真武香火故得尸解之道獲顯龜蛇異事宜送清泉宮真武殿供養三次送入殿三次相繼出門果外張口有傷人之意黃勉即焚香禱祝莫則別要添置香火待奏朝廷別立殿宇其龜蛇即回旋入殿一陣風起龜蛇不見本州開折保奏續指揮降令守臣支上供錢如法建造真武殿并立梁寂真祠堂贈通應妙花仙師自後本宮

天地垂鑒

廣南賓州府中有伏屍精怪前後官員不骨注校非
 自身夢患則兒女死亡雅縣中有札賓副使楊廷信
 一生泉道書符篆為入救治疾疫待奉此極四
 聖香天各有感應終到任三日為官來問可就延福
 禪院設齋餼餉多有不祥切恐深夜驚動從者從
 信既感真靈護身於衙門庭前新果茶酒待求
 寺取隨身真武供養至夜戌末亥初用黃絹一丈
 二尺用灰砂書篆六丁神將追魂錄一道奏告真
 武禱祝畢隨紙錢燒去供養經七晝夜衙門安然皆
 無驚怖至第十日從信亦無響報再懇真武顯速
 報應當夜三更聞聲震動如風雨聲燈炷皆滅或
 見電光閃爍良久平定五更二點從信聽得有人敲
 房門從信起身潛視見供養真武燈火如初於案
 前有一靈柱婦人叩憲叫言念兒是周朝張悅侍郎
 之女聘為賓州東史姚文吉此人寵信偏袒范香春
 同謀將兒用線帶勒斃就本房掘地坑埋不久姚文
 吉差去提領條案謹聞為事不端遂被群馬踐向小



坡寸骨不收今兒身沉墮於此魂魄常守其尸不得
 解脫今因札賓禱告真武差六丁神將同城隍土
 地投捉兒去押送風不離山展轉沉為下鬼兒告言
 冤屈事理象真武慈憫特而投記得超人天切念
 兒尸尚在東房南邊壁下約深六尺若得出離便得
 起生今來懇告為兒作主從信候早令人銀掘果有
 全副骸骨取出用極木盛貯於延福禪院墳寄州衙
 從此安靜從信因勸諭世人親敬上真香火以求
 保護之福且謂善惡無門惟人所召若平等無欺天
 地垂鑒况有妖魔收為禍患凡為人但心慕大道敬
 奉天地動止之間神明衛護何損邪崇惟供養真
 武即獲正道永鎮辟魔迎納嘉祥門庭清淨於是賓
 民悉皆承稟無不虔恭後從信婦京差充皇城內巡
 檢燕兒宮令官偶陪御祀配家神因奏此奉聖
 旨送有司勘會賓州府無官觀宜令轉運司相度限
 五年更宮觀二所選道士焚修宮給錢糧供贍特賜
 福聖并乾照觀為額

神靈奏舉

東京咸平縣戶部侍郎裴宗敏有三子彦先彦修彦



和俱受父蔭先誼恩故奉道法其修孝和操心
欺曲宣顧天地當入京注差又應奉惟孝先住崇福
觀真武殿焚香求告願保扶諸弟同預科選抽得
黃真君第四籤詳其籤意乃兄弟憂戚之兆遂言焉
二弟各宜謹守而修孝和反致嫌責云我等之命
何為取信於泥裝相畫後各就試修孝和不中惟
孝先獲薦及第授大理評事守明州推官修注實
州還江縣尉孝和授金州監酒修孝和從此嫉妬
見兄應中高科皆怨天地無平等主不擇藝能心
憤二自兄赴任明州不惟廢罷香之後二弟亦各赴
任臨行又將家堂供養三清諸天星頓等焚香而
去修孝赴任江縣尉到任兩月因巡捕海寇孟軍三
等殺伊投去不救罰下台尖放還孝和赴金州監酒
二年虧欠課利四分蒙按察奏劾委官攝勘詐稱患
死兄孝先於明州具狀遞申朝廷恩納官罷任贈
第過愆續蒙面降供任滿別所指揮孝先巡事公
正吏民實揚知通及根不等司皆同罪保孝又蒙中
書指揮張聚允得管到京令有司引見稟測聖
意及至朝見孝先始末有何內李奏云臣自
祖以來崇信香人不絕別無內李聖旨云因



去歲九月九日夜寢忽夢家政堂 福神真君顯助
保李卿之名字言卿有柱國之功常懷忠孝又稱卿
有二弟雖為命官此乃敗國亡家之人不宜委任天
籍地應已幻鑿姓名不延壽祿以顯孝先行道合
上應神靈下至朝臣例皆奏奉其孝修孝和行迹不
善神抵降災為善為惡無非顯報使人畏之誠之裴
孝先當啟轉受太子中允賜緡知洪州豫章縣事

聖井辨異

懷州開胸脂鋪謝景元景修兄弟好遊治弟慕崇
信本家自祖有家堂真武凡事祈求無不感應景
元耽酒呼博家計漸壞乃思景修常言家堂真武
靈驗因懇告云今欲與人賭錢保當贏他人財物須
得吉致累次信用瀛得一二百貫後復懇求言此而
去輒輸一百餘千幾怒歸來將真武堂盡皆拆棄
景修再自修完後景元賭博日輸種不利轉生怨
恨一日景修上京販賣其兄踐拆聖堂其木傢用刀
碎碎棄向井中景元三日後忽患遍身瘡癩膿血滴
瀝死活不能景修在京堂一小童披髮跣足渾身俱
黃頭戴石盤拋大哭告云手足皆傷疼痛不住近看



却是現現碑黑木頭遂驚起來自省家堂真
武必遺毀壞遂歸廣州見家堂委遣毀壞免病惡
在末崔匠者修蓋及下井取真武木并轅成全身
不期此井汲上水時色如琥珀別有一般香異傳聞
州府時知州史諱馬荀聞此奇異是日率州官吏景
脩家令人汲水辨認果見異香非常及具述景元受
報見惡惡瘡馬荀令汲一盞井水與景脩飲飲水
罷雲霧四合見景脩空中立身彩雲遮擁仙鶴前引
揖謝馬荀及辭衆云今朝見金闕白日上昇馬荀備
奏准御札令懷州別造官屋免換謝景脩連并屋
基破係省錢修蓋謝景脩真人上昇觀一所及蓋殿
宇奉安聖井不許涇水或遇民間疾患許汲救治特
賜聖水觀額身歲歲思澤披戴焚修道童二人仍賜
莊田房廊充常任所有兄嫂一房及歸景元存善
自後家業熾盛一子及弟後代異事也

焦湖報惡

淮西巢州居民不論貧富競好嗜慾不顧腥獸體犯
天曹日月皆量星宿無光乃有九天採訪使者檢察
上奏遂感玉皇勅命北極紫微大帝及天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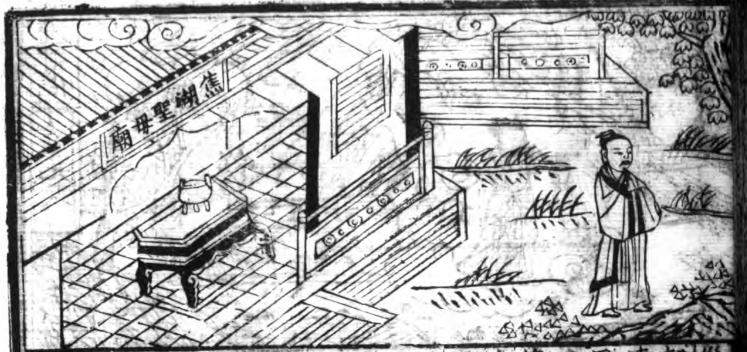
水三官無神取問巢人罪業已積得何所報北極
奏云此地歷劫貪殺四之水族冤魂相執既合償還
須連地址除滅俱令解脫玉皇告北極曰衆生
妄積信不可容合傾城瀉為大洲方得清淨於是
北帝宣告真武曰汝為三界遊奕察人善惡奏注
罪福豈不知巢州積劫以來好殺龍龜此乃厭觸上
犯玉帝勝遊罪惡不該赦宥令此一州溺為水橋
汝宜謹之為速奉行一真武奏北帝曰巢民雖有
重業未必俱是殺害水族之人若槩行傾陷終負冤
枉容臣會問等第而行真武遂令從官天罡神將
化為大鼉浮遊巢溪漲塞市橋時州官遣吏為轄就
水官內分俵郡官其次巢州皆得內陷於是天罡回
報真武巢州城土委合化為大水雖便為大魚死
浮要處全不擇腥濁悉皆分食真武歎曰此地衆
生罪業深不可救度真武自化雲遊道士降下
巢州求化淨水前後經遊七日民間遍行悉皆腥厭
穢器無一淨處行至小巷獨有一家見一老嫗復前
來水嫗以挑鹹水為羹乃問嫗何姓作甚生業嫗
曰姓焦本與吳人寄居此二十餘年賣粉食為活家
有一男一媳婦共三口道士問曰汝家水挑因甚不



願婆曰自到巢州為見人兇地惡家好殺水族不知罪福老婆戒殺食素其水并梳皆得清淨道士告曰吾非凡人乃天神也念汝有善業故來化汝不久巢州有洪水汝急携子走避未委汝身要何果報吾有三事汝當選取一願一欲子孫為官食祿二欲便獲富有榮華三欲求受香火欽崇任取一意婆拜曰何敢過求富貴若得久遠一炷香火不絕祇此是願真君曰汝今每日早晚上州衙門側看石礮下一石龜若見龜眼俱赤急携子及婦出南門去達見聖女山即往真君言訖化白光不見焦婆從此逐日上州衙門看石龜眼將及月餘人謂焦婆風狂被人戲謔用木色抹其龜眼皆紅焦婆觀見石龜眼赤領男并婦走出南門奔馳十里有山名聖女焦婆上山回顧巢州遙巡洪水四合浩渺無際忽於雲中見一神人披髮跣足看皆黑袍形相与求水道士無異叫云焦婆其水屬汝所管祇此得香煙不絕囑付隱三而去焦婆今其子緝草為舍自忘寢食晉朝聞水陷巢州差官訪問曰遠莫知所因遙望聖女山獨有一家官吏上山來見焦婆詢問因由其奏先賜供給焦婆口食仰鄰郡逐時送給不久焦婆并男婦相繼身死



朝廷立廟封為靈顯聖母及命其水從聖母本姓謂之焦湖四通船舫至今祭奠祈禱無不靈驗今屬淮西路無為軍巢縣四接廬壽舒和等州通運參詳報應善惡甚明
 巢州周回二百餘里為洪水所陷改巢源為焦湖中存聖女山特封焦婆號靈顯聖母後為風浪四起漂溺舟舫官民祇以恩顧祈請聖母而已其風濤兇猛轉急有行晉老母在西晉城進狀折是焦湖植利之家為見焦湖風浪傷溺人船官司惟禱於聖母殊不知聖母本塵俗人祇因戒殺蔬食遇真武鹹水清淨拔聖為巢水土地家國家改名焦湖封號靈顯承此天地之恩尚未能報何為却與風浪為害蓋是舊日巢氏報償水族冤魂相執卒無解脫所以造作毒風惡浪饒傷人船速相報對如要消伏除是真武可以救此言訖忽然不見晉朝看詳投狀老母乃是焦湖土地靈顯聖母化身報說當急速依應行遣尋差使命并道士同往靈顯廟建道場獻御香奏懇真武祈請風浪不生往來寧靜道場經一月焦湖風浪頓息使命欽回忽於雲霧中現一符吏曰臣是中央直符受真武將軍差報官家焦湖波壽是



巢州殺害龜鼈酬債冤執不能解脫致與妖術令
朝廷禱祈平安已蒙 真武面奏 此極因朝 三
清得 玉皇勅旨并降吉祥甘露已將焦湖悉報冤
鬼而水族等解縛洗滌並送東岳泰山府及地府冥
司係名收錄量度輕重報不更生焦湖今得平恩直
符遂還時晉朝再遣使降香建醮於聖女山報謝天
地仍誌山建 真武殿勅賜為額并加贈靈顯順聖
之號

虛財化藥

龍州明陽宮有洞天名青羅福地昔神仙張岳修真
之迹逐年於五月五日正午時有雜色飛鳥俱來洞
前飛舞喜樂人謂眾禽隨鳳來儀因作散禽齋會
惜卒冬物置備紙馬以此名目懺獻 諸天星宿燒
過紙贈積聚天曹無名收寄致蒙 紫微北極大帝
問殿前 四聖神將時 真武出班奏曰此非天曹
合收係龍州明陽宮詭詐規取祿有為鳳來儀誑達
天曹又蒙 帝問若明陽宮五月五日奏獻不實因
何是日諸禽飛聚 真武復奏曰此日午時係臣下
降到彼諸禽競來受臣法氣解結披毛宿冤重業所

假燒燒塵 九十九



以舞躍 噪而去 帝曰天曹將無名紙馬受降
作何用 真武奏云可行下東嶽搭閣支用來年必
無人燒獻其明陽宮次年復會四遠人民及至洞前
聚集過申酉無一翅末忽有一舉頭道人用手指定
宮門默然而立總令人台到却言今歲飛禽不集社
會未為罷去仍告寺前項因依却交本宮向去五月
五日午時就伺前焚香求取 真武真君解報累年
虛名奉財冒達天曹之罪若不信三年內看有報遣
人起身入青羅洞更不見出宮門不信沙年又聚集
其會群飛又不至及三年是日因化紙在風吟詠紙
火從庫堂公燒約二時開宮庭化為瓦礫之地龍州
收錄住持道士張安象勘指前項故違聖諭致遭天
火具奏 帝批准中書拍揮五月五日早朝標同天
奏觀見天行花火合燒龍州背匪正道宮觀及有內
臣凌招受附神降言 真武亦報火燒明陽宮為從
和或家率非用積犯天曹化論不改今奏到事理
合其應驗所是明陽宮更不立額祇建 真武殿并
小道院別選羽士十人焚脩張安象特免決還俗歸
放合行闕告諸路道俗今後稟信天地無令有背正
真之道

假燭燒塵

南安軍開隆觀元是 太上无極淨虛天主祖民宅
基緣南安居民惟崇 真武每至下降未燒香
紙等物觀前有一雜貨鋪觀元有會設合用物
件皆於此鋪收買惟用蠟燭尤多却將與穢牛脂觸
朱砂指為作真淨蠟燭出賣不惟煙氣熏觸上聖無
奈賽求福反求穢漬被呈辰天真及藏濟神明奏達
三清玉皇消 天皇地極令下天曹諸司檢攷忽一
日香 真武殿香火行者夢一神人報云觀前香蠟
燭者皆三世為人世二惡業今姓黃名禹猶賣穢脂
假燭觸犯天曹罪惡貫盈失六道合為穢腥今係
右勝院 真武管察首惡既受天符以報黃禹之罪
明日當自知之行者驚起告於道眾言猶未畢黃禹
店前有一老兒商量買燭十條要獻天曹源起真武
可與黃禹然云我二十餘年賣此燭不厭天曹何故
云假令元貞一條取火點着不竟驕風吹火燄必
燒屋宇其究亦自不見其黃禹因貪救物致令火過
燒為灰塵經一時辰枯燒此家不留分文至火滅店
內有一大神不曾點火正面如斧劈一尺上有天書



叙功賜銜 奉御製讚

隱記上人道家俱來驗試並知是 真武真君聖近
官司差人用紙筆抄錄鏡了其柱又從里面火出執
盡其意寺觀中行時夜之夢相似通露罪惡詳此
情因速招采報南安軍太守不敢隱蔽尋錄一宗事
情申奏 朝廷家看詳批降人之處世善惡由心善
事如江海潮波未無形影法無根源惡有連報於天
地產物是更皆應可不謹之宜下南安軍依此立石
碑於觀門以顯 真武番報無差仍布告中外以戒
末世

勅寶應閣惟神陰相克示顯靈宜可叙功特賜

真武永充定國無碍慈悲家正殿授上銜

玄初鼎運上清三元都部署九天遊奕大將軍左天

星北極右員鎮天真武靈應真君奉先正化昇照圓

明莊嚴寶淨齊天護國安民長生感應福神智德華

齊文武定亂聖功慈惠天侯

水之精贈

同德佐理至應大道顯明武濟陰威翊聖左正侍雲
騎護國保寧輔肅女初太一天大將軍





火之精贈

同德佑理至惠誠重感慈普濟陽祥武聖右正侍雲
騎護國保靜輔肅守玄太一天大將軍

封贈如前奉

御製寶入閣謚為策寶

萬物之祖 威得可委 精貫玄天 靈光有備
興益之宗 保合大同 香火瞻致 五福攸靈

新刊武當足本類編全相啓聖實錄

別集

